

庭而窺堂與久矣而又不知所育  
屬嘉興守柳君邦用錄梓以爲  
來俾予識一言先公之峻若曰德  
烈炳著人耳目願不肖之愚何足  
以知之爲乎古稱張釋之于文  
國輩考廷尉天下無寃人若我  
先公在

睿皇宗年及

冥廟嚮治之日孰法且平其殆亦  
幾乎先公自早歲登仕版即  
然有志於當世法理之餘手不  
釋卷博洽而強記憶練而精  
辟諸子將叢劄斬絞割犀  
族之乎其有餘力然所存仁恕  
每獄大獄為衆生道未嘗高下  
其手賴全活者甚多見吏之苛

刻以為然觀聖以為悅比附有不  
當則愀然不樂曰無乃乖

祖宗法意邪時論刑名之精識是  
之高舍先公不能例指或者謂  
公公有傳在

國史名在士林固不藉此以垂不朽  
噫盧扁之方利於醫魯吳之法  
利於兵世且不可無焉况有益

於生人之命甚於管若兵者其  
利不亦博哉高君子同年友先  
公器其賢繇進士薦擢廷評令  
執憲度擿伏如神所至有聲  
亦可謂青於藍而寒於冰也夫  
歲壬子春三月三日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春坊右庶子  
兼翰林

講同脩

國史前

文華殿講讀官宣谿居士男臣謹序

王恭毅公駁稿序

東坡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終無術雖寓風刺愚惟義  
理貞諸書入事之變貞夫律理  
可以意會而事必身經歷而後知  
世道降而人心不古若越理千度所  
事殊非其常肆我

太祖堯素天下酌古準今制為

大明律以昭示之所以行範於未事  
而懲治於已事也然非讀書以窮  
理則不足知體

制作之盛心于茲察情偽而拚曲直  
故理與事又未始不相須愚舉已  
丑進士葛試政大理寺日蒙大廷  
尉恭毅三先生講試律今尋章摘  
句若能條舉而目今及承乏左評

事負讖密參詳殆與平日所見而分  
舉者又異然後知向之所會者理也今  
所經歷者事也且律文簡古有義截  
於一二字有辜沙乎二三詞有羣情衆  
犯其及即若叢雜字絆疑似於通條  
摘而擬之固可提撥而取舍然而議之  
又能聯屬而相承然雖有事於窮理  
而用心之或涉獵持氣之未能無暴者

議擬之間擇焉不精未先失出入於過  
與不及之差乃取先生參駁稿遍觀備  
錄首以諸式次第依律而彙編之終  
之以例再因歲而成帙先生抱負重  
見識明歷練深專以是非非理以常  
貞變而辭又能以簡約繁見識到處  
筆力隨之資深萬卷取之左右逢其  
原真法家霹靂手而名廷尉中張

唐戴趙其人也沈潛歷履幸竊有過  
而又不敢秘焉以自私夫律乃天下公度  
豈獨廷尉可得而專詳讞情犯之曲  
直參駁臣問之是非故凡有官守言責  
者皆得以仰體奉行以治乎人焉又  
豈獨有位者可得專之以治人乎凡窮  
而在下以及閭閻庶民知法制禁令所  
在而不敢跬步而或踰則治己之道亦

於是乎存焉身制

聖明制度家宣諭戶宜曉孔子從周益  
子問禁殆以此夫至捐俸壽梓與  
上下公之得是秩者詳索默契能知所  
以提掇懸屬之義而超逸於摘擬總  
議之妙庶幾禪蓋簡古而治已治人  
之道明且備矣曾可偏廢於萬卷之  
餘與不

和治五年歲次壬子春三月八日戊寅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江都高銓謹書



王恭毅公駁稿上

駁稿諸式

駁正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叅審犯人幾名某等幾名各某罪係某等項發

落云云除審擬合律外叅看得數內某犯該前罪

合擬如為允今擬如欠當緣罪無出入就駁徑

自改正與某等幾名俱如擬發落今出某字幾

號勘合回報施行

違正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某審犯人樂名某人兩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係某  
等項發落三除審錄外余看得其招係優給百戶  
某母緣係軍職正妻例該具本送審今却牒送  
審錄事屬有違合駁另行具本送審所據原問  
違錯官吏宜從本部徑自查究內某人如無干  
問先行依擬摘發令出某字某號勅合回報施行  
不服辨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某審犯人一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係某

問某等罪情實不甘審異原招并某等幾名俱  
有干問除取某等供詞在官外理合案呈施行  
案呈到寺圓審相同合仰左寺抄案即將各犯  
供詞抄粘照例行移都察院調問明白議擬  
報果得原問官吏云云施行

王恭毅公駁稿上

一罪先發

大理寺為巡訪事據左寺案呈該浙江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三十一名劉森所犯合依白晝搶奪人財物計財物一百一十貫二等律通減二等赦九十分徒二年干鄰通等二十五名俱係詐贖局與八財物計銀三萬緡盜論一百二十貫為劉森從得贖顯等十五名通減二等各杖八十徒二年郝以等十五名各杖一百死罪逆死於公罪上加二等律從等杖一百從死等二十一名上靈童氏

三六三氏俱依乃奸宄通惡一及赦八十二云除  
三三三氏參者得刑森雖格處八年正月內搶  
三三三氏奪幸暹等銀兩銅錢一緣本年二月內又  
三三三氏張成儼打控請重等發刑部四川清  
三三三氏已問誣告徒一係三三三氏先發已經論決  
三三三氏後發若等勿論之數後於本年三月內又  
三三三氏楊顯等節次誣騙納鈔人顧岐等銀兩等物  
此係該論之罪却乃置而不問事屬不當况指  
拖喚祁氏來家奸宿本婦意不順從用刀將伊  
截傷及番祁氏執稱原與三三三氏有奸今不見招

等項發落云除審錄外審據某人連日稱冤不  
肯服辨難以平允如死罪則曰係干重刑有碍  
類奏合駁再問明白送審今出某字某號勘合  
回報施行

### 有詞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某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某  
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係某等項發落云  
除審錄外審據某人執稱如何等情據此未委虛  
的緣係有詞難以平允合駁呈堂調問明白送  
審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叅者招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刑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係某等項發落云云除審錄外叅看得某明招何如自有應坐正律今擬前罪事屬欠當難以平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內某等幾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查原發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某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以心某

等項發落云除審錄外查得卷內某人明告如何等情今某却招如何比與原告情詞全不相同切詳如何事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查別起駁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幾名某所犯合依某律云減等係某等項發落云案查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先該本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某招稱如何等情問

擬某罪做二滿日隨住已經審允發落去後今  
某人兩犯比與某人事事情相同却乃發落不一  
事欠停當難以平允合駁再行查問送審今出  
某字某號勘合回報施行

### 照駁式

大理寺為某事據在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  
發審犯人某人等幾名內某等幾名合律某人  
一名罪不合律有照駁

一照駁本寺照律某所犯合依犯罪逃走於詎  
無局騙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

止為某從本罪上加二等律杖一百流二千五  
百里有

大誥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為允今本司却擬蘇氏  
犯罪逃走於不應事重本罪上加二等律減等  
杖九十未審故失已出本犯徒罪五等所據一  
次擬罪不當原問官吏郎中某主事某照例免  
問駁回再擬

一准擬某人徒罪係操官照例送順天府納米  
完日還職

一今出某字某號勘合回報將某再擬送審某

人先行依擬摘發施行

調問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某清吏司發審犯人某人等幾名查得先該本部某清吏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擬不明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問某所犯仍依原擬某律云減等云某仍依原擬某律減等云俱照例做工滿日看役隨住送來審錄云各得某人供稱如何為因該司不行從心云已蒙二次駁回原問官吏不知有何緣故却替某由說如何虛詞遮飾云

此情亦屬未明且陳山查無親指在官難辨類奏合將劉森祁氏陳山駁回再問明白送審犯罪自首

大理寺為賊盜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楊海王副所犯與梁玉梁薰章李升斗兒俱合依共謀為竊盜臨時為強盜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待時王副係伊父三友首發依自首不實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減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楊鎮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杖八十俱餘丁

審無力各照例做工滿日隨住緣梁玉等四名俱重刑及三劉係自首不實強盜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查得卷內成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王劉跟隨楊海等打劫丁家銀兩等物次日丁氏具告在官先將梁玉等捉拿至十一日王劉父王友統將贓物首官緣係事發之後未審應否准其自首兼且梁玉被拿之時亦未審有無招出王劉姓名在官挨拿今擬前罪事屬未明况審楊海梁玉等執紼寬枉不肯服辦俱難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歸楊鎮一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對先行依擬摘發

### 爭襲官職

大理寺為畏避違軍機奪官職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解禁所犯差奏解琮於成化五年二月內將銀六兩買囑典史王浩等受財扶同保結將解琮攬奪官職等情得實王浩合坐以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冒襲千戶解琮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應襲舍人俱審有力各照

例運水和炭完日送兵部定奪除濩審外案照  
先該本司開擬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  
去後今又送審卷內查得解榮奏稱有祖解伯  
成生七子長伯解蒙洪武四年以人材除任浙  
江湖州府倉大使去訖洪武二十八年為事問  
發永寧衛充軍伊男解觀畏避邊軍不肯在衛  
聽繼逃回原籍收充吏終除任山東樂安縣巡  
檢伊男解琮在任隨任拋棄軍伍洪武三十四  
年有四伯解廣與三伯解三父解五塚充軍役  
卽次有功陞百戶解廣年老伊男解諒罷職有

功陞副千戶病故無子及二伯父解二解三解  
四俱各死絕榮係伯父解廣嫡長親姪承襲前  
職有功陞正千戶成化五年二月內榮曰年老  
將嫡孫解林告替間被口外永寧衛聽繼解蒙  
軍丁解琮以父解觀存日任官財富廣用金銀  
衣服等件買囑本縣官吏親隣里老人等朦朧  
將榮并孫解林捏作民間養馬人數偏向將解  
琮保送前來捏奪職事等情今解榮却招洪武  
三十四年祖解伯成本戶三丁塚充軍役老疾  
四伯父解廣頂名補役陞總旗永樂二十年大



伯解象任南京鴻臚寺序班為事充軍解廣以  
年深陞百戶老疾堂兄解諒替職功陞副千戶  
病故無子比目大伯解象長子病故次子解觀  
應該承襲比時目任巡檢去訖帶同伊男解通  
在任隨住俱各不在案係民間養馬人數冒襲  
前職有功陞正千戶明知解琮係大伯解象親  
孫自合令伊替職却不合將孫解林告替及捏  
解琮將銀兩衣服買求本縣官吏扶同保結將  
解琮捏奪前職等因切詳解廣堞充軍後之先  
解象已任倉大使去訖及解象為事充軍未審

的於何時既稱洪武二十八年又稱永樂二十  
年此係各人一面告供之詞俱無堪證籍冊何  
可憑據設若解琮果係解象嫡孫其解象原充  
軍役未審又係何人補充却將本人保替官職  
且解琮既該承襲比時伊父解觀雖任樂安縣  
巡撫道路不遠緣何不令伊男回家襲職及至  
解象承襲之後歷任年久解琮又何不行奏告  
爭取前職直至解琮年老替職方纔告爭中間  
情節不無可疑况解崇原奏典史三浩等接受  
解琮銀兩衣服照扶同保結捏奪官職今前項爭

職情曰不見定奪明白倘或累係執同保結其  
王浩等豈無受財情弊今未審憑何證佐輒令  
解禁招扈問擬重罪以致本犯有詞不肯輸情  
服罪仍難平允

起送官員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陝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曾珎所犯若申周文晟  
倚恃行事校尉至縣虛張聲勢喝罵吏卒得實  
周文晟合坐以近侍之人在外詐稱私行扇感  
人心者斬今虛依誣告人死罪而未決者律減

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運水和炭周文晟周劉  
俱依越渡關津者律減等各杖八十俱餘丁各  
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收查還職隨住除審錄外  
參者得周文晟招係錦衣衛軍匠餘丁不係校  
尉近侍之人該部曾珎所申是實其周文晟亦  
難坐擬前律今既招虛却引前律反坐曾珎誣  
告之罪事屬未當况曾珎明招與周文晟平昔  
相識妄作行事校尉朦朧具奏起解恐有本等  
罪名今於卷內查無前項奏詞充屬未明且曾  
珎借債數多陝西巡撫官員既稱若留在縣管

事未免剝削言其難以容留今擬收查還職別  
虞人民恐其被其擾害所據本犯行止未審有  
無違碍通欠停當難以平允令將曾珮周文晟  
駁回查問送審內周劉審擬令律累無干對先  
行依擬請發

選官黃緣作弊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江西道監  
察御史發審犯人十七名郭璉李添瑀所犯合  
依諸衙門官若與內官互相交結黃緣作弊者  
律比斬俱秋後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朱完

依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陳名陳祥陳  
亮楊立劉漢俱依誑騙局騙人財物者律計贓  
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陳名為首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陳祥等四名俱為從通減二等  
各杖九十徒二年半杜信王貴李清劉裕張名  
高勝原潔安就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之除審錄外恭看得郭璉招  
稱楊立陳亮陳名陳祥劉漢平日不務生理專  
一在於吏部前指以說聽選官為由誦名撞太  
歲其陳名因與李添瑀住房相近往來熟識有

楊立訪得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倚北湖河泊所  
及直隸吳縣稅課局大使員缺陳祥陳亮同到  
李添瑞下處說稱我與你打聽兩箇好衙門缺  
特來報信李添瑞喜允同陳祥陳亮到於楊立  
家各人議說我這幾箇與你去司禮監大人處  
打點尋箇好衙門你轉些銀兩相謝就與寫立  
若選在倚北湖河泊所吳縣稅課局衙門借銀  
一千兩相謝文約與楊立收執後陳名又查出  
嘉興盜倉批驗所大使員缺與楊敬等將前項  
查出衙門緣由來與郭聰說這兩處都是有錢

衙門老爹若肯替李添瑞與吏部說得是除前  
缺許送銀一千兩恐不合寫票帖一紙與吏部  
王尚書處囑說要將李添瑞除後嘉興批驗所  
大使後陳名等因見李添瑞選除倚北湖河泊  
所與原立約內相同要得乘機誑騙財物分用  
前到李添瑞處說你如今選做倚北湖河泊  
所大使我們引你去謝郭老爹陳名等引領李  
添瑞到於新房與聰拜謝聰將圓領棧撒與李  
添瑞收接回家後楊喜等二次去李添瑞處取  
銀一百四十八兩金二兩一錢送與聰入已其

餘銀一千一百餘兩俱在陳祥家各人自要分  
用等因切詳郭琮所招前情皆目楊立陳名等  
要詐李添瑞財物高議寫立文約故與揭借銀  
兩自云郭琮處請求囑說其李添瑞並不曾親  
自與郭琮往來互相交結郭琮雖是寫帖送與  
吏部正是不合聽從楊立等求免挾勢囑託別  
無漏泄事情實緣作弊情由以後陳名等雖曾  
引領李添瑞前到新房拜謝郭琮與衣二件及  
楊喜等送與郭琮銀兩俱在吏部選除之後亦  
無平日交結實緣作弊情節今擬前律事欠停

當况招內查得陳名陳亮劉漢先於天順六年  
間以撞太歲為名誑騙聽選官曹思敬等銀兩  
事發山西道問擬陳名劉漢徒罪奏發遼東充  
軍陳亮杖罪的決今陳名劉漢遇例放回又與  
陳亮楊立陳祥誑騙李添瑞財物犯該前罪緣  
陳名劉漢陳亮俱係累犯不該及與楊立等俱  
節該奉

欽依送都察院擬問人數未審應否奏

請定奪惟復徑自照依常例發落亦屬未明且杜  
信等六名既是放債緣何止將銀兩與李添瑞

看過不與收接中間慮恐亦有通同情由及審郭琰李添瑞未完執稱冤枉不肯服辨有疑類奏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原潔安就孫廣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事應奏不奏

大理寺為霸占地土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靳亮杖罪係民人的決常氏供明各寧家隨住除審擬合律外叅看得靳亮明知縣吳迪擅將千戶楊俸拘問收監出批差人起解刑部雖稱不曾冠帶緣係

軍職自合審問明白况查該司原行公文明關千戶楊林將樹砍伐豈有不知之理今既捉拿監問又行出批起解當有應坐正律却稱失錯檢舉免問緣人已收監起解憑何檢舉改正所據前犯事屬支吾難以准允但靳亮等罪無出入就駁徑自改正行提吳迪問擬明白送審其靳亮等先行依擬發落

### 增減公文

大理寺為門禁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王文所犯合後詐假官者律斬秋後處

決許成依無故擅入

皇城者律減等杖九十係禁軍王彬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軍匠各的決着役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官叅稱王文不合詐作外官頭戴紗帽要行逃走又將內使帽一頂標壞丟在水溝內藏放事屬違法等因具題奉

聖旨擬了罪來說欵此欵遵今擬各犯前罪緣大者王文係重刑及節該奉欵依擬了罪來說人犯請

旨除審錄外看得律內節開擅入

皇城杖一百不曾開有無故字樣今稱無故擅入係干

制書事屬增添又查錦衣衛鎮撫司叅稱犯人王文不合詐作外官頭戴紗帽要行逃走王彬亦不合聽從將紗帽與三文戴出事屬違法合將各犯同許成通送刑部擬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擬了罪來說欵此今本司却將鎮撫司原叅王彬詞語減去添寫又將內使帽一頂標壞丟在水溝內藏放字樣妄作鎮撫司叅語亦屬

增減况三彬許成俱係奉

旨擬罪來說人犯今却止將三文一人奏

請發落尤屬故違且三彬節次受要王文銀物  
恐有別罪今擬不應俱減類奏令通駁回查問  
明白送審所據故違原問官吏宜從本部徑自  
叅查究問

### 更換吏役

大理寺為違法那移吏役事刑部四川清吏司  
發審犯人五名安興所犯合依求索財物者計  
減准不枉法論有祿入一百二十貫罪止律陳

俊陳珣丁憲楊輝俱係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俱減等安興杖一百徒三年陳俊等四名

各杖七十云除審錄外叅看得安興雖招平日

奸懶寫字遲慢緣已着役半年之內若果不堪

書辦合當送回吏部改撥却乃擅自更換未審

有無前項事例不見行文吏部查勘明白朦朧

問結事屬不當况陳俊既是本司主令更換緣

何又貼與安興銀六兩九錢顯是本吏要求有

錢科分方肯出銀貼備今作貼與椅卓銀兩坐

擬不應杖罪復役綠椅卓俱係工部吏典素來



公用之物豈有用銀貼備之理且吏與一卓一  
椅不過直銀三五錢而已豈有貼銀七兩之事  
此等招詞全說不通無又數內楊燿既擬不應  
答罪不見招出是何不應事情亦屬不明俱難  
平允

### 考退官員

大理寺為起復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河南清  
吏司發審犯人一名柴廣所犯合依凡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之者律減等杖九十照例送  
戶部轉發口外為民除審錄外叅看得柴廣

稱先任四川漢州知州成化四年七月初一日  
聞母喪回家守制成化五年正月內吏部會官  
考退致仕緣柴廣回還守制在於考退日期半  
年之前本部雖經類行原任衙門令其致仕誠  
恐彼處官司不曾轉行原籍衙門知會以致柴  
廣無所憑據依例起復設若本縣果是聽其囑  
託扶同起復緣本府及布政司既有考退公文  
豈肯扶同倒批起送赴部中間情節俱屬未明  
况本犯成化六年九月終起復本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吏部總方題

准今後考察退任閑任官員詐作丁憂起復者發  
口外為民今柴廣起復既在事例之前却照前  
例發遣充欠停當難以平允

家財附人命 三駁

大理寺為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姦謀陷害等事  
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馬  
驥等一十七名馬驥所犯合依威逼大功以下  
尊長致死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純何  
歡馬聰馬凱班氏馬惠明俱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除審錄外悉

看得馬驥招稱有弟馬鑑將驥不肯分與家財  
及要發回原籍等情告送刑部該司本司止憑  
驥一面虛詞將對備打有傷又將驥與刑押送  
兵部轉發嚴查勘問驥等與人保領到家是驥  
逼說今送衛查理將你送發原籍回到刑部將  
你一頓打死有叔被逼當夜於驥家用麻繩自  
縊身死有孀母劉氏前來尋問驥等隱瞞不說  
三午後方與說知孀母要行者視有弟馬聰等  
將孀母拖住不容親看伊夫身屍切詳馬鑑告  
姪馬驥暗囑本衛逼發原籍及不分家財等情

緣係有讐之人今馬驥却將馬鑑引領回家無故一夜致死及至伊妻劉氏來問馬驥等隱瞞不說以後說知又行拖住不容看屍赴官告理中間顯有別項情由且馬鑑止因告分家財別無重情雖稱該司償打馬驥逼迫不該死罪豈肯自縊身死况兵部該司既差辦事吏李純將馬鑑等送去後府監候查理若果日晚不收馬驥要回伊家必將李純等通引回家宿歇却乃設計引去何淮家將本吏支開獨領馬鑑一人回家卒然致死其間情弊恐難遮掩兼且馬鑑

初到馬驥家內又係昏夜何處便得麻繩自縊其夜在何房內宿歇必是有八相伴如何便得縊死今馬貴奏稱馬驥設計啜哄伊父到家暗用何物致死其情其理誠有可疑又查兵部該司手本李純明供何淮保領馬鑑等回家今不知憑何證佐却作伊男何歡保領兼查招詞並無李沙海等姓名今小招却開各人貫址擬作供明發逐又不知李沙海等俱係何等入犯矧招內情罪既多隱而不發馬驥坐罪又且昧而不備係干人命俱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通駁回

再行究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奸謀陷害等事  
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  
十七名馬驥所犯合依原擬威逼大功以下尊  
長致使者通減威逼期親尊長絞罪二等律減  
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純等六名俱依原擬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馬  
貴等十名俱供明云除復審外查得先該本道  
問擬各犯送審為回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  
今又送審叅看得馬貴明秦馬驥設計殺供伊

父馬鑑到家暗用何物致死今馬驥招稱伊叔  
馬鑑委回驥用言逼迫及怕刑部償打自縊身  
死切緣馬鑑比先止因告分家財別無重情豈  
肯輒便縊死况馬鑑縊死之時若在別處及有  
知見證佐或可准信今獨自一身死在仇家又  
無一人證見止憑仇人馬驥稱係縊死終未明  
白且縊死傷痕止在頸項脫或馬鑑果係縊死  
沿身上下必無別傷今檢驗屍傷却稱脊背脊  
脊等處俱有長潤傷痕雖稱磕擦緣自前至今  
縊死之人不會檢有磕擦傷痕中間情節不無

可疑兼又前項囚犯刑部該司未曾問結其狀  
內所告實從不得不行查理他如告分家財既  
有舊卷可照又有原告人在官可以對理未  
審應否通行查勘况稱郎中謝廉將叔馬鑑僨  
打有傷晉得律內事須鞠問囚不招承許今依  
法拷訊設若謝廉果曾僨打亦是法司問囚常  
事今馬鑑致死之由不因僨打所告之事不曾  
問結謝廉又不見有何挾私情由却乃照出另  
行事欠停當矧李純明供與吏何淮保領馬驥  
等回家所寫票帖又係何淮名字今不知憑何

證佐不提何淮對問却招前去通州關糧不在  
就與伊男何歡保領顯是何淮惧怕到官有罪  
故令伊男妄招搪塞事欠追究仍查招內俱無  
楊氏姓名不知本婦的係何等入犯今擬供明  
發落尤屬未明通難平允除將馬驥馬貴李純  
何歡駁回委官再行勘問明白送審內馬驥等  
十二名審擬合律楊氏累係馬驥家人止該供  
明別無干問徑自查照改正與馬驥等先行依  
擬摘發

大理寺為豪強勢要獨占家資奸謀陷害等事

據左寺按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五  
名馬驥所犯合仍依原擬威逼大功以下尊長  
致死者遞減威逼期親尊長絞罪二等律減等  
杖九十徒二年半李純何歡俱仍依原擬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除復  
審外案照先該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情  
未明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又送審叅者得馬  
驥雖招伊叔馬鑑止曰驥用言逼迫及怕刑部  
儻行自縊身死緣馬鑑縊死之時既無親人在  
傍又無別人見證止憑馬驥一面招詞輒稱縊

死雖經卽次檢勘不見有何實跡可驗終夕明  
白且縊死之人用繩一吊即死豈有傷痕今馬  
驥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脊  
稱靠擦成傷也係破調之言脫或日後被人訪  
出別情誰任其咎係干人命不可輕忽况馬鑑  
先次告分家時已經分斷今又告爭似可怪怒  
郎中謝廉雖加儻打亦無偏向之情且此時止  
將馬驥等押送兵部查勘軍後豈知兵部辦事  
吏李純却將馬驥等保放回家以致馬鑑身死  
今馬鑑致死却曰不行究問明白却招謝廉若

將驥與叔監候通行勘問又不偏加僨打馬鑿  
必不肯縊死別是馬鑿致死之由全在謝廉馬  
驥威逼之罪可以不坐此等招情全不公當况  
李純原供典吏何淮保領馬驥等回家今招何  
淮閔未不在伊男何歡寫作何淮姓名保領却  
將何淮問擬供明招內又不見是否行提本吏  
到官惟讓自首前來切詳何淮係是典吏在衛  
辦事若要閔米必令伊男何歡去閔豈有自去  
閔米之理蓋因典得罪例該減去糧米以此  
設計却令伊男何歡認其罪今別無證據輒准供  
明且謝廉將該囚囚犯因公僨打必欲另行提  
問何淮將應禁囚人擅自保領却乃力為回護  
似此偏執仍難平允合通駁回呈堂徑自調問  
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分路軍役家財等事據左寺按呈該  
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八名朱忠等五名  
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  
等名杖七十緡敬依罵人者律減盡無科史信  
等二名俱供明云除審錄外參者得朱忠明告  
湛英恃父都督勢豪妹朱氏見父母俱亡全將

家財銀兩等項。同夫湛英帶領一十餘人。黃夜將庫鎖打開。搶去訖。今招成化元年九月內。朱成病故。史云。患病朱氏同妹夫湛英帶領家人。得喜等不入。却次將家財等物擡去。至成化二年正月內。史云。病故湛英又來吊喪。至次日。晚有家人福喜等五人騎馬來看。彼時朱忠去通州。閩糧不在。湛英又不合。不令朱亨等知會。將驢子連鞍鞍載朱氏衣服等件去。訖切詳朱氏於父死之吐。已同湛英節次將父家財令家人陸續搬擡。史云。有自己遺下衣服等件。不令擡去。只待母死之日。却又不令朱亨等知會。私帶多人用騾馱回。顯是搬盜來成家財物。是實。今却不行追問。輒將朱氏擬作疑告。又將家財與之均分。似此判斷。事誠可疑。况朱亨又告劉敬同妻來家喧鬧。問母勒要銀子。打發弓兵。為由百般毀罵。欺辱是母受氣。不過因逼身死。今雖招虛切緣。史云。身死中間亦恐不明。不見究問的確緣由。輒憑一面之詞。發落充屬。未嘗合將朱忠湛英來言劉敬駁回。行差朱氏到官追問明白。再行送審。

去只待母死之日。却又不令朱亨等知會。私帶多人用騾馱回。顯是搬盜來成家財物。是實。今却不行追問。輒將朱氏擬作疑告。又將家財與之均分。似此判斷。事誠可疑。况朱亨又告劉敬同妻來家喧鬧。問母勒要銀子。打發弓兵。為由百般毀罵。欺辱是母受氣。不過因逼身死。今雖招虛切緣。史云。身死中間亦恐不明。不見究問的確緣由。輒憑一面之詞。發落充屬。未嘗合將朱忠湛英來言劉敬駁回。行差朱氏到官追問明白。再行送審。



毀損房屋

大理寺為收放後斛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柳琰所犯合依毀入房屋者計合用贖銀二錢坐贓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吳傑依勢要之人為人囑託公事者律減等杖九十俱職官各照例運灰完日各還職守制侯文田英李忠蔡劉顏名陸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叅稱犯人柳琰既蒙本部差委管理糧斛自合

公同

差內官收放眼同出給通關却不合徧徇已私自行出給又逼令軍民拆毀房屋其侯文等不合求討書信要得照顧吳傑亦不合聽從寫書俱屬有違等因具題奉

聖旨擬丁罪未說欽此欽遵今擬各犯前罪請

旨除審錄外叅看得柳琰招稱因見本倉北門外倉臺官地先年被軍民鄒昇等起蓋房屋八十二間居住天順八年鄒昇等又於臨河一帶起蓋瓦草房七十八間是琰審得亦係倉基有礙

糧運自合行移有司踏勘拆毀不合擅自逼令  
鄒昇等將繕蓋親房盡行拆毀等情犯該前罪  
查得前律毀損人房屋垣牆之類者計合用脩  
造顧工錢坐贓論各令脩立蓋謂豪強之人恃  
其強暴毀損平人房屋垣牆者故既治其罪又  
令脩立今鄒昇等侵占倉基官地私蓋房屋有  
妨糧運俱該有罪之人前項房屋應該拆毀其  
柳琰係管糧官員就令各家拆毀改正退出官  
地以便運糧比與豪強之人平空拆毀他人房  
屋者絕不相侔今將柳琰引擬前律事屬過當  
該若柳琰果該前罪又不責令脩立亦與律意  
不合尤屬未明以致本犯稱寃有詞不肯輸情  
服罪難以類奏吳傑等事干一連合通駁回再  
問停當送審

山場煤窯

大理寺為借勢強奪山窯害民等事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王全所犯合依誑賺局  
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  
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餘丁審無力照  
例做工端日宗友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

杖九十徒二年半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傳  
後潘讓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  
等各杖七十各的決着殺寧家緣王金誑賣煤  
窯銀兩未經追贖審畢將宗友等先行摘發三  
全送該兵馬司追銀給與張清贖出煤窯管業  
送回依擬發落除審錄外叅看得王金既將宗  
友山場偷開煤窯又行詐作已業賣與張清得  
銀入已今被宗友告發已將前窯給還宗友管  
業未審緣何又令王金等五人在內取煤雖稱  
王金等先前用過工力緣係偷開盜賣已實于  
法今若再容取煤未免互相爭競訟無杜絕事  
欠傳嘗有礙平允

田地

大理寺為分理地土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  
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郭全高忠劉俊所  
犯若些翟永明知地土過與伊等被買求地隣  
人等扶同情弊得實翟永合坐以不應得為而  
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今虛依誑告人杖罪  
加所誑罪三等律郭全為首減等杖一百高忠  
劉俊俱為從減二等各杖九十俱民人鄭海

依不應事言者律減罪杖七十係書手各的決  
與供明翟永崇氏各寧家隨任鄭海華去書手  
除審錄外恭看河郭全招稱有已故民人吳友  
徵糧地七十四畝除起蓋官房等項外見有地  
三十一畝伊妻柴氏招贅軍人卜四為夫承種  
納糧有柴氏同卜四將地一十畝賣與民人楊  
福清天順六年攬造黃冊是全與高忠劉俊各  
將銀二錢送與書手鄭海將吳友前地分派過  
割在全等戶內仍是柴氏種納糧草成化元年  
十一月內柴氏又將前地三十一畝憑民人張

英作中立契賣與民人翟永崇  
兩翟永訪知前地過割在全等戶內要取銀價  
被柴氏告發切詳柴氏嫁與軍人卜四為妻見  
今三十餘年吳友戶內別無一次人丁其前項  
民田該縣撥與郭全等種納糧草恐無情弊今  
招鄭海華前受要各人銀二錢偷過前地且郭  
全等既要作弊買求鄭海偷過前地必是出銀  
數多豈有每人出銀二錢過地一十五畝之理  
况天順六年過割地畝柴氏豈有不知直至成  
化元年纔將前地賣與翟永為業且柴氏改嫁

年久既不應當吳友戶內差徭項地畝應否  
本婦出賣兩賣地價銀兩又未審當何差使用  
度及查里老李信發幹等結稱柴氏委無以次  
人丁改嫁卜四為妻戶內糧地六十三畝一分  
於造冊之時該年里書鄭海等將前地撥派與  
本里無地民人郭全等各一十五畝共地四十  
五畝過在各人冊內亦無公占並不知買賣地  
土別情今該司不依里老結勘從公問斷却乃  
止憑柴氏翟永一面之詞招作郭全等買求鄭  
海賸瀧過割地畝又不照出前地該與何人為  
業以致郭全等執訴該司償打逼要招承事欠  
停當難以平允合駁徑自呈堂調司再行勘問  
明白送審

奪占房產附義子

大理寺為奪占房產辯明等事據左寺案呈該  
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毛續兩犯合  
依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者總麻減凡盜得財一  
百二十貫罪止律毛通依同居卑幼不由尊長  
私擅用本家財物者每二十貫加一等罪止律  
李真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

毛續杖八十徒二年係職官照例納米毛通杖九十係餘丁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李真杖七十係軍匠的典各還職著役隨位除審錄外叅看得毛通既招伊父王狗兒係上元縣民賣與毛玉為義男又行偷盜毛氏家財銀兩等物被毛氏告拏逃走一年之上因是毛氏病重終回爭要家財詳其情犯恐當行發還宗人稱將衣箱等物責付毛通領司毛通稱毛通執稱未報在冊今人差俱屬未當况毛通明

要金銀器皿等物又憑李真唆使將引不知名人各帶繩索棍仗倚遲克惡枉臺箱櫃奪占房產資本銀兩等物今既涉虛却乃止問毛通杖罪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隱瞞屯地子粒

大理寺為奸計占管父遺莊田家財等事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孫貴等九名孫貴所犯合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通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滕康等六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尤貴減等杖七十滕康等五名通減二

等各杖六十滕壽滕寧俱供明除審錄外各者  
得孫貴明招成化元年十二月內本衙委指揮  
郭勝千戶李聚百戶李義踏勘屯地貴當將勝  
康等原種地六頃一畝八分供報李聚等處杖  
量明白有委官郭勝等自合蓋數報官起科却  
不合護向貴等隱下三頃四十九畝八分意圖  
日後分收子粒止將二頃五十畝及另清出東  
安縣團城里等處屯地造冊繳報戶部等情切  
詳前項屯地六頃一畝八分俱係應該報官之  
數郭勝等却乃隱下三頃四十九畝八分止將

二頃五十畝報官納糧其隱下之數自前至今  
未審何人耕種地內子粒未審何人侵盜今雖  
稱郭勝等意畝日後分收子粒以後不見明白  
聲說前項子粒下落况滕康節次訴稱郭勝等  
將前地妄作屯地呈報二頃五十畝在官其餘  
地畝各官占管去訖詳其訴詞其郭勝等顯有  
分種地畝侵收子粒情由今不追究明白輒便  
朦朧問斷事屬未當且招內既稱正統五年滕  
定病故又稱天順五年滕定將地畝招作已業  
前後招詞自相矛盾俱難平允

婚姻家財

大理寺為分理家財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  
審犯人十三名黃淮張寧李永安劉寬郭英陳  
清薛氏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何敬依受財枉法有祿人  
五十貫律王福依誑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  
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免刺律俱減等各杖  
一百徒三年李妙端李妙正俱依父母喪而身  
自嫁者律減等各杖九十李瑄穆氏俱依媒人  
知情者減犯人李妙端一等律減等各杖八十

李妙端李妙正係伊堂兄李永安大功親告發  
同自首免罪黃淮李瑄俱操官張寧係操條總  
旗穆氏薛氏俱婦人審有力各照例納鈔何敬  
係有贓吏照例運炭完日原籍為民查得王福  
先在河南清吏司問擬杖七十做工未滿今又  
犯該前罪合決訖先犯杖數照今犯徒罪與陳  
清郭英俱餘丁各照例做工滿日李永安劉寬  
俱民人各的決各還職著役隨任內李妙端李  
妙正離異歸宗李永安劉寬給與原引照回寧  
家除審錄外各看得李永安既招將李泚瑄家各



色綾段衣服器皿等物共三十二件般去王福家藏放緣係各居親屬相盜財物自有應坐正律黃淮明告三福同妻李氏前來伊家勒索銀兩為主婚謝禮無從備與發惡行克將家火木卓二張打碎等情既告李氏涉虛亦有誣告之罪今擬各犯前律事屬不當况李妙端李妙正俱係王福捏詞作李永安名字告狀不係李永安親自告發今却輒擬同自首免罪尤屬未允兼且李永安劉寬既是河南洛陽縣民詐作般家小給引來京告狀合照例做王滿月文引

塗抹通回原籍當差今擬的決給與原引寧家亦屬未明俱難平允除將黃淮李永安劉寬李妙端李妙正王福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李瑄等七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屠喪嫁娶二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馮氏王文志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馮氏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係婦人單衣王文志管三十係累戶各的決與供明馮海薛斌各着從隨位除審錄外

卷內查得馮氏明吉有妹馮氏原嫁與果戶王文友為妻成化七年四月內王文友病故不期伊兄三文志同母張氏不待服滿將妹暗行改嫁與陽武庚下舍人薛九為妻為面財物肥己及馮氏父馮海亦訴有次女馮氏原嫁王文友為妻成化七年九月內王文友病故成化八年六月內被三文志同母張氏將海隱瞞贖受財禮將女馮氏改嫁與舍人薛九為妻本月初八日過門之時方纔果戶張福喚海到張福家內言說有妹女兒年小難以守寡我將他改嫁了

與你這四兩九錢伍分銀子強似你不得等情今招馮氏曰與王文友通奸情熟王文友私與馮海銀兩就將妹領回詐作妻名色住過成化七年四月內王文友病故王文志喚馮海馮氏主婚憑薛九作中轉賣與薛九夥計江西客人劉安去訖切詳馮氏先係三保鄉義女被伊父馮海告取婦宗嫁與王文友為妻今却要作與王文友無服故捏三文友先與馮氏有奸領回詐作妻名色住過且三文友既與馮氏有奸馮海告取之時其三保鄉豈得不行告出前情今

王文友病故却乃憑空捏出前項緣由况王文友成化七年九月內病故馮氏成化八年八月內改嫁今要捏作章前却稱成化七年四月內王文友病故其馮氏改嫁不知年月日期止是含糊招稱嫁與劉安去訖遇蒙本年十一月十六日

赦宥就行照出馮氏等犯在章前不接緣馮海馮氏狀內明告成化八年六月初八日薛九娶馮氏為妻憑何捏作章前雖是薛九令家人薛斌妾訴馮氏嫁與劉安去訖憑何證佐就便捏

為真實不行追究馮氏下落設若果係劉安娶去本犯娶有服之妻馮氏係服內改嫁又且越關隨去江西俱係有罪之人亦當追究明白却乃指無為有架空捏詞招作疑是改嫁薛九為妾顯有回護出脫情弊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馮氏三文志所犯俱仍依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馮氏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係婦人卑賤三文志減等笞三十係果戶各的決與供明馮海薛斌各著役隨往

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目  
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馮氏  
馮海狀內明言馮氏原嫁與王文友為妻成化  
七年九月內王文友病故成化八年六月初八  
日被王文志罪內嫁與舍人薛九為妻不曾告  
有劉安姓名今該司不知有何情弊先次憑空  
捏招王文友先與馮氏有奸領回詐作姦住過  
又行隱下的確年月將王文友成化七年九月  
內病故捏作四月病故馮氏成化八年六月改  
嫁捏作革前改嫁百般用計曲為回護及至駁

回又不研問真情追究馮氏下落止憑兵馬司  
田稱馮氏改嫁與江西贛州衛舍餘劉安去訖  
就行仍依原招原擬問結照出馮氏等另行意  
圖拖延歲月致使人無下落奸計得行况招王  
文友先與馮氏通奸今馮氏不曾到官未審憑  
何證佐及係何人於奸所捕獲却乃執稱前詞  
且馮氏設若果是劉安帶去亦合將各犯暫發  
知在行提馮氏等三日通問發落今要減滅前  
事任情支吾兼又馮氏馮海明告王文志狀內  
將馮氏嫁與薛九為妻若是誣告各犯亦有應

得罪名今依前擬充屬出脫中間顯有情弊仍難平允

盜官錢鈔附兵參東臺察舉首

大理寺為逆捕事獲右寺崇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蕭庸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八十貫律絞照例做工五年滿日隨住除審錄外參看得蕭庸招稱成化二年九月二十日夜日見庫書人等睡熟盜出官櫃內鈔貫銅錢緣蕭庸係蕭翰義男蕭翰職掌收鈔義男跟隨在彼偷出鈔貫銅錢豈不知情且櫃

內收放錢鈔必有鎖封蕭翰若不知情義男豈得鑰匙開櫃偷盜錢鈔以蕭庸未曾為盜之先蕭翰既不鈕束又不閉防以致偷出在官錢鈔及蕭庸既已為盜之後蕭翰既不舉覺又不行拿以致校尉捉獲送官借此情弊豈能無罪兼且庫書人等收掌錢鈔被人偷盜既失覺察又不舉首律有朋僚合却保不照提據臞送審難以平允

錯附糧數虛出通關

大理寺為收糧作弊事獲左寺按呈該刑部山

東清吏司發審犯八五名魏安郁隆所犯俱合  
依倉庫收受一應係官錢糧不足而監臨主守  
虛出通關者許所虛出之數併贓皆以監守自  
盜論四十貫律各斬仍照受財枉法事例各選  
兵部編發充軍白呆廝等留兇俱依網戶知情  
減監守自盜二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三年半俱  
係納戶各通回原籍官司轉發衙門照律  
年限擺站李迪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  
律減等杖七十條職官照例運米和炭各完滿  
日各還職寧家查得白呆廝張留兇等糧頭原係

虛出通關未經完納審畢送戶部追納完日送  
回依擬發落除審錄外參看得魏安招稱成化  
二年十月內有納戶白呆廝張留兇等置酒請  
安等吃飲希望照顧將銀五兩布十段送安又  
將銀三兩布五段送與郁隆各不合收接本年  
十二月內有主事李迪到倉監收糧豆為日天  
寒止收得白呆廝下小納戶張福等正糧黑豆  
一百九十三石耗糧黑豆一十三石六斗八升  
彼時安與郁隆一時不曾用心錯將張福正糧  
內一會該黑豆一百七石耗豆八石五斗六升

一廠經簿上附過數目不合多附寫前項正耗糧數一行有李迪止憑本倉備照手本填作正糧黑豆一百九十三石二斗將原多附寫耗豆八石五斗六升并實收耗豆一十三石六斗八升共錯填作二十二石二斗四升不期張留兒在傍看見密記在心一向不曾言說等情切詳李迪一日之間止收王糧黑豆一百九十三石其附過會數亦不甚多魏安等豈得錯寫一會却該正糧黑豆一百七石設或正糧果是錯附其耗糧亦必於好錯寫八石五斗六升且魏安既

是錯寫郁隆眼同收糧豈得不知却亦錯寫郁隆若亦錯寫李迪所管何事豈得不查却亦錯批顯是久犯要得通同作弊設心計算故將厥經實收多寫前數以此正耗糧數俱各相同今招安與郁隆一時錯寫後因張留兒納欠糧豆來與安央說前項厥經小數多附一行要將穩數改了是安與郁隆檢看厥經方統知覺欲要赴官稟說恐被責罰意要改抹又怕有罪以此堅執不從有張留兒等怒說你要了我許多銀子若不方便定去告你是安與郁隆惧怕只得

將廢經簿內李迪批寫總數用筆圈改又將官簿內李迪批寫小數用紙粘帖似此招情不無妄誕况先招安等郁隆不行用心錯將糧數多寫一會後招安與郁隆惧怕只得將李迪批寫數目圈改亦不見的係何人錯寫何人圈改事屬含糊兼又魏安比時多寫糧數張留兒係是納戶尚且在傍看見密記在心李迪郁隆緣非木石豈有全不知覺之理以後魏安等又將李迪批寫數目全然改抹李迪任彼欺誑終不查究中間恐有別項情弊矧黑豆一百七石該得

價銀數多今魏安等一是先受張留兒等前項銀布豈肯便將許多錢數改抹虛出實收亦欠追究又况張留兒等先將銀布送與魏安希望照顧不係買求虛出通關之數未審應否坐以前律其各納戶管運糧豆上納既已通同虛出通關所收糧價必是侵欺入己今擬前罪三恐亦律不合兼且魏安係是賊官今發充軍未審應否徑自發落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那支官糧

大理寺為風憲職濫填法不公等事據石寺案



三該四川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滕佐所  
犯合依各衙門收支錢糧等物是監臨三司那移  
出納者並計職准監守自盜論四十貫罪上律  
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職官者有力照例送工  
部運度完日還職緣係在外方面文職請

旨除審錄外看得滕佐招稱明知在庫箇錄一百  
二十兩係監守之物不合於內私自挪支二十  
兩轉送與本司丁憂知事梁志道不合律受領  
船回還等因問該前罪緣前項銀兩不係還充  
官用輒作那移出納科斷方律不合况審及犯

執稱知事梁志道丁憂回還因伊名下額設倉  
隸柴銀示到以此將庫收銀兩暫與二十兩打  
發志道起程後本官定隸柴銀送到就行收補  
還官不曾那移別用今問前罪委的究無據此  
口詞又與招情不合係千方百計官員有碍奏  
請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那移支款直來二駁

大理寺為放支草束作樂事刑部雲南清吏司  
發審犯入四名洪福宗所犯合依各衙門收支  
錢糧等物已有文書勘合監臨三司不正改正

支那移出納還充之用者計貳准監守自盜論  
四十貫罪止徒減杖一百徒三年苗茺田畝  
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辜經有者律減等各杖  
七十三冕供明三院審錄外卷查文志貞呈稱  
副使楊恭等守支官攢苗茺等因見與委官王  
冕原收草束虧欠不勾支放却將先任副使楊  
恭餘剩草束隱下那移頂補自收草束放支呈  
該尚書等官叅祿守支官攢人等明知前項附  
餘草束自合明白開報秤監另行作數支銷却  
不合因見自收草束數少朦朧隱下那移補贖

接續放支顯是先前收受之時通同主事王冕  
等受財少收虛出及侵盜作藥等詞奏發令洪  
福宗招將苗茺等數完草束准作四塚餘有零  
草另作一小塚先前收納之時被雨淋濕誠恐  
泥瀾那移與楊恭所收草束相兼支放有各塚  
積出未經作正附餘草在場堆塚後文志貞看  
見開問劉潤這草是誰的劉潤不知前情信口  
回說我聞得是楊恭不曾報官附餘草束要與  
苗茺補作正數文志貞不曾詢問當說既是附  
餘如何不行報官却與苗茺作正恐有情藥你

便申來整理劉潤就將前日具申文志貞慶福宗將附餘草補還苗荒放過草束及加添餵馬苦蓋墻垣等情坐擬各犯前罪切詳前項草束既有字號堆積成塚必有收放先後次第却稱誠恐混濶將苗荒等所收草束那與楊恭所收草束相兼支放且苗荒等收草束有干係豈得不言倘或虧少誰與陪補全說不通况草塚在場官攢人等得相覺察果是何年月日何人所收豈不通知今文志貞詢問前草却稱劉潤不知前情信口回說聞是楊恭不曾報官附餘草

束要與苗荒補作正數決無此理比先楊恭收草之時納戶正耗數目之外豈肯多納緣後又有許多餘剩草束那與別人作數必無此事又稱文志貞不曾詢問當說恐有情弊其文志貞正係監臨要官焉有不行詢問的確輒便分付申來之理劉潤係是本倉副使若不真知奸弊又與苗荒等素無讎嫌豈不惧罪輒依文志貞一言就行具呈况又不提到官對問前情是否虛實使罪有所歸却乃聽其單詞朦朧發落刑收受草束尊俗餵馬必有定數今稱加添草束

未審有何事例其放文簿籍應否附訖數目在  
內若蓋牆垣該用草束必須申明今稱般草二  
百石未審奉何明文不奉明文不行正文却乃  
那移補轉其尚書等官參奏各犯顯有受財虛  
出侵責情由緣各官總管糧草必知情弊終方  
具奏今不見研問的確曲為招開中間恐有掩  
飾情由又查委官李宗達回稱看驗得放過小  
塚舊點相同猶在內牆四圍俱係新草苫蓋外  
牆缺處亦有新草補苫其添支餽馬草束領草  
花爛票帖及簿籍上無數可查既稱無數可查

所招前項支用過草數豈得的實及查王勉高  
稱對文志貞勸說你我管的是錢糧重事豈可  
聽人說哄要人財物我聞得你有此粗糙有伊  
面紅嗔怒恠恨隨處駕說見等所收草少比有  
巡倉御史廉文不知查考錢糧事體即以文志  
貞所說虛情就物本倉副使劉潤用刑逼打著  
令依文志貞虛情供寫首狀緣劉潤不知前情  
被廊文倫將承歷教寫見等朦朧將先年劉澄  
所收草束搭在冕等所收數內放支方纔補勾  
原數目有劉潤不知餘剩的剩字鄭文用手寫

劄字教寫首狀一紙遞與鄭文其文志貞亦將  
前項虛情具呈尚書等情具告在官今不見聲  
說王冕所訴前情是否虛實設若是實其文志  
貞鄭文各有應得罪名若是告虛王冕當有誣  
告之罪今却隱下前詞及作疑招開問擬王冕  
供明尤屬不當俱難平允

大理寺為放支草束作弊事刑部雲南清吏司  
叅審犯人四名洪福宗所犯同前除審錄外案  
照前事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目招罪未  
明已經駁回再問去後今又送審叅看得洪福

宗既將附餘草束添加餽馬蓋牆係是還充官  
用有何規避不行附簿填寫支用數目此時先  
同王冕收納之時若不虧折正數緣何隱情將  
別起草束那與作數况劉潤是原呈官員謝中  
韓祥等是支草人數正係緊關人犯今劉潤等  
既不行提到官送審支過草數又無簿籍可查  
止憑各犯一面之詞曲為招開問擬前罪事屬  
不當仍難平允

已出倉庫而未給散侵欺

大理寺為侵欺軍糧料餉草束銅錢等事據左

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裴錦余歪馱所犯俱合依官物當給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借債者計賊以監守自盜論俱一十五貫律減等各杖八十徒二年李全冷四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俱杖七十云除審錄外叅看得裴錦明招與余歪馱言說徐通二月分糧你開領在家可借我用了罷有余歪馱將米與錦入已切詳徐通前項糧米余歪馱已開來家即非在官之物裴錦不係放糧委官即非守掌

之人今余歪馱將關出糧米私自借與裴錦食用其裴錦未審有何監守侵欺情由今擬前罪事慮未嘗難以平允合將裴錦余歪馱駁回再擬送審內李全等三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分理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名凌中程團兒所犯俱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凌中五十貫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程團兒二十貫律減等杖六十徒一年林清監守自盜倉庫錢糧一十五貫律減等杖八

十徒二年王原若告杜雄要伊管中收伊官絹一疋銀二兩延滯不發得實杜雄合坐以官受財不枉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折杖二百四十今止告杜雄不應事理重者杖八十是實依誣輕為重反坐所剩杖一百六十係剩杖止杖一百餘罪收贖減等杖九十杜雄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除審錄外查得卷內王原明告林清將故軍程雄不行開報將伊幼男程團兒收糧整石在家役使又將故軍李車兒郭三郎李繫

等每月糧米俱被林清侵謀肥己今凌中却搵軍人程雄病故就令伊幼男程團兒朦朧頂父程雄名字按月全支糧米林清曰見程團兒年小乖角收留在家役使將程雄未開月糧每月盜支五斗八已止留米五斗與程團兒盜食用成化七年九月內本所委林清放支本所第五百戶并第十百戶官軍月糧有本所操軍李車兒郭三郎及採打柴薪軍人呂繫各避難在逃各軍月糧不曾開除本所攢造本年十二月并次年正月官軍月糧誤將見標人劉四名字

失落不曾開寫本年十二月內中不合將郭三郎該支月糧一石林清將呂繁月糧八斗各盜閔林清又將程雄月糧米仍前盜支五斗程團兒亦仍前盜支五斗有劉四要關本名月糧中等目不曾造伊在冊就將李車兒未開月糧令劉四赴倉支與成化八年正月內中又將郭三郎月糧一石林清又將呂繁月糧八斗及程雄名下月糧五斗程團兒將糧米五斗各仍前盜支入已本月內有打柴管事軍人傅本將呂繁名該納柴薪去與林清追要林清將盜支過本

軍兩箇月糧內一石准作銀二錢五分付與傅本代呂繁買柴納官訖餘米六斗林清入已切詳林清係放糧委官節將逃故軍人李車兒等月糧盜開入已以致王原告發俱係實情今未審緣何不行追究明白却憑林清一面訴詞既將李車兒名下月糧招作劉四閔去作伊本名下月糧又將呂繁月糧一石招作付與傅本替呂繁買柴上納其林清侵盜程雄月糧一石又作常人盜倉庫錢糧招開止將盜開呂繁名下剩米六斗計贓坐罪緣劉四與李車兒各當軍



役無相干涉今稱林清等共寫劉四名字在冊  
却將李車兒月糧支與即係林清侵盜之數况  
呂察月糧林清先已盜闕入已後將自己銀二  
錢與傳本買柴今要開豁盜米之罪却稱米一  
石准與傳本办柴上納以致傳本訴稱林清盜  
闕月米無從支調將本攀指俱是真情又捏程團  
兒年幼既在林清家後使其未開月糧必是林  
清按月全支入已今稱每月盜支五斗止留五  
斗與程團兒闕用尤說不通且招內止稱林清  
放支本所第五百戶并第一百戶官軍月糧今

審林清却係緊衛放糧委官

早小

是林清放支何獨程團兒

數顯

是要得脫免本犯滿貫重罪由

而是

不得已講張之詞似此問刑全無

兼審凌

中執稱郭三郎每月糧米中並不曾闕支止曰

該司拷打不過逼與林清分認贓罪實是寃枉

緣係有詞俱難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冒支官糧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

犯人一名張勇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放七十係職官照例運灰完日

還職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先該指揮陶清等奏  
稱成化二年十月內俸糧卹除事故在逃等項  
共卹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出給實支付委官  
百戶張勇赴倉去訖後該倉會簿內查得止卹  
米一十五石八斗四升顯是張勇將原出實收洗  
改冒支官糧六石八斗等因今張勇却招千戶  
何成見勇年幼軟弱要滑盜闖軍糧前來對勇  
言說我本所軍人委敵等六名俱各見在不該  
扣米係若卹了我別軍人告你陪米是勇不合  
依聽將實支內闕紅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上

六字洗改作一十五石八斗四升聽從何成將委  
敵等六名共米六石自行闕領本人詐說與各  
軍去訖切詳張勇係把總放糧委官既有本衛  
實收卹米一十六石八斗四升却乃洗改冒闕  
官糧六石其偷盜之情不言可知况指揮陶清  
等明奏張勇冒支官糧六石不曾開有何成名  
字今未審緣何輒聽本犯一面之詞招作千戶  
何成該伊洗改實收闕糧等情却將張勇置之  
不問且何成盜闖糧米張勇既不赴衛告明又  
行私自替改實收世無此理中間恐有出脫張

勇重罪情曰無又何成在逃未曾面對亦未審  
憑何輒將張勇止擬前罪就行發落事屬不當  
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冒支官糧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  
犯人何成等二名何成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  
錢糧但得財者八十貫律絞係為事脫逃人數  
例該革職為民仍行兵部另取應襲子孫承襲  
審無力照例做工滿日發回原籍為民張勇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  
職官照例運灰完日還職除審錄外案照先該

本司問擬張勇送審為回招情未明及何成未  
獲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何成明告張  
勇將叩除各軍月糧冒支本衛具奏張勇懼罪  
無由遮飾將成捏訴等情今招却稱何成目見  
張勇軟弱對伊逼說我本所軍人婁敬等六名  
俱各見在不該叩來你若叩了我引各軍告你  
陪來張勇被逼不過只得依聽將實支洗改聽  
從成自行赴倉將婁敬等米六石盜開詐說給  
與各軍去訖等情切緣張勇比時止憑本衛造  
到文冊支放軍糧有何懼怕輒聽何成挾制洗

改文冊設若果被何成威逼何不赴衙陳告却將實支便自洗改聽從何成盜闖軍糧中間顯有通同侵欺情由却乃不行究問輒聽何成一面之詞招回且招內情節全是回護既稱張勇被逼不過恐怕違限送問只得洗改實支又稱張勇新近替贖初委放糧不知利害情弊前後招詞曲與掩飾中間慮有脫免重罪情由仍難平允

私物當供官用在官未入倉庫而侵欺

大理寺為拖欠草束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

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王四等三名王四李秀山所犯俱合依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而未入倉庫但有人守堂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各斬各照例做工五年滿日周原依不應事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里長的決各寧家緣王四等招稱納完前項草束未經行查難便發落審畢將王四等通送本府查納完足送回依擬發落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得犯人王四等招稱催納草束各不合侵欺草價銀三十兩入己本寺審據王四李秀

山執稱有舊役里長周原年老軟弱令三四與李秀山催徵地畝草束除納完外教內未完人戶趙信等四十戶該草一千二百束各曰貧難無草陸續辦草及各出銀布不等與四等買草上納其中又有丁倒戶絕之家有李秀山又將自己小騾一頭肥豬七口先替買補當已納完九百餘束止有二百餘束上納間不期周原目被本縣比併不知四等納完草束告發四等隨將前草納完並不曾侵欺草價問擬重罪實是冤枉等情已經駁回再問去後今又問王四等

招將餘有錢布米麥侵欺費用仍問各犯前罪送審切詳王四等先招侵欺價銀三十兩本寺審出虛情駁回再問却乃轉換情詞改招侵欺錢布米麥未審前項錢布米麥誰作出錢人戶顯是要入王四等重罪移情就獄故意撫拾以致各犯嚼冤受屈莫敢伸言且王四等止替周原催徵草束既非部違大戶又非攬納之人今既納完草束不過遲慢之罪而已有何侵欺重情設若各犯果有侵欺重情前項草束未審何人代伊納完况查周原狀內止是送告王四科

銀費用不曾告伊侵欺錢布米麥又未審憑何  
代招前情輒坐各犯斬罪事仍不當難以平允  
冬衣布花附錄斷不當

大理寺為違法侵欺依糧等事江西道監察御  
史發審犯人一十三名未成所犯若奏高敏等  
侵欺軍人布二疋花一斤八兩未曾經革高敏  
等合坐以監守自盜四十貫律斬今虛依誣告  
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高敏依  
非奉上司明文曰公科斂所屬財物入己者計  
以枉法論各主者通算全科有祿人三十五

貫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吳成依當該官聽從  
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減等杖九十劉忠依自囑  
已事於官吏避難事重杖八十本罪上加一等  
律張甫林白劉住龍全俱依在京軍人在逃初  
犯者律減等各杖八十周通依受財不枉法有  
祿人二十貫律孫斌魏全徐士能俱依不應得  
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除審  
錄外各看詳朱成明奏劉泰解通高敏等將成化  
四年分在逃并為事軍人張甫林等冬衣布花  
臨關即除本所收領不期劉泰等將各人領狀

逼臣無柰分收入已設若所奏得實三屬草前  
事情其劉泰等止合坐以草後不首還官之罪  
今却招稱朱成將高敏等草前侵欺布花不寫  
月日朦朧影作草後坐以全誣罪名事屬不當  
况高敏尅落買草銀四錢八已該鈔三十二貫  
今作三十五貫擬罪充屬未明又稱指以打發  
勇士為名科取鄭廣銀二錢就將數內銀三錢  
送與周通八已緣高敏科取之銀止該二錢却  
將數內銀三錢送與周通未審從何增添送銀  
之數若將尅落之銀通論之則高敏止得銀三

錢緣何坐以三十五貫之罪且前銀四錢因公  
科歛後銀二錢非因公務科歛事既不同情亦  
有異今却合擬擬斷以致罪不合律兼又魏全  
招係餘丁例該做二等項發落却擬的決俱難  
平允

大理寺為侵尅俸糧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  
審犯人四名高旺所犯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  
等物八十貫律絞未敢楊勇孫春俱依不應得  
為而為之者律未敢孫春事理重者減等各杖  
七十楊勇減等管三十二除審錄外卷內查得

楊勇明告本所委百戶朱敬主放本年八月九  
月分糧米被高旺族縱朱敬在倉通同將勇糧  
米二石冒開各分入己及息朱敬故將退出還官  
布花鈔七分不行送官侵欺肥己等情今高旺  
却招本衛委朱敬闌給本所軍人布花鈔錠內  
剩下逃亡事故軍人趙貴等還官布一十四疋  
花一十斤八兩鈔三十錠彼時旺不合設計詐  
對朱敬言說你賃人房屋住過只恐收藏不便  
莫若放在我家穩當朱敬不合依允將布花鈔  
錠與旺收訖旺就盜用無存本衛又委朱敬放

支官軍月糧朱敬不識字央旺前去幫助是  
旺欺伊懦弱要得作獎目楊勇并指揮張智等  
各去操備下屯不在就將楊勇名下米二石張  
智等名下共一十四石盜闖入己比與楊勇原  
告情詞不同切詳朱敬係是監放委官布花鈔  
錠主守在己既有餘剩之數自合呈衛收貯隨  
即還官豈有聽從高旺欺哄盜用之理既是高  
旺欺哄盜用朱敬緣何不行首官追理以後又委  
朱敬監放月糧比時高旺係是為事人數朱敬又  
明知高旺先前盜用布花鈔錠緣何不肯與伊幫



助放糧及至被伊盜閱各人糧米緣何畧不阻當  
且高旺幫助放糧盜米一十六石其朱敬正係放  
糧委官却無升合入己此等情節全說不通顯是  
各人通同侵剋糧米入己今見高旺係是逃官應  
該革職買米招認出說重罪况楊勇明告朱敬  
侵剋布花月糧等物設若果虛亦有誣告之罪今  
却兩相解釋止擬前罪俱屬未當難以平允  
顧後侵欺及不覺被盜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右寺案呈該雲南道試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四名周興沈清何興張清所犯俱

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  
罪八十貫律各絞各照例做工五年滿日各着  
役隨住緣各犯俱係偷盜官物及節該奉

欽依都察院問得明白來說事理奏

請發落除審錄外恭看得周興明犯器皿厥作  
頭丘珠等顧興與沈清何興張清在厥併二成  
造光祿寺漆碗等器興等不合偷盜金箔銀珠  
出外貨賣切緣各犯俱係顧後之人侵盜在官  
錢糧自有正律今擬前罪事屬未當况各犯又  
係錦衣衛委官奏奉

欽依送問人數議擬項下自合查引明白今不查  
出前因不見是何衙門奏奉前項

欽依事理尤屬未明且周興等既犯前罪本後例

當請

旨為允今稱奏

請發落亦屬差錯兼查卷內本道行移工部查出

巡風吏與孫安等姓名緣各犯正係不覺被盜

有罪入教今招內却稱探得孫安等睡熟偷出

前物照出下又稱孫安等另行仍欠傳當俱碍

類奏

官銀



大理寺為違法侵欺官銀事刑部陝西清吏司  
發審犯人三名于林所犯合依受財枉法無祿  
入一百二十貫律絞李昶凌頑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李昶係餘  
丁與于林各照例做工凌頑係職官照例運灰  
各完滿日各還職隨任除審錄外各看得以林  
明招嚴宗兆等央民匠金原等在李昶家用銅  
鉛換和官銀金原得銀一十五兩內將銀二兩  
與季昶作房錢任從在伊房內換添銅鉛緣季

昶明知金原等侵欺官銀却乃接受銀兩不行  
首告縱令在家逐一侵盜明有受財枉法情由  
况傾過官銀一二日之間豈有得房錢銀二兩  
之理顯有通同作弊情節今不究問明白止擬  
前罪事屬不當難以平允除將李昶駁回再問  
明白送審內于林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  
先行依擬發落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  
入四名王信所犯合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  
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收掌在官若侵欺者

計賊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照例送兵部  
轉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回衛革去管軍管事  
帶俸差操陳斌若告鄧剛串同王信侵欺伊銀  
絹入已得實鄧剛與王信同罪今虛依誣告人  
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致仕官  
招年七十之上依律收贖鄧剛依手足毆人成  
傷者律減等笞二十係管事官照例運灰完日  
與供明馮鑑各還職著役除審錄外卷內查得  
陳斌明告百戶鄧剛串同千戶三信將伊折俸  
銀絹節次侵欺入已今王信却招成化二年六

月內本衛關各官奉委俸銀是信領下到所給散間本所差委百戶鄧剛前去通州放糧信將百戶陳三俸銀指以還債為由侵欺五錢止將四兩給付伊父陳斌收領後又將陳三俸絹一文六尺侵欺入已止還伊絹四疋九月內本衛差委鄧剛關領本所隨絹俸銀到衛信又領回所給散陳玉該銀一兩一錢二分五厘信將銀一兩與陳斌收領餘銀一錢二分五厘信又侵欺入已切詳春季關領俸銀之時鄧剛差委收糧固無侵欺情由以後九月關領隨絹俸銀

鄧剛却係委官在所給散額有侵欺之情今憑王信一面招承前項銀絹俱是本犯自行侵欺却稱鄧剛不係委官並無相干等語恐有侵欺脫免重罪情節况三信既在本衛差委鄧剛關領隨絹俸銀緣何又稱鄧剛不係委官前後情詞自相矛盾且鄧剛若無侵欺銀兩情由因何在所就將陳斌打傷等語情實顯然今問前罪難以平允除將王信查問陳斌等人口兵問明白送審內馮鑑審擬合律並二犯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司憲呈該刑部湖廣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何隆餘名所犯俱依  
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散但有  
入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四十貫律各斬俱照例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  
還職張瑾依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  
人四十貫減一等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沈俊  
張安供明云除審錄外查得沈俊告稱成化元  
年四月內借到校尉張瑾銀伍兩六錢言將本

年夏季俸銀八兩二錢與伊闕支下期張瑾通  
同妻官何隆將俊及款二季俸銀闕領去訖其  
冬季俸銀又被妻官徐銘交通債主張瑾闕去  
及查張瑾訴云稱沈俊揭借本年夏季俸銀八  
兩已還不開外後又借銀八兩訪得本官該闕  
冬季俸銀同去妻官徐銘處交還回家等情切  
詳沈俊止借張瑾本銀五兩六錢其張瑾却將  
沈俊夏季俸銀闕領准償又將本官冬季俸銀  
盜闕入已恐有應得官銀未發出脫張瑾重罪  
却招徐銘等惧怕帶傳是案將銀三錢去矣張

瑾衆認担訴前日受銀三錢分家  
閔領前銀豈肯受銀三錢分家  
招將張安德銀一兩三錢分家  
又有必將銀送與張安德銀一兩三錢分家  
免帶信字問信節人說不遠里行卷二所說後  
秋冬係無本官同二張安德銀一兩三錢分家  
公有證佐可查今公不問究實請旨以公何條  
徐銘有詞不肯認罪請旨徐銘案所說司行  
要伊招認沈俊久空錄八同都將張安德置之不  
問這屬不明案以平允

### 私鹽拒捕

大理寺為鹽法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  
一名方英所犯合依犯私鹽拒捕為首律斬秋  
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詳擬外叅看得方英招稱不合糾同今在官  
軍餘李廣等各買私鹽行至滄洲遇今在官巡  
盜總甲王鳳等捉拏是英高叫李廣等并不知  
姓名男子一百餘人各不合拒捕將三鳳等打  
傷被王鳳等將英捉獲送州解赴巡按劉御史  
素仰本州會問本州失於仔細不曾會問又不

合將英等一槩問擬斬罪申院有本州官吏自覺差錯隨即檢舉巡按御史劉將英問擬斬罪李廣等徒罪摘發等情切詳方英等雖是販買私鹽緣各犯拒捕之時內有不知名男子一百餘人未審是否方英為首將王鳳等打傷既是方英為首將王鳳等打傷緣何本犯又被王鳳等擊獲况此時巡捕人少拒捕人衆其總甲蘓智馬四等既被方英等打昏在地其餘人等見勢凶惡奔走不暇因何又能捨命上前將方英等捉住似此招情恐說不通中間慮有別項情

由以滄州官吏雖稱夾入李廣等罪名既已檢舉符心免問緣何招內又加不合招眼矧李廣等既稱先行摘發緣何又招今在官李廣等語况奏本既係具對

上詞語應否照寫巡按御史劉字樣兼又議擬項下止是六共一七應否仍引為首律文俱欠停當通碍類奏

巡捕私鹽殺人圖賴

大理寺為私盜拒捕殺人等事廣西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一名孟斌所犯合依原擬故殺堂



弟者律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參詳外查得卷內先該孟斌奏稱巡鹽到於  
寇家口子見船一隻訪是老幼王勝鹽船叫同  
弟孟海等跟至伊家門首拿住將鹽交官間被  
伊男王勇及伊外甥張旺等駕船趕上張旺發  
惡喝令前衆亂打將孟海打落下水各散去訖  
及周林上奏孟斌叫林言說有巡鹽軍人張旺  
母舅王勝私鹽船隻過關是林同孟斌孟海等  
將王勝并私鹽拿送小直沽批驗所交官不期  
王勇張旺等各執凶器駕使小船行兇前來打

奪當被張旺將孟海打落下水等詞今孟斌却  
招叫同堂弟孟海堂對孟英并巡鹽軍餘周林  
等撐駕小船至一更時分將王勝奪住綁在鹽  
船倉內有三勝外甥張旺等出門叫罵斌等撐  
駕前船行至北門馬頭東將王勝打訖數次見  
得傷重慮恐致死要將孟海打死面賴正遇王  
勇等撐駕小船飛趕前來高聲叫罵住了斌恐  
劫去王勝又見孟海棹船遲慢不合乘機唆令  
叔孟英用棹撞將孟海沿船趕打兩遭跌倒下  
水孟海隨即擲出水面般住船邊言言大哥救

我斌恐伊跪上船來就用木棹於孟海耳根腦後打訖數下推戮下水身死王勇等聞知打死孟海俱各棄船逃走等情比與原奏情詞全不相同切詳孟斌巡捕私鹽將鹽徒王勝捕獲雖稱將伊打傷緣王勝係有罪之人又未至死孟斌有何懼怕輒便要將堂弟孟海打死畝賴況王勝被綁在船伊男王勇等駕船飛趕前來劫奪比時孟斌懼怕初云棹船不及又何暇唆刑孟英將孟海沿船趕打且孟英係孟海親父當此之時止是捉拿鹽徒在船別無大故父子之情豈肯便聽孟斌一時唆使輒將親男趕打下水既是孟英行兇用棹擡打落伊男下水及至孟海攔出水面王英緣何不將棹擡毆打又待孟海用木棹打殺入水纔方身死設使孟海果被孟斌打死在水比時夜深昏黑王勇等趕來劫奪王勝緣何便知孟海已死棄船逃走兼查張旺等奏詞俱不曾開稱孟英在船捉拿王勝今見孟英在監身死無憑對証就行招出孟英趕打孟海下水緣由中間情節全未明白係干人命重情却乃不究實情含糊問招前罪有碍

類奏

匿稅三查別冊問結比較

大理寺為不應辯據左寺按呈該貴州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吳寬所犯合依誑騙人財物者計刑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送工部做工滿日著役查得先該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同知袁彬等奏稱劉真吳寬等一在東直門外宣課司把持吏典巡攔強放猪羊入城節次勒索客人銀兩等因奏奉

聖旨拏送都察院好生打著問欽此欽遵今問吳寬前律緣係節該奏

欽依好生打著問人數請

旨除審錄外參著得吳寬明招客人彭四錢錠等陸續販到猪一萬三百餘口羊五百餘隻寬與劉真誑取各人銀一百一十兩內將銀一十九兩九錢買鈔九千四百一十貫銅錢七千五百三十個赴宣課司投稅餘銀均分入已切詳彭四等販猪一萬三百餘口羊五百餘隻該納稅錢豈止前項錢鈔今彭四等所獲銀一百一十

兩係是該納稅課之數却被吳寬等不將猪羊  
實數赴司開報投稅盡將銀兩隱瞞侵欺入已  
據此情犯自有正律可坐今擬前罪事屬未當  
况查先該刑部四川等清吏司節次問得犯人  
魏喜等招稱將客人張鑑等販到猪隻投稅銀  
兩剋落入已俱擬監守自盜論斬罪已經審允  
發落去訖今吳喜所犯正与魏喜事情相同擬  
罪不一緣係節該奉

欽依好生打著問人犯事慮未明難以類奏

私債

大理寺為勢要強占妻女謀陷資本等事江西  
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六名高俊張鳳若告薛  
橈將伊鎖打勒要周氏准與為妻姦占得實本  
人合坐以姦強之人以私債准折人妻目而姦  
占者律絞今虛俱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  
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薛橈合比依豪強之人以  
私債強奪人產業估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  
坐贓論五百貫之上罪以律減等杖九十徒二  
年半周氏薛福壽薛寧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三除審錄外恭看

得高俊明招薛禮喝令家人薛福壽等將俊手  
張鳳鎖住亂打俊等就將銀二十六兩交與收  
訖有薛禮進入房內將箱籠打開奪去銀一十  
小鈔重五十二兩方將俊等踈放等情切詳高  
俊等揭借薛禮麪二千塊已還本利銀二十六  
兩別無短少私債今薛禮又將各人打罵因而  
奪去銀五十二兩前項銀兩既不係高俊等產  
業又不係私債多餘之物却乃比附前律事屬  
未當况薛福壽雖係薛禮義男緣本犯招將高  
俊等鎖打係是侵損于人亦難免科通碍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按呈該刑部江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劉全所犯合依私家拷  
打者律減等杖七十張政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者律減等笞三十白成供明除審錄外參看  
得到全明招私放錢債每月取利不過三分今  
馮賒等於天順五年八月內借到劉全銀一百  
四十五兩至次年四月內已還過銀二百二十  
兩在錢以三分計之本利之外未審有無多取  
之數以後劉全又節次動取馮賒等馬匹等物  
亦未審是否多餘之利今不追究明白原情定

罪却乃信憑到金身經今四年之上應該一本一利又欲馮勝等身出銀兩瓜還似此問斷不惟出脫重罪又且故縱貪心事屬不明難以平允

### 盜供佛寶物

大理寺為偷盜金銀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十九名姜海所犯合比依盜

大祀饗薦玉帛牲牢饌具之屬者律斬決不待時徐宗正依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

自號端公翦惑人民為首者律絞秋後處決徐震為從減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招年十五以下依律收贖阮慈等四十四名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犯在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赦宥以前免科各還職役隨位查得先該錦衣衛鎮撫司將問得姜海等招罪緣由具題成化二年二月初七日奉

欽依是擬了罪來說欽此今擬各犯前罪緣姜海等三十三名係內宮內使姜海係比附律條徐

宗正係軍職論功之議及于姜海俱重刑并節  
該奉

欽依擬了罪來說事理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各看詳姜海明招不今在於

大善殿偷盜佛前供養金銀圓寶恐有三律可坐  
今却比依盜

大祀饗薦之物坐擬前罪切詳

祖宗制律之意盖以大祀

天地不可不謹其玉帛之類臨祭被人偷盜故處  
以斬今姜海偷盜佛前供養金銀圓寶却比前

律不惟與律相背抑恐用法不當以致姜海稱

冤不肯服辨况阮慈等四十四名雖擬杖罪議

擬下不見減等三屬職職俱礙類奏合通駁回

再問停當送審

失誤軍機

二駁

大理寺為懷奸畏縮貪暴不忠等事據在寺案

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五名李泉所

犯合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回

而失誤軍機者律斬秋後處決盜與李瑞俱依

監臨官挾勢借貸所部內財物者計贖准不枉

法論有祿人俱一百二十貫罪五律內李瑀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得減罪二等律孟瑀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李瑀減等杖八十徒二年蕭潔王清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緣李瑀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問擬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納單已完今又問前罪依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勿論孟瑀蕭潔王清俱審有力各照例運炭完日各還職查得先該刑部擬奏要將李杲等一千人犯提解赴京會同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會

### 問明白奏

請發落節該奉

欽依李杲失機貪暴情重并李瑀等五名著都察院出批錦衣衛差官拏將來欽此續該錦衣衛千戶任瑄將李杲等拏解前來該禮科官引奏奉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今問前罪緣李杲係應議官員及重刑李瑀係方面與蕭潔三清孟瑀俱軍職論功定議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叅看得李杲招稱成化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有達賊三萬從定邊營入境是景差都  
指揮劉英同李福等官軍一千五百名同去殺  
賊陳价張崇目賊勢重再三議阻景不合不從  
再調參將王安朱崇俱到興武營策應本月二  
十二日有彰武伯楊信咨稱奉

勅動調寧下官軍赴延綏殺賊景意要自專不肯  
與楊信會合說稱我做了總兵官又受別人節  
制不合推稱眼病延緩不去至二十八日纔到  
興武營以致失誤軍機被賊在彼邀趕人口頭  
畜出境等情切詳李景先回達賊入境既已不

聽陳价等議阻調撥官軍前去興武營策應延  
何又稱推說眼疾延緩不去至廿八日纔到興  
武營以致失誤軍機未審興武營長官是否所  
轄地方應各李景親去策應惟復止該調撥官  
軍前去是李景雖稱已承楊信調遣未審延綏楊  
信咨文有無進兵之期及李景到彼之時曾無  
過違期限况其失機又未審果因李景違期不  
進以致失誤軍機惟復未審官軍自行違遲以  
致被賊搶掠蓋擬本犯失誤軍機又不明開是  
可月日在何地方與賊交鋒李景不來策應被

賊殺死官軍若干擄掠人口若干擄去頭畜若干今却止結失誤軍機被賊邊趕入口頭畜出境別無失機顯逆又無邊趕人口頭畜數目坐候本犯前罪事屬未明又况本犯臨得前罪其被處該管并該管地方叅將等官未審作何處置亦不是照出另行又招二十六日左叅將韓斌差人聽見黃羊嶺連賊數少徑去追趕行至乾溝見被賊殺死都指揮劉英等官軍二百三十二員名擄去馬八百八十一疋錄劉英等係李杲亦承楊信調遣之身已差前去策應以後

韓斌失機李杲不曾在彼親督進兵其與前項罪名似不相類又招夜不收任四四報說連賊將夜不收常帖木射死杲差夜不收余三合兒等前去哨探被賊將數內高文兒殺死擄去馬疋緣夜不收報有聲息杲差人哨探被賊殺死今作失機與律不合以致李杲連日執稱冤枉不肯服辯通譯類系合駁再問明白送審大理寺為懷奸賣國不忠等事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王名李杲所犯仍依原擬頭等已奉調遣不依期進兵策

應因而六誤一誤者律斬秋後處決孟璵李璠  
俱依監臨官以勢僥借所部內財物者計贓准  
不枉法論有祿人俱一百二十貫罪止以內李  
璠知人欲告而蔽財主者首還河減罪二等律  
孟璠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李璠減等杖八十徒  
二年蕭烈三清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減等各杖七十目前云除審錄外案照先該  
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啟再問  
云後今又送審叅者得李杲招稱成化元年十  
一月十七日有達賊三萬從定邊營叅將韓斌

所官地方入境是杲先差土官指揮李福官軍  
五百員名前去策應後杲同都御史陳价等到  
靈州是杲畏縮不去又差劉英等同李福官軍  
一千五百員名同去策應陳价等議阻杲又不  
從節次又調右叅將王安及西路叅將朱榮馬  
隊官軍俱到興武營策應比及朱榮未到二十  
六日韓斌差人瞭見黃羊嶺達賊數少同王安  
李福劉英前去追趕行至地名乾溝見有賊對  
敵不期賊人數多將李福射傷劉英等官軍二  
百三十員名殺死馬八百八十一疋捨去依此

招詞其李杲止是畏縮不去及不聽議阻與今  
所擬罪名全不相合又招本月二十二日有彰  
武伯楊信咨稱奉

勅動調宣夏官軍赴延綏殺賊是杲推稱眼疾延  
緩不去至二十八日纔到興武營駐劄以致失  
誤軍機被賊在彼往來邀趕人口馬畜出境杲  
被王清等奏發差官體勘之時不曾開數在官  
杲亦失記的數無從招出等情切詳李杲既充  
總兵官未審總兵官是否領兵聽調人數楊信  
咨稱赴延綏殺賊未審與武營是否延綏地方

失機况調軍終賊必有定期失誤軍機豈無顯  
迹今李杲止稱楊信動調宣夏官軍赴延綏殺  
賊不見開有進兵的確期限何以謂之不依期  
進兵策應李杲止招被賊在彼往來邀趕人口  
頭畜出境不曾開有多寡數目何以謂之回而  
失誤軍機且失機必有地方今稱被賊在彼往  
來未審是何言處重刑要問真情今稱杲亦失  
記的數未審何以照人自來法可問因務遵

祖宗法律今李杲所招情詞全與律條不合却乃  
移情就獄恣意誣合氣視死刑有如兒戲以致

本犯仍前執叫完在不肯服罪係千重刑有碍  
類奏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盜賣買補官馬

大理寺為盜賣官馬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湖  
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常課兒王慶所犯合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律常課兒事理重者減等  
杖七十王慶減等答三十俱操軍各的決著後  
除審錄外叅看得定邊衛先據管隊百戶度彪  
三稱軍人常課兒供稱心生奸計將騎操紅沙  
馬一疋串同軍人王慶賣與民人張傑得銀八

已等情送來該司究問本司二次行據該衛經  
歷司回稱常課兒將原買補紅沙馬一疋赴該  
營把總指揮張鐸處看中收支草料未曾印烙  
騎操下場私自盜賣並不係退下不堪馬疋緣  
看驗官員并造冊收支草料等項俱係在京伍  
軍楊威營把總官處執筆並不經由本衛無憑  
查報等因該司又不行移該營查勘是否看中  
馬匹有無閱支草料却將常課兒押去該衛認  
拏結勘之人以致本衛不得已又將常課兒乘  
供捏作退下馬匹不曾閱支草料就行朦朧問

結出脫各犯重罪切詳常課見先在百戶度處  
處自行供稱盜賣官馬以此送來究問今在該  
衛却又自行供係退下馬疋不曾閱支草料前  
後供結只憑本犯一面之詞以為出入其該衛  
回報之言全不憑信此等問囚是何道理且看  
驗馬匹必有把總官員放支草料必有印信文  
冊皆可查勘今却展轉支離含糊發落設若果  
是退下馬疋不曾閱支草料其原呈原勘結官  
吏人等俱合有罪今亦不行追究應否叅提問  
理俱屬未當難以平允合通駁回查究明白具

附送審

馬船 附妄加叅語

大理寺為陳情乞

恩重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十三名田聚  
馬廷瑞所犯俱合依詐傳

詔旨著律田聚為首者斬秋後處決馬廷瑞為從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阮剛于深張山胡海俱  
依詐稱官司差遣而捕人若得財者計贓准竊  
盜從重論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一百二十貫  
罪止為田聚從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

半謝欽依詐為其餘衙門文書套蓋押字者為  
田聚從減一等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譚福住  
章瑄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  
各杖七十三緣田聚及與馬廷瑞阮副于深張  
山胡海俱係詐稱錦衣衛官校在外體察事務  
欺誑官府謝欽係詐為內使批文情重人犯俱  
難照常例發落除審錄外叅看得田聚明招假  
寫田太監揭帖賫赴兵部車駕司與郎中章瑄  
詐說尚膳監田太監使我來上付大人有快船  
討一隻交前去河間府踏勘田土章瑄不合聽從  
擅將快船一隻撥與等情依此招詞章瑄顯有  
聽從囑託情由況查天順八年正月十二日節  
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南京馬快船隻赴京公幹除例該聽  
候半年外其餘有裝運物料前來到京者許令  
總小甲將原領勘合赴部接收伺有內外差使  
官員奏聞合用船隻數目該部方許依數差撥  
以遵舊制欽此今章瑄不曾奉有奏

唯事理擅自發與田聚快船未審有無違例情由  
今擬前罪事屬未嘗且田聚又招令馬廷瑞捏

寫錦衣衛假批二紙緣係詐為各衛指揮使司  
文書恐有刑律可坐今擬前罪尤慮未明兼又  
法司問囚不詳深文妄引參語未有  
詔書事理禁約今田襲等雖係情重人犯却參難  
照常例發落字樣未審於例有無違礙俱欠停  
當難以類奏

偷盜官木

大理寺為奸貪違法挾讎陷害等事刑部四川清  
吏司發審犯人十名蔣琮所犯若告孫佐盜去  
官絹二十疋直鈔一千貫得實孫佐合坐以監

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四十貫律斬今  
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  
係匠人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拘役滿日  
去作頭當匠孫佐石監孫道錫許成王神保藍  
驢狗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答三  
十二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孫佐呈訴作頭蔣琮  
在廠巡風將杉木板一塊假批琮羞署料四字  
著令班匠王神保藍等約及不知名男子二人  
扛檣出廠本職查是不知名男子二人走縣止  
挈王神保等供稱是蔣把總說夜乘巡風這早



晚大人還未來你西首將板枋送在我家若有  
人問只說送光祿寺用等情今蔣琮却招厨役  
孫道錫等到廠稟說高膳監廠內官著來討枋  
木枋做祭卓要立崇孫佐准信嘗喚琮眼同遞  
錫揀選木枋一塊批號琮羞署料四字在上又  
對孫佐稟說明日著人撞來次日孫道錫到廠  
是琮不合自行主張喚王神保等撞木出門間  
孫佐撞見將王神保等捉獲打問來歷是琮向  
前分說有孫佐恠琮擅自發木將琮責打孫佐  
又隱下孫道錫討木實情將琮誣捏偷盜木枋

逼令王神保等供等詞切詳孫道錫既曾到廠  
討要木枋孫佐又自親許明日著人撞送次日  
王神保等撞出前木孫佐撞見有何驚異却將  
王神保捉拿打問來歷偷盜木枋及又呈訴蔣  
琮王神保等既知撞去光祿寺官木因何恁空  
供出蔣琮偷木情由其不知名男子二人既是  
雇伊撞送官木緣何丟棄奔走中間情詞不無  
可疑顯是蔣琮偷出前木無由解釋却將廠內  
官取討公用之木妄指遮掩事屬未明且木枋  
一塊止計價銀一十四貫尤恐太賤俱難平允

強盜

大理寺為分理等事據三司具詳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八名蔣能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謝健等七名俱供明除審錄外參看得蔣能明招謝健等將帶債物前來能家前房投宿當夜三更時分有弟蔣弘等點燈量豆忽有強盜打開前門板搭進以將謝健等亂打劫去銀貨文引等物從後牆出去謝健等突說劫去文引怎麼得了是能回說文引賊人不要好身丟下次日尋至後

院果見文引在彼切詳強盜打劫必乘人之不備令蔣弘等既起點燈量豆各賊豈敢輒入打却恐是蔣能等以點燈為號串同各賊入房却乃故意藏躲且謝健等在于前房宿歇各賊打開前門入房劫得財物就從前門出去至為順便緣何便知熟路又從後房越過院牆走出從後越牆之時未離盜所心甚荒張何暇點檢所劫物件却將文引丟在院內况各賊丟下文引在院蔣能如何預先得知就與謝健說稱文引賊人不要好身丟下文引既在其家院內蔣能

等又不叫喊擊賊事誠可疑兼查卷內火甲人等供稱本夜各家並無犬吠人鬧不知強劫情由中間情節尤可推詳矧招內並無范氏姓名今小招却開本婦貫址擬作供明發落又不知范氏係是何等之人犯俱屬未明難以平允

一因強盜強奸

大理寺為印信事據右寺崇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十一名玄冕龐玉所犯俱合依同盜而奸者罪六如竊盜臨時有拒捕者律皆斬俱秋後處決劉政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

杖八十胡恭魏敏王忠張旺王甫通尹廣李興趙迪徐去善田廣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劉政等八名俱斗級田廣係門子各的決趙迪係職官審有力照例運水和炭完日徐來善徐徐與寧男依家人共犯免科李賢李旺寇端孔敏張琦林氏舒氏俱供明各還職肄業著役寧家隨住內玄冕龐三俱重刑請

旨除審錄外咨看得玄冕招稱教諭徐與寧計令斗級胡恭等前去種田打柴等項節次潛開官

倉盜去米麥二百餘石却捏新任訓導趙迪與倉隔壁署印半月始稱錢糧短少合學生員每名散曆一本索銀一錢又令冕同龐玉說與衆生員都供趙訓導索要銀子冕同龐玉與人揚說徐先生有兩箇好女兒若招我每做女婿與他証佐趙先生散曆日至成化元年六月初六日冕同龐玉與徐與寧妻林氏索要酒吃無有毀罵被林氏告縣捉打發落本月二十六日冕與龐玉議說我每被徐銑累無有盤纏今夜去他家劫些財物本日申時分冕與隣人孔敏等

在本家門首乘涼黃昏時分冕入城與龐玉相約至三更時分各擎磚石木棍同到徐與寧門首拔下頭帶鉄簪將伊前門栓撥開進至二門內又用石塊打開進入西間將伊女徐二姐採住說稱我門是強盜有銀子與我曰伊喊叫拖下地下要行強奸徐二姐曰穿小衣扯住衣帶不曾成奸當有林氏聞知窺內窺闔忽有電光照見冕與龐玉面貌冕等又到東廂房內有徐來善妻舒氏在坑赤身蓋被宿歇冕與龐玉各行強奸一度等情切詳徐與寧既是偷盜倉糧

二百餘石竊開官倉固非一次搬取米麥亦非一人今却止招計令胡恭等出外種田打柴俱不知情不見招出盜糧之時果是偷開倉門惟復剗牆進入若是偷開倉門本縣經收錢糧官吏未審有無印信封號開倉鎖鑰未審原係何人收掌若是剗牆進入未審止是徐與寧一人為盜惟復產債何人挑擔出倉且偷盜前項米麥數多徐與寧私家食用不盡未審藏在何處惟復賣與何人事屬朦朧玄冕龐玉既為強盜必是糾合人衆統斂打劫今止二人又且平日

熟識緣何就敢打劫徐與寧家財物玄冕既要商議打劫緣何申時分尚與隣人孔敏等在家乘涼今稱黃昏入城到於龐玉家飲酒了畢同到本學東齋號房宿歇此時夜深學門必然關閉豈得進入號房必有人歇豈無知證况進前門之時雖稱姪銜銜撥開門拴進入緣三更昏夜時候未審曾有何人在傍知見門拴亦非銜銜所能撥開及至二門又用磚石打開豈無左右隣人知覺各犯既是同謀要劫財物去路上做盤纏今於上盜之時緣何不劫一物止將婦

女強姦且玄冕等先進入西間內將徐二姐揀  
打叫喊要姦目穿小衣扯住衣帶不曾成姦其  
舒氏在於東廂房內聞知強盜打劫必然起身  
穿衣藏躲緣何公然在抗赤身蓋被宿歇以待  
玄冕等輪流強姦兼且徐二姐年幼軟弱其玄  
冕等既為強盜若要強姦扯去小衣何難之有  
今以幼女能拒強盜其舒氏係是年老婦女却  
被各犯輪流姦宿此理全說不通上盜之時玄  
冕既將徐二姐揀住口稱我是強盜等語各犯  
平昔在伊家往來熟識伊母同在一家睡卧必  
然識其声音豈有直至電光照見終方識認况  
電光閃爍恍惚難明林氏豈能便見玄冕等面  
貌其龐玉等告稱林氏恨伊不與誣證趙迪挾  
讐告害中間情恐真實又查趙迪先於五月二  
十八日呈稱徐與寧將女徐二姐徐三姐許招  
無籍生員玄冕龐玉在家曉夕通往與伊男徐  
來善等演習拳棒各犯亦招徐與寧見冕與龐  
玉車覺時常喚冕等在家往來又令下鄉撒放  
黍穀等因今於六月二十六日夜却稱玄冕等  
打劫強姦舒氏中間豈無別情林氏等又招在

房聽知舒氏喊有強盜打劫比時地方火甲人等來拏必是人衆玄冕龐公不過二人又無器械可以當時拏獲緣何被伊既走直至林氏告發終拿龐公一人到官事尤可疑今坐玄冕龐公玉前罪以致各犯執稱寬枉連日有詞不肯服辯係干重刑難以平允

強盜傷人自首

大理寺為強劫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高朗孫四房七兒劉福所犯俱合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

旨斬決不待時內劉福係自首強盜依律免罪還職及與高朗等三名俱重刑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叅看得高朗明招糾同付寬等打劫軍人華榮家朗同劉福明火持仗進入房內等出華榮打倒在地後又同劫富戶周瓚家朗等將伊妻李氏打倒戳傷右手被劉福首發切詳劉福強劫罪名雖准首免其打傷失主係是侵損于人未審應否准其自首今擬免科事屬未當况本犯節次打劫雖係自首緣身為強盜事干行止又未審應否仍令冠帶今擬還職充屬

未明難以平允高朗等事有二對合通駁回再  
問停當送審

強盜辯明

大理寺為屢決重囚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人四名張俊所犯合依原擬強盜已行而但  
得財者不分首從律斬決不待時楊玉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審無力的決  
張能張宣供明各著役隨住查得楊玉張能張  
宣先問強盜得財斬罪該都察院等覆奏屢決  
人數今辯楊玉杖罪張能張宣供明緣張俊係

重刑及節該奉

欽依都取回來法司與他辯了屢置事理請

旨除審錄外案查先該浙江道問擬張俊俱犯該  
強盜得財斬罪已經通類奏

請回報去後人又送審查得卷內先該都察院會  
同多官審得張俊等無詞服罪又該刑科官三  
覆奏犯死而曾屢決問數內楊玉令元揚春抱  
訴冤枉

欽蒙取回三問切詳楊玉訴等張俊有讐被其誣  
陷事向未委處的其張能張宣節次問審俱已



輸情服罪列無冤枉情詞未審憑何止憑各犯  
一面供詞豈異原招輒准行勘况張俊雖招不  
還楊三猪隻米麥等物張能雖供孫廣欠伊銀  
兩俱各爭行有讐張宣雖供寸張俊開親被孫  
廣妄指同盜各犯既有前項情節比先對問之  
時因何不露一詞直至押赴市曹處決纔方供  
訴前情且比時孫廣已死未審憑何對證俱作  
孫廣妄攀兼又同謀打劫未必止是孫廣等三  
四人而已今乃不行從實追究的確緣由輒憑備  
兩官吏勘合情詞辯擬各犯放罪供明以致張  
俊乘機亦要脫免執稱冤枉速日不肯服辯事  
誠欠當再照楊玉招係指揮家人一犯該前罪例  
合做工今擬的決尤屬未明合三迴駁回另行追  
究勘提對問明白送審

竊盜拒捕

大理寺為強劫事廣東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二十六名張聰所犯合依竊盜臨時拒捕傷人  
者律斬秋後處決翁政依証告人死罪未決者  
律沈忠等五名俱依豪強之人求索所部內財  
物者准在法論俱無祿人減等律唐斌周妙真

俱依和奸有夫苑貴李瑾張沿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王貴依弓兵剋留贓物罪  
止律俱減等三陰審錄外叅看得張聰明招手  
拏木棍一條潛到張沿鋪內用棍挑門進入偷  
出皮底不期張頂兒驚醒声叫拏賊聰又用棍  
將張頂兒肩上戳傷一處依此招詞其張聰上  
盜傷人自有木棍今張沿既將張聰捉獲送官  
緣何又將在鋪折棍一根妄作遺下覓器未審  
張聰原執木棍作何發落前後情節自相矛盾  
况張聰既招翁政唐斌不曾與伊同行上盜自  
何又將翁政唐斌擬作張聰同起人數六次停  
當且唐斌雖稱與周妙真節次奸宿緣非奸所  
捕獲律有明條今擬前罪尤欠明白係于重刑  
有碍類奏

竊盜臨時傷人共盜不曾助力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  
吏司發審犯人二名李旺所犯合依共謀為竊  
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強盜但得財者不分首  
從律斬決不待時韓通依盜馬騾者計贓以竊  
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為從減一等律減等杖

九十徒二年半係民人初犯於右小臂上刺竊盜二字遍回原籍官司收撥衙要驛遍照徒年限擺站滿日充警內李旺係重刑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李旺雖招上盜之時韓通在外把風不見招出各賊用磚瓦亂打之時韓通在外有無得知強劫情由今擬前罪事慮未明况擬李旺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強盜緣李旺等既已同行為盜未審另有誰是不行之人妄引前律尤屬未當亟審李旺執稱冤枉不肯服辯俱碍類奏

劫囚

天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奏呈該刑部河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劉真所犯合依恐嚇取入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六十貫加一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除審錄外參看得劉真明苦有男子領一婦女在張通家奸宿中聞真係近隣將男婦捉到兵馬司夜晚不收將領男兵呼喚總甲戴玉等收鎖鋪內問係奸婦孫氏奸夫劉浩籍三五更時分被高林等帶領七八人將大夫任文打倒劫奪去訖切詳劉浩孫氏

若果遇奸劉真抵到兵馬司日夜不收子兵叫  
同總甲鎖在鎖內即係在官有罪囚犯却被高  
林等八人將丈夫打倒勿奪去訖設若所告是  
實高林等當坐以劫囚之律今既涉產則劉真  
明有誣告人死罪未決之罪今該司却乃文辭  
其說妄稱劉真非官司差遣應該勾攝孫氏等  
罪人孫氏非有罪囚犯不應高林等打奪捕獲  
言詞外謬道理乖違顯是私問官吏不諳刑名  
因知律意要得出脫重罪却乃飾詞回護中間  
恐有別情且劉真既招平肯飲酒撒撥欺打平

人固好得說不從故拿平人送問所請劉德  
物又捏造說其告罪惡昭著情狀深重若不從  
重科斷何以懲戒免致弄弄司回何長奸縱  
惡舍重就輕以致刑罰不中其情大官宜議平  
允

### 論學

大理寺為不應寺重擬在寺擬呈該刑部江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韓禮等二名韓禮所犯仍依  
原擬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故七  
下李廣若告違禮王忠捨奪伊監得實王忠合

坐以白晝搶奪人財物者計贓重者加竊盜罪  
二等一百二十貫為韓禮從減一等律杖一百  
徒三年折杖二百今止去三惠管二十是實依  
誣整為重反坐所罰杖一百八十杖一百餘  
罪收贖三除後審外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  
為因招罪未嘗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  
卷內李廣明告楚鹽監鹽行至地名石門閣遇  
見韓禮等詐買楚鹽官軍今餘將廣引鹽奪去  
六韓禮又明供看見伊楚鹽經過兩種麥地將  
前被食禮向前毀罵毆打因而奪下引鹽

家等情參照韓禮目見李廣馱鹽經過麥苗地  
內却乃心生奸計稱食踐麥苗奪去引鹽入  
已其兇強之情不問可知且馱鹽馱子順過路  
傍所損麥苗能有幾何韓禮却將李廣引鹽一  
百五十斤盡行奪回食用其情其理惡莫甚焉  
今該司不知有何緣故顛倒是非妄稱韓禮先  
將伊鹽奪回陪償前麥後去本衙門首要告方  
終互相毆打顯是要得出脫重罪故意飾詞遮  
護中間恐有徇私偏向情由况韓禮係指揮韓  
祐之兄其平日倚恃官豪勢要詐冒巡鹽官舍

理或有之李廣所告前情恐亦不虛今問前罪  
事誠不當難以平允

### 搶奪調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河南  
滑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張全若告秦子賢將葱  
偷出二十餘綑直鈔五十貫馱走是實秦子賢  
合坐以盜田野菜者計贓准竊盜論五十貫律  
杖六十徒一年今虛依加誣三等律蔣能依斃  
髮者律俱減等張全杖八十徒二年係軍人蔣  
能杖一百係餘丁照例做工湍日蔣能擊去小

甲秦子賢供明各著後隨往除復審外案照先  
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因招罪未當已駁再  
問去後今又送審叅看得秦子賢將自己葱把  
銅錢馱載來城貨賣緣與張全無相干涉今張  
全用強將秦子賢打昏連銅錢馱馱空奪回  
隨又糾同蔣能用流星槌將秦子賢遍身打傷  
又將伊妻宗氏女秦玉荆兒左肋脅前等處打  
腫其秦玉荆兒係是室女却乃按住將伊兩乳  
揉扯各穴破一處似此克惡其白晝搶奪之情  
昭然難掩今該司未審有何緣故不行究問却

與曲詞遮飾添招秦子賢是全隣佑熟人止是  
疑伊偷葱將銅錢取下並無搶奪情由且葱是  
疑伊偷盜其銅錢馱匹不係張全家失去之物  
憑何搶奪回家今仍擬張全前罪中間顯有縱  
惡長奸出脫重罪情弊實難平允合通駁回調  
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  
清吏司發審犯人張全等四名查得先該本部  
河南清吏司問擬各犯送審為回招擬不明已  
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問張全所犯仍係原擬若

告秦子賢將葱偷出二十餘兩直鈔五十貫馱

走是實秦子賢合坐以盜田野菜者計贓准竊

盜論五十貫律杖六十徒一年今虛加誣三等

律減等杖八十徒二五蔣能仍依原擬髡髮者

律減等杖一百俱照例做工滿日蔣能革去小

甲秦子賢子貴俱供明各著役隨住送來審錄

復審得秦子賢供稱比時委被張全無故在路

強將子賢馱匹銅錢葱把搶奪回家又糾同蔣

能前來將子賢遍身打傷為目該司不行從公

問理已蒙二次駁回原問官吏不知有何緣故

却替張全曲說不知銅錢在口袋內及將馱疋  
牽回收放虛詞遮掩仍問張全前罪情實不甘  
番異原招并蔣能等三名俱有干問除取秦子  
賢等供詞在官外理合案呈施行案呈到寺圓  
審相同合仰左寺抄案即將各犯供詞抄粘照  
例行移都察院調問明白議擬回報果碍原問  
官吏徑自叅寔施行

### 闖殿搶奪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清  
吏司發審犯人七名左寧李傑于信林五所犯

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林五減  
等杖七十左寧李傑于信通減二等各杖六十  
左寧係軍匠的決李傑于信林五俱餘丁各照  
例做工滿日毛貴鄒能賈氏俱供明各著役隨  
住除審錄外叅看得左寧要取賈氏為妾不從  
糾合于信李傑將賈氏毛貴無故打傷其鄒能  
林五却將各人頭面衣服等物奪回伊家藏放  
顯有搶奪竊取情由設若鄒能等不曾竊取入  
已緣何彼時不即送還直待錦衣衛追給鄒能  
纔將毛貴衣服取出林五又行脫逃直至兵馬



司挨拿前來方纔招出賈氏頭面不曾送與情  
弊昭然今擬各犯前罪事屬不當且錦衣衛來  
文明開林五恨罪逃縣不知去向後將乞貴等  
送發保辜限滿終方認拏前來今却曲為掩飾  
妄稱林五買賣不在出脫本犯逃走之罪尤屬  
未明通難干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強奪驛疋事據左寺案呈該湖廣道  
監察御史發審犯人一名魏信所犯合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笞杖七十審有力  
照例運水和炭完日還職除審錄外查得卷內

先該巡按監察御史白行中叅奏魏信不合喝  
令軍人強奪驛疋知人欲告方令具首却乃隱  
下喝令強奪實情主使妄奏秦諒壓壞軍器等  
情今魏信却招秦諒使車過橋車翻將信機帽  
壓歪有軍人戴甫貴將秦諒拖捨就將伊驛頭  
騎來信處稟說將秦諒打訖五掌今伊將驛執  
留切詳秦諒因車過橋翻倒壓歪魏信棕帽別  
無故意打破及偷盜情由却被戴甫貴拖捨稟  
說秦諒情知無故不伏爭鬧其魏信却乃倚恃  
官威將伊毆打因而奪去驛疋知人欲告方纔

具首前項情犯明有正律今問魏信前罪事屬不當難以平允

恐嚇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按呈該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趙旺所犯合仍依原擬若告毆廣父子三人發惡將伊揀打鎖項在家拷逼一夜得實毆廣合坐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考打者杖八十今虛加誣三等律減等杖一百係餘丁照例做工滿日毆廣供明各隨住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為目招情未明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案看得趙旺招稱妻兄李信原任指揮同知病故伊男李雄年方五歲伊妻沈氏患病不痊恐伊男李雄失所憑鄧氏等為媒令母趙氏寫立婚單情愿將李雄贅與毆廣為童養婿沈氏病故趙氏將李雄送去毆廣家撫養毆廣偕酒會親是旺要得索伊財物不合要將李雄領回趙氏阻勸旺又不合將席卓推倒及要將幼男榨死畝賴毆廣無奈只得將銀一兩銅錢二百七十文付旺收接人已切詳沈氏存日已將伊男李雄贅與毆廣為婿沈氏

病故趙氏自將李雄送與段廣家撫養真與趙  
旺並無相干且李雄止是趙旺妻兄之子趙旺  
不係李雄家長又無服制今却要得嚇取段廣  
財物就在伊家要將李雄領回反至趙氏阻勸  
又要將男摔死畝賴以致段廣無奈只得將銀  
錢送與收接似此欺詐其恐嚇取財之情昭然  
難掩今不依法究問却稱趙旺止是要將李雄  
領回以畝俸銀閑用段廣不肯以此趙旺氣忿  
要將幼男摔死段廣恐事不成將銀錢送與接  
受切緣李雄生長既非趙旺夫婦養大及至入

養又非趙旺主婚不知趙旺憑何要將李雄領  
回以畝俸銀閑用兼又段廣聘贅李雄寫立婚  
單已久不知因何恐事不成又將銀錢送與趙  
旺收接况期親以下自相恐嚇及親屬相盜亦  
有正律科斷今趙旺明招要將幼男摔死畝賴  
嚇詐段廣銀錢入已却稱並無恐嚇情由又不  
知趙旺果因何事受要前項財物顯是該司要  
得出脫本犯重罪故為遮飾之詞事屬不當仍  
難平允

拐帶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劉鑑若告陸正李浩各執尖刀乘家行兇將板門打破掣去青白布衫各一件直鈔三十四貫得實陸正等合坐以本與人鬪毆目而奪去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三十貫加二等律杖六十徒一年今虛加所誣罪三等律減等杖八十徒二年李氏依奸律減等杖九十劉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陸正明告差使回家不克妻李氏隨入房內檢看不見綠紵絲裙一條

藍紵絲襖一件青紗衫一件青絹裙一條銀耳環一雙盡被劉鑑拐去今劉鑑却招李氏先日艱難將綠紵絲裙青紗裙青絹裙各一腰藍紵絲襖一件貨賣糶米費用陸正回還連李氏搬往妻弟李浩家寄住鑑去占李氏奸宿被李浩遇見採打脫走鑑又與李氏乃說你不若拿些東西隨我去罷李氏將銀耳環一雙重六錢占鑑拐收刁引到姨母張氏家奸宿陸正尋妻不見將箱內檢看不見前項衣服不知李氏先前費用疑是被鑑拐去切詳前項衣服係李氏日逐

穿用之物若是在先貨賣費用陸正回還之時  
李氏豈不與伊說知陸正不見伊妻穿著豈不  
詢問下落緣何直至李氏走出之後方纔檢看  
却疑劉鑑拐去顯是劉鑑畏避拐帶重罪妄招  
前情況審李氏執稱前項衣服委被劉鑑拐出  
見在伊母姨張氏家寄放又顯出劉鑑妄招情  
由今不寃問明白輒將劉鑑止擬前罪事屬不  
當難以平允合將劉鑑李氏陸正再問明白送  
審

畧誘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名送實所犯若告伊過房  
義女海棠被高潔拖祖回家考打冒認冬兒收  
留使喚得實高潔合坐嚴買認良人為子孫者  
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折杖一百八十今止告高  
潔罵人笞一十是實依擬輕為重以坐無刑杖  
一百七十減等止杖九十餘罪故贈楊全周幹  
郭俊王氏冬兒李氏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事理重者律楊全係犯罪逃之者於本罪上加  
二等減等杖九十周幹等係供減等杖七

十三除審錄外參看得趙實賈告光憑楊二官  
人即楊全說合用財禮過房到氏家歸賈并伊  
妻父郭俊名下義女海棠陪嫁并婿周幹為使  
女被高潔冒認等情今却招稱楊全誘引高潔  
使女冬兒賣與趙實陪嫁伊女趙氏等詞緣楊  
全係是緊閉人犯查無見在審據伊妻李氏執  
稱楊全召保在外病故將及一月及審趙實女  
稱楊全病故數日今作見在囚犯送審中間事  
有可疑况冬兒若果是楊全誘賣其趙實必然  
訴出前情取回原買銀兩緣何又將楊全訴作

媒證之人且冬兒逃出三年一旦高潔在衙緣  
何就能識其面目拖搶回家設若果是高潔使  
女被人略取誘賣緣何本女既回高潔家住歇十  
箇餘月又行逃去趙實家出名告狀中間情節  
上恐未的合通駁回呈堂調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巡捕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  
四名張義陸成兩犯俱合依誘方略誘取良人  
者律張義為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陸成為從  
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減通依元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之者律減等杖九十晏氏依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  
除審錄外參者得張義雖招略誘晏氏要賣不  
見招出要將本婦賣為奴婢惟復賣為子孫妻  
妾却乃摘引略誘良人律文科坐前罪事屬不  
當况張義止招与陸成向前問知晏氏被夫打  
罵又不見招出以後有無与陸成一同略誘本  
婦要賣情節今擬陸成前律充屬未明且陸成  
既是一同略誘未審應否分為首從晏氏既是  
不曾出賣未審應否坐擬已賣之罪極情議擬  
俱不合律難以平允

### 夜無故入人家

大理寺為擅自打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  
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王能所犯合依  
夜無故入人家內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  
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係軍人照例做工滿日  
著役除審錄外參者得王能招稱焉真不知有  
何緣故前來能家叫門是能見得夜深恐是賊  
盜起身畏防探聽止是一人就行開門將伊採  
入房內用棒槌打傷身死是能懼怕將焉真身  
屍背去地名皮村丟下次日早地方認甲前來

問說你昨夜打的是何人能就隱下打死情由  
与伊回說我賊人我拿住打了一頓放了寺語  
切詳焉直隻身前來王能家叫門必有緣故三  
能起身探聽既知止是一人又無行兇器械緣  
何就便採入家內登時打死中間顯有別項圖  
謀情由設若焉真果因奸盜而來必是潛踪隱  
跡進入王能家內今既公然叫門即非無故况  
此時焉真止在門外就被王能採入家內打死  
亦無擅入人家情由今擬前罪全不合律且王  
能既是打死賊人緣何不行叫鄰里知會却  
乃潛將身屍背出去棄及至次日總甲來問緣  
何又行隱下實情詐說打了一頓放了此等情  
節尤屬支離係干人命重情難便平允

竊盜臨時為強盜

大理寺為分理等事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  
人十七名趙勝李鑑所犯合後共謀為竊盜臨  
時為強盜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待  
時李剛合依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論不  
分首從八十貫絞業楚依竊盜已行而但得  
財者以一三為重併莊論罪一百二十貫為題



勝從減等律減杖九十徒二年半三智若告  
張真魏紀換警指參為盜犯持通減官府張愷  
若告清海賸龐將等案証其告為賊捏認分米  
三斗等情各得實據真魏紀清海俱合坐以不  
應事重律各杖八十今在候依各加所証罪三  
等律減等各杖一百張英後受財故縱等因鑑  
僧犯奸加凡刀奸二等同罪律減等杖六十徒  
一年郭琪郭林楊信李童俱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除審錄外參  
看得趙勝明招緣同葉整李原李鑑將清海房

門鎖鑰扭開進入房內偷出衣服小米放在寺  
牆門外又去將清海房門扭開偷得剃刀紅氈  
布襖各一件行走外李鑑誤將紙影壁推倒  
跌響被清海徒弟淨剗知覺聲叫勝与李鑑俱  
怕荒張將鉄鎗頭布袋各一件遺下勝喝說若  
要動手殺死不饒連忙將前項衣服拏去李鑑  
家分用切詳趙勝李鑑偷盜清海財物出外本  
寺無人知覺後日李鑑推倒影壁淨剗声叫趙  
勝雖是喝說殺死不饒緣各賊被時已偷財物  
出外荒張奔走以守臨時為強盜情恐不同今

擬趙勝李鑑二刑律事慮未明况王智明告張直  
魏玘挾讎攀指為盜把持遏滅官府張海三告  
清海滕龐將伊表誣妄告為盜捏認分米三斗  
若是各告得實其張直等俱有誣告為盜重情  
今既涉虛却於不應杖罪上加誣尤屬未當俱  
難平允

王恭毅公駁稿下

謀殺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而清吏司開詳犯人  
一名王鑑所犯合依故殺者斬秋後處決除  
復詳外案照例該本司問詳此人王鑑王鐸各  
犯該斬絞罪名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  
今門王鑑所犯查得王鑑原犯有堂兄王鎮同  
伊弟三弟家要分糧食不許將糧食說我兄  
弟兩箇來這這不分與我糧食務要將你們告  
官發回原籍當差鑑等懷恨至晚有王鎮王錦



在本家南房宿歇鑑聽探各人睡熟不合起謀  
与兄王鐸議說咱庄上人家窩遠趁今夜靜無  
人得知將這兩箇打死權在一邊看一把火燒  
了無事免他後頭告害有兄王鐸不合先從是  
鑑手執頂門大棍先將王鎮打死有王錦驚醒  
奔走是鑑与兄王鐸各人趕至東牆有王錦跳  
牆逃命鑑就用棍亂打身死同兄王鐸將屍擡  
在一處用石杵將各屍頭腦打碎就行放火將  
草房二間同王鎮等屍燒化今却招称王鐸先  
前去河內繒魚不在是鑑輒起惡意將王鎮等打

死却去報與兄王鐸前情喚伊回家與鑑將王  
鎮等身屍燒毀切詳王鑑既自招認与兄王鐸  
同謀將王鎮等打死節次檢勘供結相同今未  
審憑何證佐却招王鐸繒魚不在設若此時王  
鐸果去繒魚必是有人同行其繒魚處所必然  
有人知見今却全無證據平空提招前日且王  
鐸既去繒魚王鑑一人在家豈敢輒起謀心將  
王鎮等二人打死况三錦驚覺奔走亦是二人  
齊力下手豈能將伊打死權屍燒毀豈能打死  
王鎮等之時三鐸繒魚既不在家打死之後緣

何又去報元三鐸回家扛屍燒毀全說不通况  
比先報問之時若有此情三鐸豈肯隱匿不說  
直待報回再問終方說出顯是王鐸懼怕重罪  
故令三鐸改換招詞意圖脫免奈問官吏不究  
虛實輒便聽信改擬徒罪事屬不當且三鐸所  
犯係十惡人擬秋後處決俱屬未明有碍類  
奏

大理府為破警誣賴人命等事刑部四川清吏  
司開詳犯人三名康耀徐益馮魁齊犯俱合依  
謀殺人康耀造意者律斬徐益馮魁從而加功

者律各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康耀招稱先與潘妙安通奸曰  
怕潘羊保霸占不得奸宿却與馮昭徐益議允  
要將潘羊保謀死置酒請潘羊保飲訖伺候將  
熟耀用麻繩套在潘羊保頸項今徐益相共擡  
勒不死今馮昭拾起壘卓磚從左脇肋上打訖  
五下脊背上打訖三下耀怕不死又自接磚從  
右太陽上儘力打訖一下纔方身死事發驗  
間耀方徐益商量你下手認做主謀我原王謀  
認做下手故意顛倒等官府摸頭腦不着徐益

聽允供稱與吳真庶耀商議叫同蘓留今候見  
潘羊保同到申明亭四下無人假與爭論康耀  
下手將潘羊保扭倒各人用拳亂打康耀抱住  
兩手吳真抱住兩脚康耀叫益解纜縛頸與蘓  
留今拖纜致死虛情在官問擬徐益謀殺人造  
意律斬耀與吳真蘇留今俱從而加功絞昭供  
明申詳刑部駁回將耀問出前情切詳康耀既  
是與潘妙安有奸因怕潘羊保霸占將伊謀死  
其徐益止是下手之人別無讐恨緣何比先輒  
自承認主謀情由馮昭既是一同下手緣何比

先徐益却肯脫伊重罪問擬供明况吳真蘇留  
今比先既是全不知情緣何便肯甘心受死自  
認絞罪畧無異詞直待刑部駁回方將康耀問  
出前情却將徐益原擬主謀之人改作下手馮  
昭原擬供明之人坐以死刑雖稱比時康耀設  
計主使徐益等妄招緣徐益等俱非木石豈肯  
一一聽其主使就任重刑且比先招在申明亭  
將潘羊保謀死今却招在康耀家將潘羊保謀  
殺前後招詞互相轉換中間情節全示明白係  
千人命難以類奏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西清吏司開詳犯人  
一名程盛所犯合依謀殺人遺意者律斬秋後  
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差得程盛招稱目許公茂與汪玄祖  
男婦沈氏通奸領到盛家約會汪衛煩等出賣  
有汪玄祖出帖召尋汪衛煩就將召帖前到盛  
家說知是盛不肯放汪玄祖拖扯汪衛煩告  
縣行提盛逃縣捉男程添林等監問盛惧怕將  
沈氏送到孤舟領上本婦怕阿翁与夫責罵不  
肯回去又恐天明是密將本婦行倒用苧麻繩

繫在樹上勒死拖到黃泥塘用小繩吊在松木  
上抱將幼女丟在汪玄祖門首伊家聽知女啼  
抱婦等情切詳程盛既將沈氏藏匿在家已被  
汪玄祖告發程盛逃縣伊男程添林捉獲在官  
本婦緣何又在伊家藏住既在伊家藏住事有  
歸著程盛緣何又敢將本婦謀死况稱惧罪  
將本婦送到孤舟領上本婦止是惧怕夫等責  
罵緣何不肯回家程盛既逃到彼聽其自去回  
何就行將伊勒死且一時程盛要送本婦  
回家緣何又帶苧麻小索將身得以將本婦勒

死懸吊設若果有前項麻繩則是先有謀殺本婦之心如何又務送到嶺上不肯口去終方謀死無辜延成之時該沈以其心荒擾走躲不暇何得如此從容又該將幼女報去江玄祖門首三下此等情節全說不通若果程盛將沈氏謀殺必亦有同謀下手之人今止坐本犯前罪似無此理又沈氏身屍不曾檢驗傷痕定執致死根目輒便朦朧開詳一係干重刑有碍類奏大理寺為辨明冤枉誣陷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二名龔祚所犯合依原擬謀殺人造意石律斬袁敬從而加功者律絞俱秋後處決係未上刑請

旨除審錄外參看得龔祚明知先与林氏通奸後又典崔在家奸宿有父龔正典到衣敬水田耕種祚見縮熟刀引林氏同到伊家收割奸宿有蔡恭曰老敬借伊同錢七十五文前來取討行至伊家門首口中帶唱彼有林氏在於袁敬門裏站立曰是蔡恭口唱就行伊作咲祚人看見就用木槌擊蔡恭嘴打記一棒昏倒在地又將伊左右兩下打說二棍高有袁敬在傍看見



是祚日見痔夫不死就與老教謀說這廝回家  
一定告狀你道他銅錢口遂被他逼討不着  
一發將他悶斃了這老教一忘借銅錢無還亦不  
合依聽將祚屍從拾起亦將伊背上打訖兩棍  
當時身死祚亦老教惧怕事發令雇工人王伍  
等將屍扛至高橋邊放在老教船內撐至三里  
蕩丟在水中祚又怕老教透漏消息與伊密說  
你却不要與人說知先前借我銀子不要你還  
了等情切詳林氏係是淫婦龔祚與雇奸宿今  
將恭與伊作笑未審平日有無通奸情由設着

無奸不過一時作笑而已初非爭新鬧醜有句  
大體就將伊謀死且謀死人命必因情故龔  
恨預先謀議方纔下手今龔祚止曰將恭與林  
氏作笑一時忿怒將伊打倒誰道老教商量打死  
未審有無謀殺情由且彼時龔祚已將恭打  
昏止是去會氣絕若果打死但知老教而已何  
必又與老教商量殺害於彼況老教三交番恭  
銅錢之文不為三債有何大恨豈肯便聽龔  
祚之言輒將恭謀殺么如前情不問之龔祚  
今與老教同謀殺死其老教二係

下三竟也。其言曰：人說知縣祚緣何又往遠海消息。伊亦說：先前借我銀子，不要你還等語。似此情節，即先說不通係干人命，通屬未明。有等類案，合駁再行勘問明白，重刑開詳。大理寺為人命等事，據左等案，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右張鑑所犯，合依姦長暨小功卑幼折傷以上減凡人，刀傷人二等律。張祥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郭氏若告張鑑，準糾合張富用刀將張鑑肚上戳傷身死。得實張富合坐以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令處。

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遇蒙

悉例通減二等。張鑑杖九十，張祥杖六十，郭氏杖九十。徒二年。趙恕等四名俱供明。除雷錄外，卷內查得鄭氏狀告前夫張銘堂弟張鑑屢次揚言要害氏家人命。成化三年八月內，張鑑用刀戳傷氏口，張記吃膊二處。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張鑑用刀一托來氏門首口，稱要害性命。氏夫張銘見伊有刀，將張鑑揪毆打。正月二十三日，張祥、張鑑糾合張銘、張富反行惡意，用刀一托將氏夫張銘肚上戳傷身死等情。今張

鑑却招鑑曰被張銘打折左腿乞先張銘議免  
令兄張祥控訴刑部該司張銘目見等人緊急  
及張瑾逃避人見郭氏捉拿到官仍要尋死將  
鑑等畜賴當拿夫刀一把在手候至五更時分  
潛去張銘明言自行解開衣服用右手將自己  
坎下偏左砍傷三刀隣人杜名前去看問張容  
賴說我被張銘張祥張富拖到這等解開衣服  
張鑑用刀將我砍傷見有刀在我身邊等語杜  
名當叫總甲趙怒等拉擡回家郭氏密問戳傷  
由張銘言說我目該司拿人緊急張紀等名

又脫縣不在你三監禁在官以此無奈只得自  
行尋死要張鑑等償命我若死了你只依我說  
告張鑑每戳殺幾要他償命切詳好生惡死人  
之同情此時張鑑止告張銘毆打等情在官別  
無重辜張鑑立肯願便尋死畜賴且郭氏明告  
張鑑等許以等月來伊門首要害夫張銘性命  
又用刀將吳張等戳傷二處其張鑑要殺張銘  
情節似非一日張銘致死根目恐非暗昧况稱  
張銘當夜不知何時來家又取別樣尖刀一把  
候三五更時分潛去張銘門首自行解開衣服

用右手將自心坎下偏三截傷三刀若此時果係張鎔自要尋死而賴心於咽喉下抹傷身死豈不快當若欲戮死必然倉皇失次豈應如此從容用三擊刀解開衣服自於心坎連戳三刀且初戳一刀手足已軟疼痛已極豈能又戳二刀此等情詞全說不通兼又該兵馬司委官人等先前檢勘屍傷之時張鑑當官親供鎔子姪張玘等因攬錢糧懷恨在心被張玘等同父張鎔將鑑毆打是鑑同兄張祥及張富前去張銘家內商議我每暗將張鎔害死久後也好過活

至五更時分俏見張鎔出門各人拖扯到於張銘門首張鎔張祥張富將兄扯住鑑用尖刀解開衣服於伊心口下戳訖三刀奔走去訖該地方火甲人等供結相同今稱張鎔子伊妻郭氏說知自戳情由緣前項言語既無知證之人在傍聽知又無片紙隻字在官證佐止憑本婦一面之詞脫免張鑑等重罪恐是郭氏因在官司聽候日久不得結絕又因張鑑等買免故怨前詞妄為出脫矧招內既稱張鑑被張鎔打折左腿必是已成廢疾今看張鑑步履如故顯是張

鎔被截之時張鑑前傷經隔四十餘日已自平復今稱張鎔截傷之時鑑正被打折腿骨病卧在床不能動履尤屬虛妄中間情節逐節可疑該君令招是實其前二次檢勘官吏定執致死根因不明合提問係干人命難以平允大理寺為搶割田禾殺害人命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廣東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何宗貴等一十二名何宗貴何詔鮑四仔閔智黎太玄蘇二孫蔡二仔蔡亞三黃癸丑區祖禮何頂龔時全所犯俱依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各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續該本道手本開稱數內犯人區祖禮何頂龔得全陸續病故等因到寺除叅詳外看得何宗貴招稱已死張福糾同宗貴何詔鮑四仔閔智黎太玄蘇二孫蔡二仔蔡亞三黃癸丑并已死區祖禮等共駕船隻前去盜割蘇壩田禾有蘇壩等六人佃戶陳遂等三十二人各駕船隻前來劫禾爭論張福懷恨蘇壩舊讎與宗貴等謀兇趕打蘇壩等六人躲避宗貴等搖船趕上陳遂船隻蘇二孫用石頭打傷譚亞泰宗貴用竹

篙上傷陳遂闔者用石頭打傷馬志未獲麥肥保用石頭打傷夏遜何詔用木棍打傷譚亞祖俱各落水身死等情切詳何宗貴等一十餘人俱招聽令張福主謀將陳遂等趕打令止稱蘇二孫等五人用石頭等物打傷陳遂等落水身死不見明白聲說行兇之時其鮑四仔等八人用何器械打傷何人及有無加功情由却与何宗貴等同坐前律事屬未明况何宗貴等行兇之時各用石棍亂打未審憑何得知打傷落水身死者五人片忙跳水淹死者二十七人雖稱

陳遂等五人身死似有傷痕其鄧長等十七人身屍漂流無存案一憑何得知各人上係跳水淹死事尤大等三心宗貴等殺人教多中間恐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情面不見追問的確兼且招內既稱聞者打傷馬志後又招作馬智未審原係二人誰殺正是一人名字又查卷內何宗貴今另何進寧赴京控訴冤枉已行勘問六不見招出本處官司將兩奏情詞作何問理縣將各犯招罪呈詳係于重刑通難平允合駁轉行原問衙門逐一查問明白另行開詳

大理寺為陳言事據右寺案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強青三亮刑廣所犯俱合依原擬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各絞秋後處決俱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案昭先該本道開詳各犯招罪緣由為因不明已以再詳去後叅看得強青招稱民人汪四與青等密說賊首梁溫等多打了銀子我每合些好漢同去奪洞也打些銀子來分用他若不肯就與他殺一場是青聽允與汪四糾同三亮即廣等軍民人劉二官人等三百餘人各

執刀器到於雙廟兒山洞口不期梁溫等不容進入亦領人衆與青等互相爭奪拒敵汪四就令青等各將梁溫手下人吳青刀奉張能徐廣并失記名石匠俱各殺死扛入柴籠內燒化等情切詳強青等既听汪四主使將吳青等殺死緣汪四同行三百餘人未審吳青等的係何人下手殺死况招三百餘人既無指實姓名又稱汪四令青等各將鎗刀器械殺死詳其等字之中似乎三百餘人俱是下手人數却將三亮邢廣問擬絞罪既問各犯前罪招內殺人加功之

時却無各犯姓名又不明招強青殺死何人三  
亮刑廣殺死何人止稱汪四今青等各將吳青  
等殺死就擬強青等死刑事屬朦朧且比先汪  
四糾同強青等止稱要去奪洞打銀他若不肯  
就與殺一場以後梁溫等爭奪拒敵被汪四等  
將吳青等殺死似無謀殺情由今擬前罪尤不  
合律兼且偷採銀鈔俱是逃移軍民一時互相  
爭奪讎殺或聚或散今為首梁溫不曾出官所  
殺之人既無屍親告發又無身屍檢驗未審憑  
何得知強青等殺死吳青等五人誠恐各犯怕

打妄招前項姓名不可知今稱失記名石匠  
一人事尤可疑又况謀殺人命必得身屍檢驗  
首犯對證終方明白今吳青等身屍既稱燒化  
汪四首犯又稱脫逃輟問強青等前罪全欠尤  
當係干重刑難以類奏

### 謀殺親夫

大理寺為急死身故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  
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二名萬玉所犯與趙氏  
俱合依用毒藥殺人者律各斬秋後處決何奴  
才兒若告李氏等將伊銀十五兩并衣服等物



偷盜得實者杖八十合坐以竊盜得財一百二十貫無罪之親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今虛依誣告人徒罪加誣三等律李綬依誣騙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九十貫律何宏若告何瑞將伊稱來盤纏銀五十兩駝一頭今止還銀一兩駝一頭得實何瑞合坐以不應事重者律杖八十今虛加誣三等律李賢石洪王五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李賢石洪事理重者俱減等五除審錄外卷內查得何琮男何叔才現供稱伊父何琮先在本布政司充吏成化二年十月內在

司房飲酒回家上後虛暈昏迷跌倒在地有弟兄才蠻子扶救奴才見此時幼小去拖叫半日終醒得活成化六年八月內在京房主人趙玘家居住上牀時分有父怒兩手拳縮双眼斜睜牙齒緊閉昏死此時奴才見去頭趙氏一手把燈一手攙扶得活後父與到三玉房屋位坐成化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部與同討優給文書大小男子二人到家父叫擊茶來吃奴才見弟趙氏討茶三盞捧出奉人之罷有父送伊出門隨遇李綬三弘回家父討飯與伊同吃又令

奴才兒買酒一壺各人飲至半壺有父忽行暈死李綬江弘同趙氏扶救當請管太監到家診視言說這是喪陰入臍用酒灌救不治身死等因今萬玉招稱與趙氏有奸情密要將何琮謀死娶趙氏為妾將信藥遞與趙氏一向不得下手成化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何琮在部回家遇見李綬江弘一同入家有何琮問趙氏要茶吃趙氏思起玉日前與伊信藥用甌盛茶將藥捏放在內何琮吃過毒發身死比與何奴才先供詞不同切詳萬玉招稱成化六年二月內討得

帶土信藥一錢要將何琮毒死比時萬玉常在何琮家行走緣何一向不曾下手本年六月內何琮趙氏搬在城內居住萬玉不曾再來直至成化七年三月內經隔十箇月之上萬玉方纔尋到趙氏下處比時既是有人在家不曾成奸各人又無宿約緣何萬玉就將信藥遞與趙氏令將何宗毒死設若果有前藥遞與趙氏其在家之人豈不看見且萬玉去尋趙氏止欲求奸豈有就懷信藥即去毒死何琮之理趙氏既受前藥必然下手緣何一向放在炕席下直至本

年四月內萬三弄來伊家又無通奸商議情由緣何遽然討出前藥在手又不知有何緣故行走數步復回取藥一撮与趙氏收訖比先萬玉止討信藥一錢已過一年之上今將一撮与趙氏收訖未審尚有若干作何使用况趙氏既有毒死何琮之心朝夕飲食之間任其下手何獨直待李綬汪弘一同入家纔方將藥放在茶盞內此時趙氏放藥之時未審果是何奴才見討茶三盞捧出將藥放在何琮盞內惟復何琮另自討茶將藥放与吃飲設若止是何奴才見捧

茶三盞與各人同飲則趙氏下毒緣何恰在何琮盞內切中本婦奸計知何奴才見原供何琮在部與同優給男子二人回家討茶飲畢送伊出門隨遇李綬汪弘一同進入喫飯今招何琮在部回還遇見李綬汪弘一同入家此時何琮既与優給男子及李綬等回家必是一同吃茶豈有自討茶吃之理無且李綬等與何琮吃飯飲酒忽然昏死李綬上係趙氏奸夫若是下藥李綬豈不知情况前項信藥收歲月久藥性已過何琮若果吃下必然經隔一日半日然後

毒發豈有當時就死之理比時又請管太監看  
係夾陰入臍今却不拘管太監審問委曰何故  
致命輒作毒發身死若果中毒身死必是遍身  
發炮唇吻咽喉等處破裂發變今先次檢驗屍  
傷俱稱用銀物揷探變黑及至填寫屍面却開  
咽喉喉吻心坎等處俱各無故既是咽喉無故  
不知揷探銀物從何發變以後委官重檢又稱  
用銀物揷探咽喉密封良久取出銀色不變妄  
無毒死情由及至該司駁回再檢却又稱皮肉  
俱已腐爛沿身上下等骨俱黯黑色亦無的確

致命顯迹前後檢驗屍傷或稱有毒或稱無毒  
或稱腐爛係干重刑似此所為有司現嚴蒸又  
何奴才見供稱何琮先在房主人趙玘家昏死  
一次去不見行拘趙玘審問有無前項昏死情  
由况毒藥殺人條內不言昏者當分首從今將  
各犯俱擬斬罪與律不合且何弘明告何瑀稍  
來盤纏銀十五兩駝一頭止還銀一兩駝一頭  
等情既是涉虛自有正律加誣却於不應事重  
上加等科斷尤屬未當况審萬三連日執稱寬  
枉不肯服辨趙氏雖已盡字叫寬不已俱碍類

奏合通駁回再行鞠問明白送審

殺死奸夫

大理寺為挾詐財物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十名張勝所犯合依夫毆妻至死者律絞秋後處決馬雲依恐嚇取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並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張五等五名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巨十三等一十三名俱供明云除審錄外查得卷內先該餘丁張五奏稱有姪張勝因妻周氏占餘丁馬震

偷奸殺訖就將首級赴官告知被馬鎮兄馬雲買囑堂弟馬海捏告問結了當又被馬雲引領家人將五捉打嚇取銀兩等物及據馬海首稱有兄馬雲與張勝父張六爭地有讐被張六六同男張宗等將弟馬震打死又將男婦拖到馬震死處出行打死抵命等情該司備行各該州衛委官檢勘拘得馬雲等供稱有弟馬震與張勝妻周氏奸宿約有二更時分被本夫將二人殺死及馬海亦供馬震與周氏奸宿被張勝當夜將馬震周氏用斧頭砍死是海不忿

捏告張六六打死并張勝等亦供有妻祖周全  
患病去望回家至二更時分見妻周氏与奸夫  
馬震在房抗上北頭奸宿被勝殺死及已死周  
氏父周青与知見隣佑火甲人張靖等俱供馬  
震曰与周氏奸宿被張勝殺死各供相同及至  
本司節次駁勘各人終無異詞今張勝却招馬  
震節次与妻周氏奸宿勝一向緝捕不見下落  
天順八年五月初二日有妻祖周全患病勝去  
看望就回与妻同歇至二更時分馬震越牆到  
勝卧房門外用手指將板門連彈三下是勝

床聞知思妻日前被人講說是非必是妻奸夫  
氣忿起身開門潛躲門後馬震疑是周氏開門  
就行進房揣摩周氏聞彼時勝回夜深不知馬  
震入内与妻求奸又恐是賊入勝家内偷盜當  
時揣摩棒槌後知是馬震迎頭打訖一下趕至  
過道門内殺死知妻平日与伊通奸不合亦要  
將周氏殺死周氏惧怕跪說可憐見不要殺我  
勝氣忿將周氏喝說你替我磕頭饒你周氏依  
聽向勝磕頭勝不合就用鉄斧將周氏腦後打  
訖一下昏倒在地仍用鉄斧將周氏首級砍下

等詞比与前項勘結情節全不相同切詳張勝  
既与周氏同床宿歇馬震用手指連彈板門三  
下此必平日私約口號比時周氏聽知豈不喝  
令馬震脫走却乃隱忍致使張勝開門放入及  
至開門之後馬震知是周氏開門必似平日互  
相拖扯綢繆上床方可無疑豈有開門不見奸  
婦却肯進房將周氏揣摸况張勝平日既知伊  
妻与馬震有奸聽知手彈板門開放入內却稱  
不知馬震入內与妻求奸又恐是賊入勝家內  
偷盜及至揣摸棒槌之後却又知是馬震迎頭

打死且張勝在房揣摸棒槌必然響動馬震豈  
不知覺不行脫走况又房內昏暗何以能見馬  
震頭腦就行迎頭打傷既是棒槌迎頭打訖一  
下必然昏倒在地何以又能走到過道門內纔  
方殺死此皆不通之論未審憑何招出前情若  
果今招是實比時即次取勘之時馬雲親弟周  
青親妻無故俱被張勝殺死各人因何不行供  
出前情反与回護直至該司取問之際張勝乃  
肯說出前司自取重罪中間情節俱屬未明以  
致張勝執紼冤枉不肯服辯及審馬雲等口詞

亦各相同係于重刑有碍類奏

### 支解人

大理寺為謀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貴州道  
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七名于海所犯合仍依原  
擬支解人者律凌遲處死財產斷行死者之家  
妻子流二千里于寶侯八哥子張興朱安于寧  
俱為于海從各斬決不待時內于海招稱妻王  
氏先已病故次子于廣招年一十歲双目俱瞎  
緣係應流人數及于海等俱重刑請

旨除詳審外參詳得于海明招用棍照郭英頭上

打訖一棍張興手擎車輻照董海頭上打訖一  
下俱各倒地又恐不免海令張興用斧於郭英  
腦門上砍訖一斧又令侯八哥子用繩於董海  
項下勒住俱各身死剥下衣服等件海又不合  
將鑲刀令于寶將郭英等身屍割碎于寶不寬  
下手轉刀與張興將各屍頭腿脰膊割做六六  
塊布袋裝盛用馱馱出去弃切詳于海等雖將  
郭英等身屍割碎緣郭英等此時俱已身死未  
審是否支解情由誠恐于海等恃其兇惡慣忍  
刑法系問之時要得脫免支解重罪隱下別情



故招各入身死方將衣服剝下割碎身屍事未  
可知今不究問明白輒擬前律事屬未明有碍  
類奏

殺一家非死罪三人

大理寺為扶雙放火救人等事據左寺案呈該  
刑部山東清吏司開詳犯人尹氏等二名俱合  
依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為從者律各斬決不待  
時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尹氏招稱有孟廣糾合夫陳卓  
卓子等六十餘人議定日期後夫陳卓卓子同

氏并姪陳義等各帶妻尹氏吳喜兒等不合依  
聽谷拿口袋被單前到沈剛家打開大門進入  
院內拿住伊男沈昂等共一十三名口各用鎗  
鞭骨朶棍棒戳打身死等詞切詳尹氏等俱係  
婦人比時孟廣等商議劫殺之時既有男子等  
六十餘人緣何又要婦女尹氏等隨同打劫既  
有尹氏等隨去緣何謀議之時各婦俱不在場  
且各婦既是同去打劫必有行兇器物今不見  
招出執何器械上稱合拿口袋被單恐非上盜  
之具既稱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必是一同下手

功行又不見認出各婦此請用何器械打傷是  
何人命中間信即供爲未明兼又數內陳廣見  
等雖稱自縊身死亦容言無相視是否各犯的  
碎身屍即今未獲人犯尚多招內止稱孟廣陳  
朴見脫逃其餘未獲人犯不見作何處置矧既  
招沈劉伊妻沈阿威又稱盛氏未知何者爲的  
既招陳義係尹氏夫姪又稱陳義係尹氏夫兄  
未知何者爲是有此遂節矛盾係于重刑有碍  
類奏

前附併詳

大理寺為冒襲官職違法欺害等事據左寺等  
呈該刑部雲南清吏司開詳犯人六名適瑋所  
犯合依原擬謀殺人逆意石律斬秋後處決阿  
味阿墨阿納阿那阿端俱依謀殺人日而得財  
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律皆斬決不待時俱重  
刑請

旨除各詳外查得先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開詳適  
瑋招罪緣由到寺奉旨得適瑋係是婦人既有  
夫男阿周等管事緣何俱是本婦三誦殺死前  
項人命既是本婦造意殺人緣一案有殺死四五

人者一姓有殺死六七人者未審是否非死罪  
三人况招內明稱阿周等節次殺兵殺死人命  
搶劫財物燒毀房屋恐有別項正律今擬各犯  
前罪事屬未明已經駁回勘問去後未報今又  
詳前日參照適珪等一起囚犯兩處開詳事不  
歸一况各犯情罪不明駁問未報難以類奏合  
駁俵行該道候問報至日徑自併詳

人命事關嚴殺

大理寺為分理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  
州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六名王友所犯合依故

殺者律斬秋後處決提能依勾捕罪人因而奪  
去財物者加竊盜一百二十貫罪止二等律王奉  
若奏指揮提能接受種盜屈能官絹十疋小絹  
十四疋各色紵絲四疋銀二十五兩又受強盜  
田三綿羊二十隻小絹八疋銀二十兩俱各賣  
放得實提能合坐以官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  
貫絞今虛依誣告入死罪未決者律田三依原  
擬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律減等各杖一百徒  
三年王禮王肆兒俱依棄毀入器物者計贓唯  
竊盜論一百二十貫俱為未到官郭旺從減一

等律劉恕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張玉依原擬強盜窩主若不行又不分贓者律減等杖九十吳剛孔盛王鳳楊振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笞三十奉係操軍王禮三四兇俱餘丁劉恕等三名俱民人照例做工各完滿日楊成兇係軍人的決孔盛王鳳俱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放贖田三張玉俱犯在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大赦以前免罪与供明才真等三名各還職著後隨住寧家否得提能見蒙本司別卷奏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勘問未結難便發落審畢合付該卷徑送前去從重問結除審錄外叅看得王友雖招故將吳剛以病妻郭氏打死面賴劉恕要伊償命緣何委官檢屍之時明知王友係是兇犯不拘面認屍傷審取親供在官且比時王友已被提能捉送本衛收監其本衛官吏亦知王友係是兇犯既不送檢屍傷又不解發問罪却乃疎放縱其自行越關來京供送中間情節全欠明白况審王奉執稱委同郭旺打破劉旺家房九等物並無王禮三四兇同打令招郭旺

同王奉王禮王四兒打破房瓦等物恐是止憑  
劉恕一面告詞輒便聽信致將王友一家父子  
四人俱問重罪情亦可矜係干人命迹卽未明  
難以平允合將王友王奉王禮王四兒劉恕吳  
剛駁回再問送審內提能等十名審擬合律如  
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陝西清  
吏司發審犯人四名王福廣所犯合依罪人拒  
捕其捕者格殺之律勿論与供明李氏杜文弼  
劉海各著役隨住除審錄外卷內查得西城兵

馬司手本開據總甲杜文弼呈成化五年四月  
初七日夜有本村住人王福廣到鋪報說被賊  
人將頭打破隨即拿住在家等語是文弼到彼  
見男子在於伊家有傷就將王福廣并男子一  
人捉拿到鋪至夜三更日傷身死今招郭小来  
福廣家剗牆進入偷穀三斗福廣追趕有郭小  
廝背穀奔走拿磚拒捕將福廣頭額打破是福  
廣儘力追趕郭小廝脫走不及被福廣用棍打  
傷倒地連賊捉拿到鋪至三更時分因傷身死  
比尋原發初情全不相同切詳郭小廝既到王

福廣家偷盜谷子比時王福廣緣何不將偷谷情由報与火甲及至火甲杜文弼捉拿之時緣何不称連贓捉獲却乃止称見得男子一人有傷捉拏到鋪並不曾聞有偷穀拒捕情由直至檢驗屍傷王福廣統供郭小厮剗牆偷穀拏磚拒捕似有飭詞遮罪情由且郭小厮既無器械在身緣何却能剗牆進入既是背穀奔走緣何又能拏磚拒捕此等情節俱說不通人憑王福廣一面之詞就作拒捕格殺係干人命重情事恐未當有碍平允合通駁回再行勘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王妙榮所犯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逃犯張氏女依家人共犯免科韓氏楊氏俱依罵人者律俱減盡無科各隨住除審錄外卷內查得楊氏原告王海目討私債故將董斌打死又將親父鬪謀害命遮掩兇情惧怕逃走今王妙榮却招董斌被逼不過在於王海後院樹上自縊有祖父王染醒覺在樹上縊死墜跌屍邊等情切詳王染既見董斌自縊豈不報与伊男王海

得知緣何一人便能解救其王海既知伊父王  
梁縊死抵命緣何不行為父伸訴輒便挈家逃  
走且二人身死既無一人知見今未審憑何證  
佐招出前日中間情節不無可疑合裝挨拿王  
海等至日究問明白另行送審其王妙榮等果  
無別情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  
一十二名劉氏所犯若告伊男石名去東安祖  
果戶武從信谷友亮張福華等家算帳要銀二  
錢使用爭鬧將男打死故吊官園樹上得實武

從信等俱合坐以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  
金刃並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武從信依日事威逼人致死者  
律減等杖九十谷友亮張福華劉玉何昇李秉  
義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  
各杖七十三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劉氏明告有  
男石名前去武從信家算帳要銀二錢來家使  
用回至約有一箭餘地不知因何爭鬧將男打  
死故吊官園棗樹上看得石名沁身及肚腹各  
有青傷等情該司行府委官檢出石名身屍額

顧腮脰肩甲等處俱有青赤等傷比与所告情詞相同今劉氏却招有男石名到武從信家要銀二錢說定還柏葉有武從信恠說你日前拿我黑豆說還柏葉無有如今又要問我要銀目而与男互相爭罵從信不合行兇罵說你這奴才快送柏葉還我黑豆錢便罷不然我到日後撞見定打的你害有男石名氣起走出在於武從信家邊官棗園樹上自縊身死切詳石名上欠武從信黑豆六斗別無難還重債武從信上罵石名數句又無逼打重情未審石名有何

惧怕輒肯舍命自縊中間顯有打傷致死情由今委官檢出石名額顱等處青赤傷痕俱係致命去處招內却乃隐下前傷止開自縊傷痕不知前項重傷從何而得且武從信既不曾將石名毆打沿身上下當無他故何故重疊傷痕填在屍格公然置之不問設若武從信果將石名毀罵自縊而死其武從信不該償命必不隱諱何故累次訴狀俱稱与石名不相識認又無往來相干即此訴詞顯有隐情惧罪情弊今石名致死根因不行究問明白劉氏為子伸冤反坐



誣告重罪死者嚙寃生者受屈似此斷獄恐虧公道實難平允除將劉氏武從信楊青谷友亮張福華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何昇等七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巡捕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顧春所犯合依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殺者以鬪殺傷者論絞秋後處決劉七保依重事告實輕事招虛免罪蔡惠能李氏俱供明各隨住劉七保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寧家緣顧春係重刑請

旨除審外卷內查得劉七保明告有父劉鵬將帶盤纏金銀貨物獨身搬到劉百戶家安歇今父在房身死止留鋪蓋氈被等物其餘金銀貨物俱無前後牆上血流踪點及父沿身紫赤傷痕本院住入二十七戶不肯說与七保顯是房主共謀鬪財身死等因今顧春却招劉鵬帶酒潛入春房內將女蔡惠能用言調戲有女不從出門声叫是春聽知就將劉鵬拘執踢打有傷日晚各散睡訖至次日早有劉榮妻李氏不見劉鵬開門前去將伊房門推開見劉鵬身死在坑

等情切詳劉鵬既是白日進入顧春房內將伊女蔡惠能調戲被顧春拘執打死其同院住人豈不知見緣何不與劉七保說知且比時劉鵬雖死其隨身盤纏銀貨豈無遺留在房今止遺鋪擅蓋被其餘金銀貨物俱無分文中問恐有別項情由况顧春止招劉鵬被打有傷各散睡訖至次日早李氏將門推開見伊身死在坑不見招出劉鵬是何時分目傷身死的確緣由尤屬未明係于人命有碍類奏除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開詳犯人一名劉進即劉福壽所犯合依原擬闖毆殺人若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卷內查得唐榮明告伊男唐維前往閭門行至月城內日見馬過一時躲避張繼門首不期本人嗔恚將男穢罵不容分說手執木棍揪倒在地打傷后被伊隣劉進喝令打死等情今劉進却招唐維來鋪求討羊肉不與反被穢罵行走福壽嗔恚手執木柴趕至張維門首

担任用柴將伊腦肋等處打傷次日有唐維祖  
母常氏將扶唐維前來店內訴說被打傷重是  
福壽將熟羊肉二塊與令張維付与回家等詞  
全与原發不同切詳唐維既被打傷回家  
經隔七日方纔身死緣何不与伊父唐榮說知  
行兇之人其父唐榮亦豈不詢問的確情由終  
方告狀今唐榮狀內專告張維將伊男唐維打  
死劉進止是喝令人數却乃自招趕至張繼門  
首將唐維打死中間恐有移情就獄逼迫招承  
情由况唐維若果問劉進討要羊肉以後被打

有狄子成目與

褚英等田有讐教唆徐安捏稱

褚英強買金榮砂糖將伊打死又唆表姪吳洪

亦捏褚英打死金榮等情俱赴縣首告切詳徐

安吳洪二狀俱告褚英將金榮打死及褚英訴

狀止稱金榮跌死不曾訴有褚欽打死金榮情

由今本府未審憑何證見問出褚欽將金榮打

死情由况徐安等不係屍親却告褚英打死人

命今褚欽雖招前情緣不曾行拘屍親及知見

人等到官面對虛實縣接前罪中間恐有冤抑

且斃死人命必須檢驗屍傷纔見真情今金榮

身屍又稱燒化不存無從檢驗其致死根目終未明白雖稱委官動問恐有扶同情弊係干重刑通屬未明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十一名周洪所犯合依故殺者律斬秋後處決周英依官司差人勾攝而抗拒不服及毆所差人者律岳政孔俊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岳政事理重者與周英減等各杖七十孔俊減等笞三十二云仍於周洪名下勾取戶丁補充已死馬良軍後除審錄外查得卷內先該中兵

馬指揮司手本開稱審據兇犯周英供稱不忿馬良拍換上操將馬良打傷當時身死并審周洪倪忠執稱相同緣由送司研審周英已服招承及送檢屍周洪父周祥統赴委官處告稱伊兄周英將馬良撻打伊男周洪去勸不從被周洪將馬良毆打身死以致委官就憑周洪承認檢驗馬良身屍送回本司又審據總甲岳政供稱巡視到西安門大街見男子二人在街廝打數內男子二人被打身死就將兇犯一人呈送兵馬司審係軍人周英將馬良打死總去楊氏

家拘拿周洪與倪志執供相同咨送廣西司再  
三研審周英仍認打死馬良是的送發委官檢  
驗間有周洪父周祥與政等央說止有周英一  
箇大哥我有三子不若將洪替周英認了留得  
大哥却好周洪不肯周祥逼伊承認打死馬良  
等詞又行体勘仍依周祥所告情詞回報問得  
周洪招稱周英要將馬良毆打有馬良懼怕奔  
走出門周英趕至街上搶打問洪勸不從不合  
恠怒將馬良毆打身死等情切詳馬良懼怕周  
英毆打奔走出門又被周英搶打着得周洪勸

解脫身奔走誠為至幸豈有不從之理却乃反  
被周洪恠怒打傷身死以理論之全說不通且  
馬良既是周洪打死總甲岳政等捉送兵馬司  
審供之時周英不係木石目何就肯承認周洪  
亦在面審目何得以隱諱反送該司覆審周英  
周洪亦無異詞直至委官檢驗周洪亦不自承  
認祇目伊父周祥具告不得已承認在官况岳  
政明供止見男子二人在街廝打數內打死一  
人將亮犯周英審供明白總掌周洪執稱相同  
則是打死馬良之時周洪不曾在場又供周洪

史說止有周英一箇大哥將周洪認了留得大哥却好此言恐是真實情詞今將周洪代認周英人命情雖可憫法實欠通係干重刑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楊茂所犯若告曹鑑等將陳通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伊家後門得實曹鑑合坐以謀殺人造意者律斬陳能若告楊茂同楊泰將兄陳通毆打致死得實楊茂合坐以鬪毆殺人者律絞今俱虛俱依証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

杖一百徒三年楊茂陳能俱餘丁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楊茂明訴楊通曹鑑楊能楊玉等將百戶王英軍人李歪頭無故扛擡毆打茂見勸阻各人懷恨有李歪頭告差旗校訪拿各人逃縣法司將楊能問罪做工後陳通來茂家尋鬧回去至夜不知時分被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茂家後門曹鑑楊玉等八名各執棍棒將茂門打開扛到鋪內苦打逼招吳通等作牒子着人拏他以致將陳通逼死等詞今楊茂却招陳通挾讐來茂家廝打茂因怕伊竟徒將

自己缸盆等器打破言要告陳通被茂威逼  
要行尋死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茂家後牆門將  
鞋帶一條繫在門樞木上自縊間因見有人行  
走荒忙回還當報知地方火甲以後不期本人  
又於本夜不知時分仍來用綿布帶繫在前木  
上自縊身死當夜四更時分陳能目見陳通不  
在恐是來茂家尋死喚伊兄陳玉并曹鑑叫同  
火甲唐玉等前來茂家打門進入將茂捉到鋪  
內憑曹鑑主謀用棍考打逼要承認吳通等同  
寫帖子令人捉拿因此將兄陳通通死等情切

詳陳通既是挾讐前來楊茂家尋事廝打楊茂  
怕伊兇惡自將缸盆等件打破言要告彼此  
勢力相敵未審陳通有何受氣不過便要尋死  
圖賴既是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自縊目見人走  
回去掉下鞋帶一條楊茂已經報知地方火甲  
必去伊家根問自縊緣由因何猝然不出一聲  
當時既自知覺必然關防隄備恐其復來緣何  
又於本夜不知時分被伊仍來縊死且一更時  
分潛來自縊見人行走連忙回還此等言語必  
是陳通回家說与妻子兄弟終方得知其家既

知前情亦必守護防備豈肯容伊再來縊死况  
陳能係陳通親弟既知伊兄縊死必去掛吊處  
所看驗明白方拿楊茂告官如何却稱三更時  
分陳能目見陳通不在恐是來楊茂家尋死此  
時既不知伊兄曾無縊死緣何就行喚同陳玉  
曹鑑等前去楊茂家打門進入將伊捉到鋪內  
考打逼認是伊逼死此等所為似非無意兼且  
楊茂勸陳通打人之時既有曹鑑等在內及至  
陳能將楊茂考打之際又有曹鑑等在傍今楊  
茂又訴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將屍醫在伊家

後門恐是陳能曹鑑等挾讐故將陳通傷害意  
圖楊茂償命以快衆人私忿雖稱相驗委有縊  
死傷痕緣額顱腮等處俱有青赤之傷中間  
慮有執同檢驗不曾情弊即今曹鑑既已脫逃  
孫安等又不在官却將各犯問擬前罪送審事  
屬未明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侵欺俸銀等事刑部廣西清吏司發  
審犯人五名王信所犯若告委官邢琮將伊与

李珏等折俸銅錢四千九百八十二文指  
留侵欺入已得實邢琮合坐以官物當應給付



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邢琮王傑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白善伊氏俱供明云除審錄外叅看得王信明招王俊將邢政額門額角并右太陽穴等處用拳靴腳踢打王傑亦將邢政左腿用穿鞞鞋腳踢打俱有青赤紅痕王俊因見邢政被打傷重令妻伊氏扶到賃房內睡歇管供飯食調治後邢政赴衛具告遇見劉林吃

酒勸回仍到王俊房內前去上後因酒醉失脚跌下水塘內渰死等情切詳邢政被王俊等踢打前項重傷俱係致命去處又在王俊賃房內睡歇顯是日傷致死惧怕償命丟入水內設若果是被水渰死必然沉溺數日肚腹膨脹方纔漂出水面今邢政身屍止隔一夜豈能就行浮出水面兼且王俊若無打傷邢政致死情由必就赴官對證緣何惧罪隨即逃走不知去向况查白善令妻劉氏訴稱邢政身死之時有夫白善在學肄業氏亦曰孕不曾出門並不知渰死

情由今却招白善執稱邢政委因失腳落水身  
死尤屬妄誕且邢政淪死之時既無一人在傍  
知見竟犯王俊又無在官對理未審憑何證佐  
招是失腳落水淪死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河南清吏司叅審犯  
人三名周斌所犯合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  
者律斬決不待時李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陳氏洪明云除審錄外  
查得卷內彭城衛經歷司手本開稱周貴自稱  
有病就在伊家安歇伊妻陳氏見夫前病沉重

令男周喜兒等扛擡到衛氣絕身死陳氏見夫  
病故走出声言又要告理等詞今周斌招稱周  
貴因斌不貼馬錢互相揪行斌將周貴顛門等  
處用頭撞傷後本衛因見周貴有病省令調治  
有周貴在家前病沉重擡到本衛廊下身死等  
情切詳周斌明招周貴因斌不貼馬錢爭打被  
斌用頭撞傷顛門等處其致死根因昭然明白  
今該司却乃扶同該衛手本又稱周貴有病省  
令調治後目前病沉重扛擡到衛身死未審前  
病是何病證其周貴身死又未審果因撞傷致

命惟復患病致死前後招詞自相矛盾恐是周斌意圖日後審異買求該衛故開病故情由况人命重情事執兩端有碍類奏

同謀共毆人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八名鄭甫正所犯合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律絞秋後處決王果依餘人律減等杖九十蔣興等六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云除審錄外叅看得鄭甫正招稱正果嗔恠王氏夫毋李氏拜

見不跪回話及恠王氏不認當夫就罵這發婦結黨怎麼不當夫却罵總甲王氏聽知又罵老作死的等語甫正恠怒与王果同謀毆打甫正將王氏乳肋踢打昏倒王果亦將本婦踢訖一脚回傷身死等情切詳王氏致死之由皆曰王果嗔恠李氏不跪回話又恠王氏將伊回罵遂与鄭甫正謀將王氏毆打原情論理其王果顯是元謀之人未審應否止作餘人科罪事屬不當况審鄭甫正亦稱委係王果与甫正商議要將王氏毆打今甫正已得死罪王果止問杖罪

情實不平。寺照蔣興招係邊衛餘丁犯該前罪例合的決今擬納鈔六屬未明通難平允威逼人致死重

大理寺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楊茂所犯若告曹鑑等將陳通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伊家後門得實曹鑑合坐以謀殺人造意者律斬陳能若告楊茂同楊泰將兄陳通毆打致死得實楊茂合坐以鬪毆殺人者律絞今俱虛俱合依誣告人死罪而未決者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楊茂陳能俱

餘丁查得陳能先犯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做工未滿今又犯該前罪依已徒而又犯徒者決訖所犯杖數總徒四年送工部照徒年限做工滿日楊茂係廢疾人依律收贖仍盡威逼人致死本法追埋靈銀一十兩給與陳能收領吳通等三名俱供明各着役隨住除審錄外卷內查得楊茂明訴陳通曹鑑陳能楊玉等將百戶王英軍人李歪頭無故扛擡毆打意見阻勸各人懷恨有李歪頭告差旗校訪拿各人走躲法司將陳能問罪後陳通來茂家尋問回云至夜不知時人被曹鑑等不

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茂家後門曹鑑爲三三八  
名各執棍棒將茂門打開扛到鋪內苦打這和吳  
通等作帖子著人禁他以致將陳通通死等詞今  
揚茂却招陳通挾讐來茂家廝打茂目怕伊克徒  
將自己缸盆等器打碎声言要告陳通被茂威逼  
要行尋死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茂家後墻門將鞋  
帶一條繫在門框木上自縊間日見有人行走連  
忙回還當報知地方火甲以後不期本人又於夜  
不知時分仍來用綿布帶繫在前木上自縊身死  
當夜四更時分陳能目見陳通不在恐是來茂家

尋死喚伊兄陳玉并曹鑑叫同火甲唐玉等前來  
茂家打門進入將茂捉到鋪內憑曹鑑主謀用棍  
拷打逼要承認吳通等同寫帖子令人捉拿因此  
將兄陳通通死等情切詳陳通既是挾讐前來揚  
茂家尋事廝打揚茂怕伊克惡自將缸盆等件打  
碎声言要告彼此勢力相敵未審陳通有何受氣  
不過便要尋死圖賴既是當夜一更時分潛來自  
縊目見人走回去掉下鞋帶一條揚茂已經報知  
地方火甲必去伊家跟問自縊緣由目何寂然不  
出一声當時既自知覺必然闔防隄備恐其復來

緣何又於本夜不知時分被伊仍來自縊且一更時分潛來自縊見人行走連忙回還此等言語必是陳通回家說與妻子兄弟纔知其家既知前情必守護防備豈肯容伊再來縊死况陳能係陳通親弟既知伊兄縊死必去掛吊處所看驗明白方拏楊茂告官如何却稱四更時分陳能可見不在恐是來楊茂家尋死比時既不知伊兄曾無縊死緣何就行喚同陳玉曹鑑等前去楊茂家打門進入將伊捉到鋪內考打逼認是伊逼死此等所為似非無意兼且楊茂勸陳通行人之時既有曹鑑等在內及至陳能將楊茂考打之際又有曹鑑等在傍今楊茂又訴曹鑑等不知作何謀死將屍縊在伊家後門恐是陳能曹鑑等挾讐故將陳通傷害意圖楊茂償命以快衆人私忿雖稱相驗委有縊死傷痕緣願願腮頰等處俱有青赤之傷中間慮有符同相驗不實情弊即今曹鑑既已脫逃孫安等又不在官却將各犯問擬前罪送審事屬未明係干人命有碍平允

妻毆夫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審犯人

三名張氏所犯依妻毆夫者律減等杖九十係婦人審有力照例納鈔完日馬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笞三十係張氏母依家人共犯免科与供明張敬各隨住寧家內張氏離異歸宗除審錄外叅看得張氏明招目嫌夫王貴得患風病身體瘦弱一向不與同床歇卧及母馬氏亦將王貴罵說不長進狗弟子孩兒務要將這買的女子与你做媳婦将我女兒另嫁箇好人依此招詞止是張氏憎嫌其夫要得離異改嫁其王貴別無願離之情今稱兩不和諧情願離異恐非王貴本意而馬氏要將伊女另嫁之計得行况王貴既稱風病若將其妻離異則其身無所歸若未免顛沛流離情亦可憐且張氏犯該毆夫之罪却係敗倫傷化人數今擬納鈔發落通屬未明有碍平允

### 夫毆妻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張瓌所犯合依夫毆妻至折傷以上減凡墮人胎者二等律減等杖一百張玉依私家考打監禁者律減等杖七十毛慶王氏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張瓌係

餘丁照例做工張玉係上直軍王氏係婦人審有力各照例納鈔各完滿日毛慶係民人的決毛成依罵人者律減盡無科各隨住著役除審錄外恭看張環雖招將妻李氏踢傷墮胎緣律內須妻自告乃坐又須審問夫婦不願離異者驗罪收贖今李氏不係自告輒坐張環前律夫婦既不離異又不驗罪收贖俱与律意自相抵牾難以平允合將張環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張玉等四名審擬合律果無干對先行依擬摘發

### 夫毆死妻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十名蘇鐸所犯合依毆棄總麻以上卑幼死屍依凡人殘毀他人死屍者通減一等律減等杖六十徒一年李海若告蘇鐸將妻李妙圓逼打為娼不從致被打死得實蘇鐸合坐以夫毆妻至死者律絞令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告總麻卑幼得減一等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韓氏依証佐之人不言實情故行誣証者減罪人蘇鐸罪二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李氏俱依不應得為而



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除審錄外  
叅看得蘇鐸招稱曰妻李妙圓不做鞞鞋將伊  
恠罵李妙圓云將鐸回罵有母李氏聽知將李  
妙圓採打李妙圓不合將母毆罵是鐸不忿不  
合手拏木棍將妙圓後心亂打身死有母對鐸  
密說你丈人若告狀如何了得鐸回說李妙圓  
見有九箇月身孕我破開肚腹取出孩子等丈  
人來只說李妙圓自產死了母回說這等是好  
鐸拏尖刀一把將李妙圓解開衣帶破開肚皮  
取出孩子血流滿地就叫義外甥女禿兒用灰

泔墊鐸將孩兒放在沙鍋內用石灰淹灰後被  
李成吉發會勘問有母李氏將小孩子丟棄水  
坑無存切詳蘇鐸既將伊妻李妙圓打傷身死  
剖開肚腹取出胎孕燒化身屍兇惡殘忍情犯  
深重當坐正律今却曲為回護聽信本犯一面  
之詞妄招李妙圓罵母脫兇重罪且毆罵尊長  
須親告乃坐今李妙圓已死伊母先無親告情  
詞憑何輒將李妙圓裝誣罵母之情若依取招  
今後毆死妻者俱可指作罵母罵父不必償命  
事屬不當况蘇鐸既招惧怕丈人告狀要得掩

舖與母議允將屍剖開取出孩子以後李成告發其母緣何却將孩子丟棄水中此等情節尤說不通俱平允

誣告

大理寺為侵欺俸糧離害等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張鑑所犯若告屠俊串通高清將伊月糧一石五斗折俸胡椒一十一兩銅錢一百五十文侵欺入已得實高清晰合坐以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五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今虛依誣告人流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減

等杖一百徒三年下至依奏事詐不以實者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屠俊若告張鑑買囑軍舍姚慶主使捏寫本狀陷害等情得實姚慶合坐以不應事重杖八十今虛依誣告人杖罪加所論罪三等律減等杖一百周妙喜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高清晰三名俱洪明之除審錄外公看得張鑑明告委官千戶屠俊串通軍人高清將伊俸報一石五斗胡椒一十一兩銅錢一石五十文侵欺人家等情該若告之錄一依係誣告之人當坐斬罪

今既涉虛張鑑合坐以証告人死罪未決徒罪  
今將高清加一子屬不當況招高清要得掌印  
不合夾馮屠後占十五兩說去當有罪今擬高  
清供明充屬未明兼且屠後告稱張鑑買囑姚  
慶主使捏寫本狀陷害若令得實姚慶恐有教  
唆詞訟之罪今於不應上加証六欠停當通難  
平允合將張鑑屠後高清卞玉姚慶駁回再問  
明白送審內周妙喜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  
問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復數俸銀絹疋等事刑部廣東清吏

司發審犯人六名張氏所犯若告揭忠楊茂剋  
落伊俸絹一疋五分銀一兩一錢七分五厘各  
得實揭忠等合坐以官物當應給付与人已出  
倉庫而未給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  
論四十貫律各斬張端揭忠若告劉俊征西回  
還就要印信不與懷恨及誣不曾置酒作賀捏  
詞令伊妻妄告得實劉俊合坐以不應得為而  
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今俱虛張氏依誣告  
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張端揭  
忠俱加所誣罪三等減等各杖一百楊茂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五除  
審錄外卷內查得張氏明告有夫劉俊征西去  
訖所有該支俸絹四疋五分被委官百戶揭忠  
止疋三疋勅指一疋五分又有該支俸銀三兩  
三錢七分又被委官百戶楊茂止與二兩二錢  
尅落一兩一錢七分勅次取討揭忠等率同千  
戶張端執稱還了私債其數錢鈔一十五貫六  
被楊茂冒支肥已等情今張氏却招將前項俸  
絹俸銀准還私債及費用無存被夫打罵追要  
楊茂聞知赴所取鈔潛與男劉八十收接氏要

得推托掩飾不令夫劉俊得知私自捏告揭忠  
等侵欺情由切詳張氏既將銀絹領回還入私  
債劉俊回家日何又將張氏打罵究問下落張  
氏既被伊夫責打緣何却告委官尅落銀絹中  
間情節全說不通恐是搗忠等侵欺前項銀絹  
買求張氏招回脫免重罪且如數錢鈔貫既是  
楊茂聞知劉俊將妻責打之後纔方赴所取還  
其張氏日何去告楊茂冒支肥已顯有妄招掩  
飾情由設若張氏果是捏詞妄告其劉俊係是  
親夫豈不知情主使當坐誣告之罪以警奸詐

之徒方為允當今若不令夫劉俊得知隱情捏  
告止將本婦坐擬前罪兩相解釋事屬未當難  
以平允合通駁回再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  
人三名步雲所犯差告高崇將方興兒妻周女  
兒欲奸為妾不從逼勒身死得實高崇合坐以  
目姦威逼人致死者斬高崇若告步雲將義女  
粉兒強奸得實步雲合坐以強奸者絞今俱虛  
俱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  
年方興兒合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杖七十

除審錄外叅看得步雲雖稱妄告高崇逼奸義  
婦周女兒身死高崇妄告步雲強將義女粉兒  
奸宿等情緣周女兒粉兒俱在天順年間各已  
身死遇革非止一次設若所告得實不知當坐  
步雲高崇何罪今將所告革前遠年事情坐擬  
各犯誣告人死罪事屬不當况方興兒恐是高  
崇義男今却具告義父奸騙義女逼勒身死等  
情止問越關杖罪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大理寺為獨占家財欺打誣陷等事浙江道監  
察御史發審犯人二十名黃宣若告堂姪黃琮

將伊父妾惠蓮打死得實黃琮合坐以故殺者律斬今虛依尊長誣告小功卑幼減所誣罪一等律郭通若告黃宣口稱有旨拿你是實黃宣合坐以詐傳

詔旨者律斬黃昱若告堂兄黃宣同不知名男子八人將伊採打奪去銀一十九兩得實黃宣等俱合坐以白晝搶奪人財物計贓重者加竊盜二等一百二十貫罪止律今俱虛郭通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黃昱依誣告人流罪加誣三等罪止律與黃宣郭通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

舒氏依居夫喪而身自嫁者律減等杖九十舒信寧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者律減等各笞三十的决。張景春等一十四名俱供明除審錄外悉看得黃宣誣告堂姪黃琮將父妾惠蓮打死既擬誣告人死罪未決緣係誣告小功卑幼得減誣罪一等今雖引律而不減其罪仍擬滿徒事屬有違况郭通誣告黃宣口稱有旨擊你不曾稱是何

詔旨語句上擬誣告人死罪未決設若郭通所告是實黃宣即論處斬不無深刻兼且黃昱誣告

壹兄黃宣搶奪財物若告得實係是親屬相盜  
今既涉虛律當減等却乃全坐前罪尤屬未當  
矧郭通罪已收贖又係受封軍職六稱請  
旨尤屬未明通難平允

前件附改擬

大理事為不應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南清  
吏司叅審犯人一名馬昂所犯合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係民匠餘丁  
的決隨任查得先該本司問得馬昂指稱出办  
本銀与曹英生理又賒欠喻凱銀五十七兩不

合一向推調不還喻凱來昂鋪內將在鋪布絹  
等物與火計曹英筭該銀五十兩二錢八分不  
合不候昂回就行搬回去訖曹英不行阻當是  
昂又不合捏稱曹英見昂不在暗將貨物衣服  
鋪蓋盡行推遞無存及捏周禮等賒欠布疋俱  
各延調等項虛詞妄訴問擬馬昂曹英喻凱等  
俱不應答罪照例納豆送寺審錄為照馬昂負  
欠喻凱銀兩數多一向推調不還又行捏詞妄  
告及周禮等俱係無罪之人却担各人賒布延  
調不還顯有不應重情依法駁回再問其該司

雖將馬昂改問不應杖罪不知有何情弊却將原擬照例納豆擅自改作的決送審又照前項囚犯既擬納豆又改的決輕重自由情弊顯然仍駁再問去後今該前日叅看得馬昂欠負銀兩推調不還又捏虛詞誣告平人本有不應重罪該司要為出脫混擬笞罪及見駁回改問杖罪無計回護却作的決今見駁回及令馬昂訴稱無力納豆執要的決切詳馬昂既出本銀與曹英作火計發賣今問杖罪納豆不多豈得謂之無力且笞罪有力杖罪無力恐無此理又稱

馬昂情罪比之喻凱等誠為稍輕今查原招喻凱與曹英等明貨物搬回唯債問該笞罪法無出入設若喻凱等果有別項重情亦是本司隱匿不招任情出脫今稱稍輕尤為乖繆所據馬昂的決仍難審允合駁再擬停當送審

受賍有祿無祿人

大理寺為違法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苗惠所犯合仍依犯罪逃走於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人八十貫本罪上加二等罪止律通減二等杖九十



徒二年半苗秀苗玉林俱依越度關津者律通  
減二等各杖七十蔡丑兒苗雲俱仍依不應得  
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蔡丑兒通減二等杖六  
十苗雲減等杖七十云除審錄外恭看得苗惠  
明招係梁城守禦千戶所副千戶雖無月俸關  
支緣係五品管軍管事職官今枉法接受蘇安  
等財物正該擬依有祿人從重問斷却乃妄稱  
無俸請給就作無祿人科斷且律內有祿無祿  
當論官職自前至今不曾有將千戶擬作無祿  
人者若以無俸論之即今有授一品二品官爵  
而不支俸給者豈可以無祿人斷之若以有米  
論之即今總小旗軍人俱有俸米月糧豈可以  
有祿人斷之顯是該司原問官吏不詳律意偏  
執已見擅自擬斷欲為後日張本之故所據苗  
惠招擬仍不合律難以審允

用強求索贓

大理寺為分理等事刑部四川清吏司發審犯  
人五名候得山所犯合依私畜產毀食私物因  
而殺者減故殺馭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  
罪止三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王通依誣

賺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三十貫律減  
等杖八十崔福依私放畜產損食私物者律減  
等笞二十崔剛依手毆人不成傷者律減等  
笞一十侯得山崔福崔剛俱舍餘云除審錄外  
卷內查得李氏告稱侯得山串同千戶葉銘指  
稱親戚使令軍牢小王兒將男縛去本衛馬房  
非法考打勒索葉豈二斗獨秫二石本官收接  
方放寧家今招却稱侯得山赴葉銘處口告差  
軍人王通將崔福套至本官處責打二十釋放  
回家君王通又將崔福起上拖入馬神廟內縛

住詐說千戶著我要些草料纔放崔福當令弟  
崔剛拏獨秫二石葉豈二斗傾放廟內縛將崔  
福釋放切詳李氏明告葉銘勒去葉豈獨秫未  
審憑何證佐却令王通承認誑騙前物且葉銘  
既將崔福責打放訖王通豈敢又去將伊拖趕  
詐要財物崔福既見葉銘將伊放回豈肯便從  
王通拖縛云秫豈顯是葉銘使令三通勒要  
前物却怕問罪草去見任買求三通招認脫免  
已罪今憑侯得山一面之詞自行招出王通騙  
取情由却將葉銘置之不問事欠停當况招內

又隱下李氏原告葉銘前情上稱崔福將情具  
告又稱葉銘一向不知王通誣情前後飭辭曲  
与回護情弊顯然實難平允

聽許賍附說事過錢

大理寺為分豁田地事獲左寺案呈刑部廣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劉清所犯合依聽許財  
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無祿人一百  
二十貫減一等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王祥  
依說事過錢者無祿人減受錢人無祿人劉清  
一百二十貫二等律杖八十遷徙比流減半准

徒二年減等杖七十徒二年劉貴梁友俱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劉  
清梁友俱餘丁各照例做工滿日王祥係軍匠  
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拘後劉貴招年八十  
以上後律勿論各著役隨任樂福山告實緣本  
犯先在本部廣西清吏司問該役案送發做工  
未滿合仍送工部做工滿日徑送原問衙門發  
落除審錄外參看得劉清雖招不合聽從梁友  
許送材板令父劉貴与伊作証聽許財物止  
坐官吏律有明條合劉清係是餘丁亦擬前律

事屬示當况王祥雖稱過送布二尺言劉清收  
接不係官府說事過錢令擬前罪尤屬示允兼  
又樂福山明奏梁友情囑顧郎中不行踏勘田  
地聽依收贖緣係具奏事理既已涉虛自有正  
律却作疑告招開六屬未明通難平允合將劉  
清王祥樂福山梁友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劉  
貴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詐偽文書

大理寺為詐偽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高政等伍名俱犯該詐為內外各衛指揮使司

文書套畫押字者律皆絞秋後處決案照先該  
本道問擬各犯前罪送審為目招罪未當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除復審外查得都督白玉  
原捉獲犯人秦順等詐寫批帖內一張開稱錦  
衣衛差舍人秦順前往陝西布政司查勘天順  
五年

御馬監太監打下家人陳山等并太監監寺中到  
淮監三千七百引撥送司禮監太監秦差人查  
勘何年月日該支有無回報又抄白揭帖一張  
內開錦衣衛指揮表差舍人秦順并旗校五人

前徃陝西等處公幹體訪揆查之家民楊方等八  
百餘名在於朝邑縣大慶關等處作耗及挨拏  
滿四家人解送赴京續該陝西按察司問得犯  
人秦順即高政等五名俱犯該詎賺局騙人財  
物滿貢徒罪解送都察院詳審發落改擬絞罪  
送寺審錄伏覲

大明律內一款節開詐為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  
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揮使司內外各衛指揮使  
司守禦緊要隘口千戶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  
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絞欽此切詳律意凡詐

各一角收藏在身帶同家人杜保現等前到通  
州路河驛取出假關文付與驛丞張哲分付抄  
關被張哲着無字蹄查理間瑞又將前項公文  
二角取出與張哲詐說我見費兵刑二部公文  
在此你如何不与船隻等詞切詳杜瑞假寫關  
文既開有郎中等官三員節次奏告又稱有楊  
鑾鄭本等姓名今查潞河驛申文上稱有不知  
名一人騎馬稱為都指揮帶領五人并行李等  
件到驛推原其故此時同行詐偽之徒非止一  
人况又招有老冷董先生等偽造印信今老冷

等既不在官鄭本等又不追究止憑本犯招出  
前項詐情別無同謀一人指實証佐事屬未明  
兼且本犯奏稱鄭本等將兵部勘合質當銀兩  
今招於總鋪內買到勘合二角設若勘合果係  
總鋪內買來必有本鋪收掌之人實等今不追  
究的確拏問明白却稱於共記名鋪兵處買到  
勘合到鋪必有赤曆簿籍記寫時刻及遞送之  
人却作失記名鋪兵處買來尤屬未當以致本  
犯展轉生詞推稱止是跟隨鄭本等前去索債  
並不知前項詐偽情由不肯服辯係干重刑有

碍平允

詐傳詔旨及詐稱諫院

大理寺為審錄罪因事據右寺案呈該山東道  
監察御史開詳犯人葉積等二名葉積所犯合  
仍依原擬詐傳

詔旨者律鄭德詐稱諫院寺官在外體察事務欺  
誑官府扇惑人民者律各斬俱秋後處決俱重  
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葉積明招假以都察院名目出  
給批文偽填旨意將自己詐寫作本院辦事官

葉迪鄭德詐爲作錦衣衛百戶鄭權名字在外  
體察事務緣前項詐僞俱係案積造謀捏寫詭  
名要行誑騙財物其鄭德不過隨從聽使之人  
而已別無自行詐稱官員名頭情由今問前罪  
事屬不當况錦衣衛百戶又非諫院寺官及無  
扇惑人民情節亦難坐擬前罪且本內案積詐  
寫旨意係是捏造詞語今却一體高臺尤屬有  
違兼又圖書寫作圖書亦屬差錯俱碍類奏合  
駁查究明白仍行原問衙門再行從公鞠問傳  
當重別開詳

奏事不實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  
清吏司發審犯人六名翟俊所犯合依不應得  
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與洪明  
張回子等五名各著從隨住生理除審錄外奏  
內查得張回子明奏被沈順將父銀三百餘兩  
劫徙原籍去訖及後來京同妻姪往丈人陳興  
家住過為目誑騙被牙人翟俊告發送兵馬司  
監追銀兩三箇月不知情節今知沈順不  
審在何地方將白結盤查送與云云蘇寬脫身



逃走致蒙獲要家爲張島不在回子被提到官  
追要沈順回子，並不知沈順誑騙情由不准供  
說止聽翟俊通同客人買鳩終日備打無從得  
獲被翟俊倚恃強凌客人勢力俱被用強誣執  
年小力弱不禁備打抵對又不曉作何問擬等  
詞具奏緣前項奏詞俱係妄誕言語今本內明  
係張回子出名妄奏却乃憑空捏作張島捏詞  
偷寫張回子名字設若不是張島捏詞緣何官  
府挨提則稱在逃累次奏訴則是本犯今又遂  
其奸計不行挨拏究問輒將張回子問擬供明  
發落以致奏事不實之罪無人承認况查照出  
項下止稱麴錢待張順回子回家至日徑自理取  
亦不照提張島等問罪不知前項徒罪何以消  
滅所據今問招擬俱屬未明難以平允  
不應

大理寺爲不應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  
人四名田旺吳旋林文廣所犯俱合依不應得  
爲而爲之者律減等各答三十俱審有力各照  
例運水和炭完日與共明馬副各送後辦事除  
審錄外各書得林文廣既與者滿副使王應奇

平昔熟識自出已紙完伊等疑心是人情常事  
田旺等照篇之時林文廣在堂審者考滿官員  
不知前情有何不應請即况查林文廣訴詞明  
開三應奇考滿在部去盡梅花有何隱下重情  
此時央盡梅花說稱完日以禮相謝亦是朋友  
常談有何添捏虛詞今坐林文廣前罪事屬不  
當若林文廣以此坐罪其主事趙文不查林文  
廣不係承行該吏逼令主文奇其供林文廣索  
要用紙馬梅四幅虛詞不合提問况標內奉司  
雜職科典吏不關姓名處屬遺漏俱難平允

大理寺為欺公玩法盜賣官馬等事據左寺案  
呈該刑部江一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趙信李  
旺所犯俱合以不應得為流為之者律趙信事  
理重奇減等杖七十李旺減等笞三十俱採官  
各照例納錢元日與供明鍾宏各送職署後除  
審錄外各看時至旺趙信既招同借歐氏銀兩  
各倚官勢分文不還及至承對各將歐氏叫罵  
意要圖頸銀兩被歐氏告發今趙信既問不應  
杖罪其承對一不知右何分刑却擬管罪若謂李  
旺借銀三兩趙信借銀九兩緣所坐之罪只因

倚勢不還一在指銀多與參人如此分爲輕重  
事屬不當一在指銀多與參人如此分爲輕重  
送審內楚信等二名審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  
依擬摘發

詐稱差遣得財

大理寺以詐偽事四川道監察御史發審犯人  
一名譙外所犯合依原擬詐稱官司差遣而捕  
人若得財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  
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舍人審有力照例送  
工部備石完日發回原衛隨住除審錄外參看

得譙雄招稱有白堅闊昭許敬趙貴秦政方妙

等各八分枝前到四川漢綿新都羅江等州縣  
詐作合于賊校尉共得銀五兩緇布十疋香附子  
一斤生心紅一斤兩傘一把回到四川城內各  
人分用雄分銀一兩五錢直鈔一百二十貫事  
叢巡按御史會問詳京行至荊州脫逃又往安  
遠等縣詐娶銀兩等物問該前罪切詳譙雄等  
分枝各重詐取銀兩緇布等物各人分用緣係  
盜贓律以上主爲重得莊論罪今招共得銀兩  
緇布等物若干不足明開以何主爲重却將各

犯詐取均分之物混作一處計贓科罪事屬不當况熊雄罪無京中逃脫逃亦有正律今擬前罪才屬三明俱贓平允

### 奸姪婦

大理寺為巡捕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池友才三氏所犯俱合依和奸有夫律減等各杖八十胡氏沈全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性謙供明除審錄外卷內查得池友才先在兵馬司供稱將姪以宗并妻王氏搬在本家住過不

合設計令姪出外討米是友才向王氏調戲求奸不允友才用言詐說將你殺死就在本家奸訖今池友才却招孫廣係兄妻張氏帶來之子改名戴榮養與王氏為婿友才見伊艱難取回到家同住著令孫廣穿友才白布衫出外討米被債主剥去孫廣惧怕逃走不知去向友才將王氏調戲求奸王氏後先與友才各不合通奸有妻胡氏勸諫友才嗔恚起打胡氏不知孫廣來歷就行言語友才將姪婦奸宿被地方大甲捉獲等情切詳胡氏係池友才繼妻相娶十餘

年間豈有不知孫廣來歷設若孫廣果係異姓  
兒男其池友才豈肯娶王氏与伊為妻及至兵  
馬司審供之時既係兄妻張氏帶來之子豈肯  
供作親姪妄認奸宿姪婦重情恐是池友才要  
脫重罪捏出孫廣異姪緣由雖稱審勘明白中  
間恐有扶同情弊難便准信且池友才先供与  
王氏求奸不從嚇說殺死方終奸訖今未審憑  
何證佐却招比時怕打妄供前情事屬未明况  
孫廣出外討未被入剝去衣服別無大故却稱  
逃走不知去向中間恐有別項謀害情節尤恐

換問俱難平允

強奸

大理寺為巡捕事刑部廣西清吏司叅審犯人  
十四名郎六十所犯合依強奸者律絞秋後處  
決李旺依棄毀人器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  
貫律為郎六十從杖九十徒二年三郎信若告  
姜清母張氏將銀二兩六錢送與校尉徐黑廝  
接受將清寺銀放得實徐黑廝合坐以受財枉  
法無緣入一百二十貫律絞今虛假誣告人死  
罪未決者律減等杖一百從三年實惡等九名

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若律減等各杖七十張五依豪強之人求索財物者計贓在不枉法論二十貫律通減二等杖六十罪案依罵人老律減盡無科三除害錄外各看律郎六十招稱同熟識人賈福李俊到於張貴家与石氏飲酒因伊親余廣到家不曾成奸本日既石氏雇倩轎夫二人擡去伊妹家探望回到東城墻下六十遇見不合要得強留本婦奸宿手拿切刀將轎夫喝散却將石氏扯到餘丁張福家不容安歇又行拖回本家有軍人姜清聞知買酒

前來慶喜次日早有父郎敏知覺趕打六十却挽熟識人張成將石氏引往順城關外姐夫李贊家暫住遇晚又領回家奸宿切詳強奸之事必曰婦女不從被其按倒扯破衣服用強奸訖繞謂之強今石氏原係淫婦郎六十平昔既与飲酒情熟在街相遇戲扯求奸亦是常事雖稱郎六十拏刀將轎夫喝散比時石氏緣何不行在街叫喊却乃依順跟隨六十沿門投宿及回本家奸宿之時其夜姜清前來慶喜石氏又与各人欣然同飲恣意奸淫次早郎六十父知覺

赶打石氏又與張成出外躲避至晚又領回家  
奸宿往來奔走唯聽命何以謂之強奸今將  
郎六十縣問前罪以致本犯執稱冤枉不肯服  
辨緣係重刑事久傳當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湖廣清吏司叢審犯  
人二名張仁所犯合依棄毀人器物者計贓准  
竊盜論五十貫律減等杖一百係冠帶舍人趙  
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  
十云除審錄外查得卷內趙氏明告張仁先偷  
伊鞋二隻後將鞋來刀氏要奸被罵去訖天順

八年四月十七日一更時分五月二十八日六  
月初二日節次掘剗吊窓用言勒索欺奸被氏  
喊叫本人發惡罵去十月二十九日有夫蘇聚  
來京上操不在張仁又以送碟子來言稱今日  
不從務來殺死氏懼怕將窓砌壘又被本人跳  
過牆來將氏搥倒強奸氏堅執不從咬伊手指  
纔方脫放十一月十五日將氏反幼女用棍打  
傷成化元年三月初三日又將苦打搥去頭髮  
咬傷及將夫蘇聚欺打扯破衣服等情今張仁  
却招先子趙氏有奸恐伊夫知覺勒去求奸不

從將伊打傷切詳張仁倚恃克惡將趙氏強  
奸不從苦被欺打以致趙氏不得已實告于官  
却又誣其輩前舊有奸情設若趙氏舊日果與  
張仁有奸情意已洽伊夫不在若得張仁越牆  
求奸必然喜允豈有不從被打之理今招前日  
似與張仁掩飾強奸未成之罪况查趙氏所告  
情節俱有來歷及審本婦口詞執稱平日妾無  
奸情今將告詞隱下却招本婦隱下輩前有奸  
坐擬各犯前罪事屬未明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巡捕事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犯人

三名張全兩犯合比依強奸者律絞秋後處決  
張友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故  
七十陸氏供明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  
擬各犯前罪送審為因張全亦詞不肯服辨已  
駁再問之後人等又送審復審據張全執稱先與  
陸氏奸宿年久情熟因伊為事將被三褲子帶  
在飯店內後臨去取贖就奸宿及審  
陸氏二稱張全奸宿一二年之上張全將布  
褲布被就在氏家與氏宿歇是氏妻將伊被縛  
當在飯店內量情切詳張全既言陸氏奸宿年



六三有強奸之罪。今不行拘問店之人審問有  
無當。被奪情由。無便招作妄捏虛詞。設若陸  
氏果無通奸情。其父陸義雖係年老。亦必  
言要言。豈有默然無言。况查錦衣衛委官原  
張全。強搶良家婦女姦宿。今招陸氏先因伊夫  
縱容。令人通奸。問罪是乃淫婦。未審何以謂之  
良家婦女。強奸必是婦女不從。扯破衣服咬  
傷肢體。方謂之強。今稱張全與陸氏奸宿三夜  
後。又依聽臧放略。無一言要告。未審何以謂之  
奸。今却不行究。四實情。無依原發比擬前律。  
以致本犯違日稱寃。不肯輸情。服罪係干重刑。  
有碍類奏。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東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宮副所犯合依強奸者  
律。絞秋後處決。劉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律。減等杖七十。朱氏依手足毆人不成傷  
者律。減等笞一十。劉氏係婦人。單衣的。決朱氏  
依後下手。理直者。減盡無科。各隨住緣。宮副係  
重刑請。

旨除審錄外。各着得官。劉明招朱氏來家。看望。置

酒與劉在坑飲至二更待分朱氏要行回家劉說夜深了你在這裡歇了罷朱氏依聽在坑與劉說話間有妻劉氏先行睡卧劉不合與朱氏求奸用手拖搯朱氏不從聲叫劉氏起身將朱氏頭髮採倒打訖兩掌劉將朱氏左腿打訖兩拳搯去小衣用強奸訖朱氏要走回家劉將門拴住不容回去劉怕伊告狀潛與妻劉氏商議朱氏明日告我強奸罪重我如今再去奸他你只做不知來將我門打罵便告也只做個和奸人去坑上將朱氏按倒行奸劉氏點燈前朱氏

劉打訖數掌搯劉去前房睡卧次日天明朱氏回家與伊母陳氏說知陳氏恠恨將朱氏趕打朱氏走來劉家叫鬧劉氏又將伊採打以致朱氏告發切詳朱氏係是寡婦却乃全無廉耻前去官剛家買酒飲至二更時分同坑宿歇嬉笑自若和奸之情不言可知豈有不從被打用強逼奸之理設若朱氏果被官劉強奸採打有傷必然嗷叫奔走出門隣佑人等豈不知覺其官劉必以倉惶求免拖搯不及又何暇與妻劉氏潛議再與朱氏行奸遮掩前事朱氏必豈肯仍

前在坑安卧以待官劉復來奸宿前後情節全  
說不通况審據朱氏執稱彼時妾與官劉和奸  
既被伊妻劉氏辱打又被氏母陳氏打罵以此  
害羞誣賴官劉強奸今却不行鞠問真情擬將  
官劉坐擬死罪以致官劉劉氏俱各叫冤不肯  
服辯係干重刑有碍類奏

買休膏休二款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湖廣清吏司發審犯人六  
名劉成四犯合依詐騙局騙人財物者計贓准  
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

年李氏若告李勉同兄李聰接受銀兩將許氏  
賣與劉泰為妾得實其李聰合坐以不應事重  
杖八十今虛加誣三等律減等杖一百許氏係  
刁奸律減等杖九十劉泰彭清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者律劉泰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彭清  
減等笞三十劉成照例運水和炭許氏係奸婦  
給與伊母李氏暫且收領候換李李勉三日發  
其嫁賣三除審錄外參看得劉成明招劉泰對  
李勉勸說便到官這婦人也要斷与你嫁賣我  
如今已娶了半年你若不要他等我就還你些

財禮錢李勉不合依允劉泰當倍銀五兩白羅  
青布各一疋與彭清作證過與李勉收接寫立  
休書一紙與劉泰存照依此招詞劉泰等顯有  
買休賣休情節今擬各犯前罪事慮未當難以  
平允合將劉泰許氏彭清駁回再問送審內劉  
成等三名審擬合律先行依擬摘發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湖廣清吏司發審犯  
人二名劉泰所犯與彭清俱仍依原擬不應得  
為而為之者律劉泰事理重者減等杖七十彭  
清減等杖三十許氏依刁奸律減等杖九十

許氏係奸婦云云夫劉泰嫁賣緣伊夫李勉  
先受劉泰銀兩之約已是嫁賣人教合仍給與  
劉泰隨任隨以審人與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  
送審為目招清未明一事門之後今又送審  
衆看得劉泰明招李勉與許氏成刁引轉  
賣與泰為妻前云云是李勉與許氏律  
該從夫嫁賣人送自合將清首賣與泰嫁賣為  
當却不合受銀三兩白羅青布一疋將許氏  
嫁與泰仍寫為妻泰元不合憑彭清作證立約  
與泰存照切詳許氏先被劉成刁引賣與劉泰

為妾今伊天李勉尋見劉泰自合將許氏首官  
仍還李勉聽其嫁責願留者聽却乃暗將銀兩  
羅天勸令李勉接受仍買許氏為妾其買休賣  
休之情昭然可見今不依法問斷壇將許氏膝  
臙給與劉泰隨位况劉泰先不詢問來歷輒娶  
許氏為妾已自有罪後被伊夫尋獲用財買休  
又復違律今將許氏斷與為妾非惟遂其奸計  
抑且有乖事體仍屬不當難以平允

提解人犯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叅審犯

人三名梁聰所犯合依受財枉法有祿人五十  
五貫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潘騰依犯罪逃走  
於誣告李氏不應事重加誣二等本罪止加二  
等律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李氏依越度關津  
者律減等杖八十除審錄外叅看得梁聰明  
招成化六年九月內李氏捏稱夫弟潘騰將家  
財霸用侵謀祖產等情告送到司將李氏轉發  
該衛委知事張鑑審勘明白連李氏潘騰呈繳  
到衛要行起解聞是認不合乘機對伊索說休  
與我些酒錢替你方便潘騰將銅錢四十文送

聽收接就赴本衛掌印指揮張真慶稟說潘騰  
患病應令保管致蒙准信將潘騰召人暫領出  
外李氏在外聽候潘騰逃往保定府縣住聽  
見本司行文催提將潘騰捉獲及要拿李氏一  
同起解李氏聞知惧怕將布八段到於聽家要  
得買求不解是聽杜汝接受前布朦朧赴指揮  
張真慶稟說李氏在逃無從捉獲難以起解致  
蒙准信將李氏一向賣放在外不行拘拿切詳  
張真係本衛掌印官員節次信憑該吏梁聰勝  
將提解人犯潘騰等接受銀布賣放在  
逃延經一年不行起解以致事無完結該司累  
行催解張真緣非木石回何略不究心中間若  
非受財亦有聽囑延縱情由今梁聰既已問出  
贓罪其張真却乃徇情回護妄稱無干免提事  
有欠明難以平允

不覺失囚并淹禁

大理寺為脫逃犯人事據右寺案呈該刑部雲  
南清吏司叢審犯人二名吳興所犯合依獄卒  
不覺失囚減囚劉福竊盜得財一百二十貫為  
從通減二等罪二寺律杖六十徒二年左寬係

獄典減獄之罪三等律杖八十三除審錄外各  
看得吳興紹稱本府將問完徒罪囚犯顏毛兒段  
五十八劉福發下本司監候行查得段五十八  
劉福鄉貫是的顏毛兒貫址查理未報有司獄  
劉愷獄典左寬不合不行嚴督興等用心看守  
以致劉福越監脫逃段五十八顏毛兒陸續在  
監病故等情問該前罪切詳順天府衙門既設  
司獄官典必有提牢巡風官員今却輒憑吳興  
一面之詞止招司獄劉愷獄典左寬不行嚴督  
以致失囚其提牢巡風官員不行查提究問事  
屬未當况段五十八劉福鄉貫既已查報明白  
別無追勘事理因何淹禁不行起發以致身死  
其當該官吏未審有無合得罪名亦屬未明俱  
難平允

故勘平人附調駁

大理寺為人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十三名黃榮所犯合依官懷  
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律斬秋後處決  
周順周名周英陳敬吳海俱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鄭友等七名俱供明

除審錄外參看得黃榮雖招曰追月錢將鄭祥  
責打二十身死緣鄭祥係是黃榮伴當比時呼  
喚來家未審委是追考月錢惟復拘伊使喚先  
前小甲呂貴狀訴黃榮使令呼喚鄭祥赴官使  
用不知因何病死及至檢驗之時呂貴却供黃  
榮令貴叫喚鄭祥討要月錢為無恠打回傷身  
死前後情詞不一今問供明事屬不當况黃榮  
節所實驥等挾讐唆使鄭友告伊因取月錢打  
死鄭祥虛情今屍場內又憑實驥等供稱鄭祥  
因欠月錢被黃榮責打回家身死緣各犯既從  
黃榮訐告當涉嫌疑回避却乃公然証佐所供  
情狀俱係一手書寫中間恐有情弊兼且周名  
許稱鄭友帶領王英等二十餘人綁打邀搶衣  
服等件今招實驥等六黨有罪却擬供明允允  
行綁縛其實驥等六黨有罪却擬供明允允  
當以致黃榮連日稱冤不肯服辦係干重刑有  
碍類奏

大理寺為人等事據左司案呈該刑部山西  
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十四名黃榮合依原擬官  
懷挾訟讐放劫平人因而致死者律斬秋後處



決陳設三進是順周名同英寶驥呂貴王英俱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俱減等各杖  
七十各約兵內同英係周順父依家人共犯免  
科鄭友黃寶師禮門寧張氏俱供明各著役隨  
三具本送來審錄復審得黃榮供稱成化七年  
正月三十日自拘養姓戶鄭祥收办鵝彈來遲  
將伊責打二十回家至二月初五日不知何病  
身死欲伊弟鄭友告送刑部該司委官勘驗止  
憑有錄署正寺官寺串同讎言入寶驥等妄供作  
進取官錢將鄭祥打死問擬斬罪送審是榮思  
係冤枉不肯服認回仍問前罪情實不甘為  
照黃榮番異原招并寶驥等事有干對除取黃  
榮供詞在官外理合案呈施行案呈到寺圓審  
相同合仰左寺抄案粘連供詞照例行移都察  
院調問明白議擬回報施行

受財故縱強盜越獄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陝西清吏司發審犯  
人十一名三政所犯若告千戶王洪同軍餘張  
全陳禮用錢買囑經歷虞信將伊原申文不行  
反將三洪等捏詞妄申在官得實虞信合坐以

當該官曉從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杖一百今虛  
加所誣三等律通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張全  
李友若告王政令男王泰前來聞監將趙昇等  
拷打各犯贖銀八兩与王泰等接受將枷鐐開  
放越城逃走李秉五若告越獄強盜許良等將  
贓布等件与王洪買免各得實王政王洪俱合  
坐以受財故縱與囚同罪律各絞今俱虛依誣  
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張全為首与李秉五通減  
二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李友為從通減三等  
杖八十徒二年王洪王泰俱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通減二等格六十云除審錄外  
叅看得王政招稱曰無庫房將賊贓放在監房  
過梁上被強盜趙昇等反獄連贓物劫去後張  
全李友將趙昇捉獲交与李秉五看守政同男  
王泰等前去討要趙昇帶領行走不合噴恠沿  
路打死仍將本屍送監內詐作病死及查張  
全李友捉獲趙升之時供稱成化七年十一月  
廿八日夜王政令男三泰等三人前來聞監將  
各犯拷打不過只得贖銀八兩与王泰等承接  
將枷鐐手紐開放逃走委被王政父子前後受

銀七十兩棗騮騎馬一疋等情切詳三政父子  
若不受要贓物如何全不點視枉錄任從各犯  
逃走及至被人捉獲王政若非懼其許出受贓  
真情緣何輒便沿途打死既是打死本賊若無  
奸弊目何將屍馱送監內詐作病死顯是日前  
受財賣放今被捉獲要得泯滅踪跡就行打死  
以圖幸免况張全等所首既有的確數目又有  
指實來歷今不究問明白止憑各犯一面之詞  
誤作証告招開中間恐有買求招回出脫重罪  
情由且鎮撫問囚豈無廳房可以收貯贓物今  
祿將贓放在監房過梁上被賊劫去緣比時各  
賊要逃荒張無措豈暇劫取贓物顯是王政等  
侵欺前贓入已乘機捏作被賊劫去尤難准信  
所據前項招疑俱屬未明有碍平允

班匠

大理寺為巡視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疏審犯人六  
名劉成廖成蔡昇李謙周信楊昂所犯俱合依受  
財枉法無祿入一百二十貫律各絞照例做工  
五年滿日各著役除審錄外看得到成明招錄  
匠王從禮等四十五名各齋劾合來京輪當班

次成等每名要銀一兩三錢八已將王從禮等賣放回家至成化八年正二三月却將王從禮等勘合公去工部各司用印批工收執以待各匠輪班來京仍舊賣放切詳各司印信俱有官員收掌後滿批二亦有簿籍稽考若非官吏通同其匠作之人豈能公然作僱用使印信劉成止稱公去各司用印批工不見招出前項印的係何人收掌劉成等緣何得以公用及批工筆跡的係何人填寫劉成等曾無用財買求設若劉成等果是公去各司用印見今該司掌印官負應否不行提問所據前項招情俱屬未明難以平允除駁再問明白送案

### 革前罪名

大理寺為官軍強奪小民田土山場等事據右寺案呈該四川道監察御史開詳犯人一名曹文郁所犯合依原擬豪強之人強奪良家妻姦占為妻者律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看得曹文郁明招成化元年十月十七日前到青城縣城內賃到民人孫友志空房將流民余五綱妻周氏搬來同住姦占為妻五

年有餘緣前項事情犯在革前其原問官吏却  
乃不行查照朦朧問擬絞罪監禁人難况本條  
無豪強字樣及招內止稱左護衛又不知是何  
王府所屬俱屬未明合駁查理明白如果事在革  
前宜從都察院徑自查行照例發落若是招情  
差錯轉行原問衙門再問明白重別開詳

### 追究原問

大理為陳情分理謀爵陷命等事刑部廣東清  
吏司發審犯人四名費溥所犯合依子毆母者  
律斬決不待時曹氏戴氏陳氏俱供明各隨住

內費溥係重刑及應議官子孫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先該本司問得犯人費溥  
招先与弟費淮爭襲父爵告官奏蒙將爵断与  
費淮承襲訖溥一向在外不曾回家有父費釗  
遺下家財房屋田庄家人俱是庶母朱氏收掌  
是溥要分疑是庶母獨占及捏伊父朱瑛通同  
父使女曹氏將家財轉遍等情問擬費溥不應  
杖罪發落訖今費溥招稱不合將嫡母朱氏回  
罵狗婦又用手推搥一下倒在影牆上有庶母  
曹氏扯勸溥又將曹氏打訖二下誣告嫡母朱

氏竈歲家人三文在房奸敬奸夫李端往來行走又捏朱氏係聘娶為妾曹氏等俱係使女等情問擬費溥犯該毆母斬罪又查得先日溥妄爭伯爵該三法司官會問明白題奉

聖旨費釗存日既封朱氏為夫人他生的子當襲爵費溥這厮再來妄爭打攪不饒欽此切詳朱氏既係費釗存日受封夫人又該法司行勘溥朱氏的係費釗繼妻奉有前項

欽依事理其朱氏係費溥繼嫡母昭々明矣後費溥告爭家財該司原問官吏未審有何緣故却

憑費溥將朱氏招作庶母曹氏等招作使女止擬杖罪發落以致出脫費溥誣告母死罪今未及數月費溥又將朱氏打罵問該前罪前後招擬自相矛盾所據先次原問官吏移情作弊理當拏問况費溥連三不肯服辯合駁通行究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陳情分理謀爵陷命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四名費溥所犯仍依原擬子毆母者律斬決不待時曹氏戴氏陳氏俱供明隨任內曹溥係重刑及應議官

子孫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案照先該本司問擬各犯送審為目前後招擬不一顯是先次原問官吏移情作弊已經駁回究問去後今又送審着得費溥招稱先次原問官吏不知溥等在本部四川清吏司爭爵案卷不曾行查及嫡母朱氏不曾奏提在官無人質証止據溥招將嫡母朱氏作庶母名色問擬不應杖罪發落等詞切詳費溥先次誣告朱氏之時該司雖不曾奏提朱氏到官緣比時已有曹氏等在司問理非是全無執証之人雖不曾行查四川司案卷緣本司卷內已有朱氏節次奏訴情詞備開先年奏奉

欽依事理非是全無案卷可查却乃不依公道推問故將朱氏招作庶母脫免重罪情弊顯然以致費溥得以為詞連日不肯服辨合駁徑自呈堂調司通行究問明白送審大理寺為不應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山西清吏司叅審犯人一名朱氏所犯合依居夫喪而嫁餘親主婚主婚為首律減等杖九十係軍職正妻照例納鈔完日隨任素照先該本司問

擬朱氏前罪送審曰係軍職正妻例該具本送  
審該司原問官吏故違前例移牒審錄已駁再  
問及查究去後今又送審除復審合律外叅看  
得朱氏既是軍職正妻本司原問官吏故違定  
式牒送審錄及全駁回查究却乃隱下官吏違  
式情由不行呈堂查理叅奏拏問又不照出另  
作施行止是朦朧具本送審事屬有違難以准  
允合駁徑自呈堂調司將原問官吏叅提究問  
送審其朱氏果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各執一詞

大理寺為強賊劫奪財物事浙江道監察御史  
發審犯人梁智等五名梁智孫青所犯俱合依  
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皆斬決不  
待時吳諒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  
等杖七十緣犯在革前免科占供明包鑑王浩  
各隨住查得先該鎮守通州都指揮同知陳達  
將審出梁智等強劫緣由具題奉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今問各犯前罪緣梁智孫  
青俱係重刑及奉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犯請



旨除審錄外據梁智執稱成化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智與孫青同往劉宋家莊趕集回到張家庄住入福山家喫飯至申時分到於林亭口本庄孫青地內有今知名王金等不知何處買賣經過各將馱騾撒放在地食踐薦秣孫青看見与伊爭鬧採打被王金手執猪鉤將孫青打傷昏死倒地是智向前分說王金等因見孫青昏死要得抵賴却將自己馱駝布疋控稱被智等打劫當將智綁縛送到本村火甲楊增等因見孫青傷重扛擡告送寶坻縣王金聞知亦將智送

縣有本縣知縣陳讓惟智先于季指控家看庄  
在縣告量地土不均爭鬧有變持智等苦拷逼  
認強劫情由問擬前罪實是冤枉又審得包鑑  
執稱前項月日鑑与王金將帶布疋前往劉宋  
家庄貨賣天明時分行至草場遇強盜二人騎  
坐馬疋手執弓箭向前截住喊叫殺了鑑等惧  
怕走躲被賊將馱駝布疋搶劫用馬稍帶去訖  
是鑑等不合襲趕前到陳家庄屯遇見過往人  
言說前頭二人騎馬馱布的是季指揮家看庄  
人梁智孫青鑑等得說就在本庄熟識人薛二

家將駝駝寄下身借馬匹弓箭沿路跟趕不期各賊投入張家庄店家買飯喫用鑑等閃過先到林亭口住人尹良家將弓箭解下脫換衣服王金借豬鉤一把鑑執木棍一根在於本處石橋邊等候至申時分果見各賊來到下馬過橋間被王金先用豬鉤將孫青鉤住打傷梁智棄馬奔走鑑等趕上綁縛同地方火甲人等連贓仗馬疋捉送本縣解來問罪據此參照梁智包鑑等所訴前情本執一詞未委虛的緣無証佐係千重刑難以類奉

### 招情不通

大理寺為負欠財本控謀架空陷害等事刑部雲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七名李安所犯合依盜劫未成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年融依當該官聽從曲法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減等杖九十歲海等三名俱係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三氏徐恭得供明誣除審錄外恭著得李安招稱鎮撫年融不合令軍軍嚴海將三氏拖褚送監王氏不服嚴海不合用強施權致將三氏身穿藍綿布裙白衫布褲并原帶金簪二根金掠頭一

筒及手帕包頭俱各撿落被不知名人拾去等詞  
切詳生融與今嚴海將三氏被撿送監必在本衙  
門內豈有撿落首飾之罪被人拾去之理况首飾  
容或撿落其布裙布褲穿在身上豈有撿落在地  
之事所招前情可見妄誕又如李融執紼王氏前  
項首飾衣服委被軍牢強撿去落情願陪還此等  
發落未審照何事例事屬未嘗且招內既招陳  
璜執棍將李泰打訖數下以後獲獲陳璜到司隨  
即脫走一向檢拿不獲所據陳璜亦有應辯罪名  
今不照出另行允屬未明合將李安王以嚴海等  
融駁回再問明白送審內趙等三名審擬合  
律如無干開先行依擬摘發

年月顛倒

大理寺為強劫事據右寺崇正該廣東道監察  
御史開詳犯人一名葉羅富所犯合獄以擬同  
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寺者  
律絞秋後處決係重刑請

旨除叅詳外著得無罪官給給成化二年三月內  
陳氏將伊男歐陽自保在羅富家病故情由說  
與龍淵泰祖等及三四月內龍淵等同總旗蕭

達等指以挨勸軍丁孫由特羅富妻廖氏鎖打  
本夜二更時分廖氏令人前來庄兩報知羅富  
等回家與葉三等各將龍淵等毆打次日是羅  
富與各人謀妻將龍淵等痛打目而打傷又稱  
本年四月二十九日臺去巡檢司至本月三十  
日臺回身死切詳龍淵等四月內捉拏葉羅富  
妻廖氏鎖打既無日期緣何却稱本夜三更時  
分廖氏令人報知葉羅富等回家且本夜葉羅  
富自庄所回家未審是何日期將龍淵等毆打  
又稱次日葉羅富等謀將龍淵等打傷况

先招本年四月內後却又招本年四月二十九  
日將龍淵等擡去巡檢司前後月日含糊顛倒  
俱屬未明係干重刑有碍類奏合駁叅查明白  
重別開詳

朦朧不論功定議

大理寺為會淫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  
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十二名陳嵩所犯若奏道  
雄等八名不當差使每名辦納白銀二兩四錢  
各直鈔一百九十二貫送倪通收接得實倪通  
合坐以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今虛依

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鄭祥  
倪通俱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  
徒二年半李勝等十名俱依越度關津者律減  
等各杖八十王不曉事等三名俱依不應得為  
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陳嵩係操  
官倪通係職官各照例運磚鄭祥係逃役軍人  
董璉係識字軍俱照例做工各完滿日王不曉  
事係操軍趙雄係養馬民李勝趙雄魯有才張  
和尚俱操練餘丁劉興沈阜陳貴張旺俱匠餘  
徐氏朱氏俱婦人單衣各的決錢氏等十六名

俱供明各還職着從操備隨住審錄間續該本  
司手本開稱數內犯人丁貴於成化元年八月  
一十三日夜四更時分病故住審等回到寺除  
丁貴住審外叅看得陳嵩招任直隸天津衛中  
所百戶倪通招任本衛指揮使各犯該前罪緣  
係軍職律合論功定議今既擬還職却不論功  
定議照出項下雖稱陳嵩奏被倪通將軍餘沈  
真等出辦銀兩及鄭祥奏陳嵩占種草場屯地  
俱候行勘至日發落又不開陳嵩倪通即今作  
何處置事內何人仍該監候或送羈管及行勘

至日應否重問送審惟復徑自發落况丁貴未  
審是何囚犯在何去處病故有無別項違碍通  
屬朦朧難以平允合將陳高倪通鄭祥駁回再  
問送審內李勝等二十八名審擬合律如無干  
問先行依擬摘發

含糊私債一人命二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  
人三名時榮所犯合依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  
官物論八十貫律絞照例做工五年滿日韓璜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律減等笞三十係操軍官

照例納鈔完日李旺供明各還職隨住看役除  
審錄外叅看得時榮雖招將韓璜官馬盜騎回  
家緣韓璜欠伊私債未還此與憑空偷盜不同  
况前項馬疋未曾印烙時榮憑何知是官馬其  
訴韓璜將伊家帶來馬疋准還銀兩情有可推  
兼又韓璜明告前去帥府點視回還將原領官  
馬全付鞍轡拴繫下處不期時榮不由分說用  
強將馬奪去准折私債依此告詞時榮所犯又  
恐自有正律今擬前罪事慮未當且時榮既招  
不合利上起利合將該得本利銀兩明白算還

今照出項下止稱原欠銀兩出外亦還不見該  
還若干數目尤屬含糊俱難平允合通駁回再  
問明白送審

大理寺為人命事刑部廣東清吏司發審犯人一  
十三名朱瓚所犯合依故殺者律斬秋後處決  
蕭官保依受財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律絞  
照例做三五年李成畢能丁氏俱依誣贖局騙  
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一百二十貫罪  
止律李成為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畢能丁氏  
俱為從減一等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陳越楊

氏等八名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  
減等各杖七十云除審錄外叅看得朱瓚招稱  
與杜剗浦勝葉斌蕭宗谷不合將剗彥清亂打  
有浦勝將剗彥清脊背用鐵尺打訖無數蕭宗  
脚穿皮底鞵鞋將伊肚上後背心踢打二脚瓚  
又用拳將伊臉上并耳腮軟筋故打傷重葉斌  
將伊臉上打訖數掌大腿踢訖一脚當有陳鈺  
亦助惡將剗彥清臉上打訖二堂有剗彥清因  
被打傷重身死切詳剗彥清况被浦勝用鐵尺  
於脊背等處打訖無數又被蕭宗用鞋脚於肚

上背心踢訖二腳緣脊背肚上背心俱係要害  
去處今被銹尺鞋脚踢打無數其致命根因恐  
由于此今朱璜却招用拳將劉彥清臉上耳腮  
軟肋故打傷重以致身死慮非實情設若朱璜  
果將劉彥清打死必明開將何要害去處打  
訖幾拳今却止招故打軟肋傷重未審軟肋左  
右的係何處致命事屬含糊况檢驗屍傷又稱  
左肋至脇重疊傷痕緣左肋不曾招有打傷又  
未審因何檢有傷痕尤屬未明且朱璜既將劉  
彥清故殺其劉彥清軍役應否不行抵充亦屬  
有違俱難平允合將朱璜蕭官保社劉浦滕蕭  
宗葉斌陳越駁回再問送審囚李成等三名審  
擬合律如無干問先行依擬摘發

事執兩端

大理寺為人命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浙江清  
吏司發審犯人一名張祥所犯合仍依原擬聞  
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秋後處決  
緣犯在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赦以前免科隨任查得已死候聚妻溫氏原告  
張祥杖讐將伊夫候聚打死似有故殺情由今



會官勘得張祥与候聚說起前讐目而鬪毆致  
死問擬前罪犯在辜前免科請

与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為目招情未明已駁  
再問去後今又送審除覆審外參看得張祥犯  
該鬪毆殺人絞罪既在辜前例該免科自合照  
例發落為當却乃擬稱原告似有故殺會勘止  
是鬪毆事執兩端作疑不決若是依擬奏  
請不無煩瀆

聖聽况本部各司往、問擬前項罪犯俱是照例  
發落此囚若復請

旨則前日發落者恐皆過當將來送審者未免照  
例事愈不一難以平允合駁再行查擬送審

增添情節

大理寺為不應寺事據在寺案呈該刑部四川  
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仰弥高林茂所犯俱合  
依私家及歲天文應禁之書者律各杖九十仰  
弥高照例還職完日係行止有虧人數革職發  
回原籍為民林茂係操官照例納鈔完日還職  
係軍職論功定議內仰弥高係在京道錄司官  
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先該右少監裴誠題稱千  
戶林茂將天文書在家觀看致被緝獲供係石  
玄義仰孫高送官收贓仰孫高再三不服承認  
等目續該錦衣衛鎮撫司問得林茂招稱仰孫  
高師父鍾智備有天文書一本遺留與仰孫高  
觀看至成化四年四月內有仰孫高惧怕事發  
不合將前書與茂收贓在家觀看等情奏送刑  
部擬罪原發原招俱無別項情由今查招內六  
無各犯半點供訴情詞未審該司憑何原發却  
於報外用手本前去兵馬司挨拏犯人陳妙善

不獲止拏無干人王靈林秀到司又押協同跟捕  
犯人陳妙善王琬不曾回報却就添招仰孫高章  
前詐有神仙煉丹之術將銀錢砂燒煉金銀不成  
又与淫婦陳妙潔在官奸淫三夜要与林茂固結  
心腹將書寄与收藏後因林茂妻陳妙善私与舍  
人王紀通奸漏洩等情盡將林茂等原招事由平  
空增添改換切詳林茂等前項招由係是鎮司奏  
准送部擬罪事理不曾再令鞫問別情未審應否  
擅自增添改換全与原發原招不同設若仰孫  
高果有前項煉丹犯奸情由比時林茂在鎮撫

司問理之時緣何不行招出今本犯既將指奸  
事情招出在官緣何不提陳妙榮與伊面對是  
否虛實却又照作革前免提徑擬御孫高作行  
止有虧人數且陳妙榮與御孫高奸宿既是林  
茂招出其林茂妻陳妙善與王紀通奸又未審  
是何人招出在官况審林茂執稱伊妻並不曾  
與人有好今招前情俱屬未明有碍類奏

畧去情節

大理寺為糾劾事據左寺案呈該陝西道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一名陳旺所犯合依奏事詐不  
以實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照例運炭完  
日還職查得本犯先該兵部奏擬錦衣衛差官  
提解前來該禮科官引奏奉

聖旨送都察院問欽此欽遵今問本犯前罪緣陳  
旺係應議軍職論功定議及奉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數請

旨除審錄外奏內查得先該南京兵科等科劾奏

陳旺故違

勅旨高坐于家以致盜徒搶奪標軍器械及照陳  
旺先征廣西全無功次冒奏陞賞貪圖賄賂

禍邊方續該右都御史周璫六奏本犯不親巡  
江部委官軍與賊私通賄賂及兵科又奏本犯  
捏詞妄奏本內將  
旨意略寫俱屬欺罔兵部三查陳旺先在廣西鎮  
守僥強冥頑抗違

勅旨遇賊展轉躲避不肯調兵會勦且又貪蓄賄  
賂無廉無耻失誤事機不可放舉被本處巡撫  
官員及本部劾奏俱蒙

寬宥止將本犯取回令去南京後府管事并浙江  
口把總管操續該六科十二道將陳旺比先壞

事情由劾奏復蒙

寬宥止令任俸三年今本官不知感激又行僥強  
冥頑抗違

勅旨欺罔不忠欲行都察院出批錦衣衛差官前  
去將本官拏來究問明白奏

請重加處治以為人臣欺罔不忠者之戒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切詳各該衙門劾奏陳旺前項欺罔  
不忠等事俱係重情緣本犯又係見該任俸人  
數自合一查究明白送審具

奏發落今却隱諱不行徧細招出事屬不當况  
兵部奏

唯要將本犯究問明白奏

請重加處治係是緊關情節却乃略去陳旺雖奉  
欽依送都察院問人數別無處治事理却乃引奏  
俱屬未明有碍  
上請

三并問送審

大理寺為強劫事據左寺案呈該山西道監察  
御史發審犯人六名王鑑司恭讓劉永張鑑所

犯俱仍依原擬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  
從律各斬俱決不待時務全仍依原擬知入犯  
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而藏匿在家不行捕告  
者減王鑑斬罪一等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  
餘丁審無力照例做工端日司犯現仍依原擬  
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本  
犯招年一十五歲依律收贖各隨住內王鑑等  
四名審畢監候挨擊脫逃賊人劉林等三日對  
問如果是實依擬發落若有別情再問送審緣  
三鑑等四名俱重刑請

旨除復審外案照先該本道問擬各犯送審為因不肯服辯已經二次駁問去後今又送審參看得王鑑等雖招前情數內劉林等未獲今既擬將王鑑監候挨拏劉林等至日對問又作重刑請

旨且各犯俱係決不待時人數若已奏

請即當處決今稱如果是實依擬發落若有別情再問送審又未審如何依擬發落有何別情再問事屬未明况王鑑等四名仍稱冤枉不肯服辯難以平允除楊全司拘與審擬合律候類奏

發落外合將王鑑等四名駁回監候挨拏劉林等至日對問明白送審

未經對理附奏事不實

大理寺為虛名月支

賞賜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河南清吏司發審犯人三名高騰陳金史勝所犯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俱照例運灰院各還職役除審錄外查得奏內先該經歷許正奏稱指揮高騰等事同委官劉源該吏王章虛華遊放軍旗姓名冒又

賞賜銀兩分用等情緣高騰等俱係等官員豈  
有不知本衙送故軍旗姓名并被劉源等報作  
見在冒領銀兩以致許正奏其帶同分用銀兩  
恐是真情今劉源既未經理輒隱高騰等  
一面之詞招作無干恐欠停當况高騰等果無  
串同情節其許正難免妄奏之罪今稱許正  
是高騰等串同劉源等冒支銀兩分用將情奏  
放亦審兵奏情詞應否可作疑奏且高騰等既  
与劉源等串同對證輒依今擬徑自發落之屬

事相應運灰還職乞合擬出候捉劉源等得獲  
問有干碍另行奏提高騰等通問發落為當今  
止稱劉源等另行而高騰等事若結絕許正乞  
無干碍尤屬未明俱難平允

引律駁一倒死驛頭

大理寺為昏賴資本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  
江西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劉貴所犯合依不  
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通減二等杖六十  
李通依應入官之物而侵欺隱匿費用不納者  
計所虧欠物數准竊盜論一十貫律通減二等

答五十三除審錄外查得節該

大明律內一勢凡自己馬牛駝騾駝病死而不申官開剥者答四十劬角皮張入官欽此切詳律意蓋曰頭畜倒死而不申官開剥者既科其罪又追劬角皮張入官不比倒死官馬之類應當計贓坐罪今亨通倒死自己騾頭私自開剥當坐正律却擬前罪事屬不當難以平允大理寺為監守自盜馬疋草束事據左寺案呈該山東道監察御史發審犯入六名劉聚張洪牛醫劉寬盧翼所犯俱合比依官物當應給司

与人但有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四十貫律各斬王暹依聽從囑託事已施行者律減等杖九十云緣劉聚等係比附律條及与王宣俱軍職論功定議通行請

旨除審錄外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節開器物錢帛之類須移徙已離盜所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其竹木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間猶未成盜欽此今照劉聚等雖招故留草束



在場一向不行闕支要待下班之日後開均分  
緣前項草束既是在場不曾闕出終未成盜又  
不係各犯守掌在官今比附前罪恐未允當且  
翟文魏寬首告指揮三暹同劉聚等將草束侵  
分盜賣今王暹止招聽從各官囑託又不見聽  
從何人囑託是何情詞况本犯既是選委監支  
草束人數其劉聚等尅留草束在場豈無通同  
情弊今擬前罪以屬未明兼且李興明告牛忠  
同盧興尅落草二千四百五十束賣銀二十四  
兩五錢肥已今查前草在場未曾闕出却又不  
提李興等面對虛實以致各犯執稱冤枉不肯  
服辨俱難平允

比例問擬引例查駁

天理寺為查究官軍口糧事刑部廣西清吏司  
發審犯人七名劉福馮玉所犯合依常人盜倉  
庫錢糧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八十貫律絞劉福  
係軍職照例立功五年滿日還職仍回原衛帶  
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馮玉係軍人審無力照  
例做工伍年滿日于泰孟禮張祥地數俱依知  
盜贓而寄藏者減知盜贓而故買者一等罪止

律減等各杖九十朱氏倭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杖七十云查得近該本部題稱  
順天府所屬通州冀州等處俱係緊要收支糧  
草去處合無通行巡按巡倉等官今後遇有偽  
造文書偷籌盜糧誑攬糧價等項就便拿問追  
完糧草俱照邊境倉場事例連當房家小發邊  
衛充軍原係腹裡衛分軍人發邊衛常川守哨  
軍民職官奏

請發落等因成化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在不各營如劉福馮玉等

洗改文冊增添官軍姓名盜支官糧數多比之  
偽造文書偷籌盜糧情犯尤重若照常例發落  
無以警戒將來合無將見在劉福馮玉并脫逃  
樊昇等拏獲俱照順天府所屬倉場偽造文書  
偷籌盜糧事例追贖完日先其立功等項拘要  
當房家小發邊衛充軍有係腹裡衛分軍人發  
邊衛常川守哨仍行本部并都察院遇有此等  
囚犯俱照~~編~~發落緣係照例發落囚犯事理及  
劉福係軍職論功定議未敢擅便請  
旨除審錄外查得河南清吏司發審犯人夏景等

虛捏武等衛官軍張勝等口糧數目赴倉開支事發問擬各犯常人盜倉庫錢糧絞罪徑擬照例充軍不行比例奏

請已經審免監候再問去訖今照劉福等所犯六捏通州左衛官軍張鐸等口糧數目赴倉開用事發問擬各犯前罪比之夏景等情犯相同却乃比例奏

請比與先起發落不一二司所擬未知何者為當事慮未明有碍平允

大理寺為官軍口糧事刑部浙江清吏司發審犯人五名岳文果吳英所犯俱合依常人盜倉庫錢糧不分首從律各絞照例發邊衛充軍白俊陳通陳忠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云除審錄外查得先該刑部奏

准事例內開順天府涿州通州薊州密雲良鄉等縣并居容關口倉塲今後遇有偽造文書偷竽盜糧誑騙糧價坑陷納戶打擾倉塲掣問追完糧草照例連當房家小發邊衛充軍不曾開有盜關京倉糧米緣由續該本部河南清吏司發

審犯人夏景等增添武平等衛官軍張勝等口糧數目赴倉關出糧米問擬常人盜倉庫錢糧絞罪徑擬照例充軍雖曾審允緣係監候再問送審人犯未嘗明白定奪又該本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劉福等增添通州左衛官軍張鐸等口糧數目赴倉盜關糧米亦擬前罪却要比例奏

請發落為照引例不一况律有比附例難比擬已駁再問去後今照岳文果等添捏鳳陽等衛官軍毛輝等口糧數目赴濟陽并大興左等衛倉

盜支糧米三百二十石却又徑自引例充軍緣前項事例不曾該載未審今次所引者別是何例事屬未明兼擬各犯盜倉糧絞罪必有鈔貫數目今却不行撥出充屬未當俱難平允

逃吏

大理寺為達限不銷批迴等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一名陳潛所犯合依凡姦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減等杖九十係逃吏審有力照例運灰完日發回原籍為民除審錄外

查得律內官吏避難而在逃罷職役不叙見  
行事例文武官為事在逃罷職今陳潛以為犯  
律則已遇蒙

赦宥以為犯例則無吏罷役之文未審今發為民  
憑何律例擬斷况審本吏執稱當軍刑陳得宗  
勅要津貼銀兩執留文憑因此逃回原籍取討  
又係有詞兼且問擬本犯前罪招內却無違例  
招眼俱屬未明難以平允合駁再問明白送審

逃官事例二駁

大理寺為清理軍政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入十一名張興等四名所犯俱合依常人盜  
倉庫錢糧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八十貫  
律皆絞潘宗等七名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  
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三除審錄外叅看  
得府軍後衛先奏張興等俱罪在逃今張興等  
六招各不合慎罪逃解雖稱以後自首終係脫  
逃入犯恐有見行事例違碍况查先該刑部山  
西等清吏司節次發審犯人王英苗惠等招係  
府軍右衛鎮撫千戶各不合犯罪在逃以後自  
首到司俱問絞杖等罪名照逃官事例科斷已

經審允發落去後今張興等與王英等事体相  
同設若各犯委的在逃當照見行事例處置如  
或不曾逃縣該衛難免妄奏之罪今却不行查  
照明白徑照常例擬斷以致發落不一有碍平  
允

大理寺為清理軍政事陝西道監察御史發審  
犯人張興等十二名查得先該本道問擬送審  
為目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問張興等四  
名所犯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三填招詞及張  
興原招俱稱自成化三年正月起到四月終止

通同指揮部璽寺將在逃軍人造入支糧冊內  
多支月糧有百戶蔡貴先後共分米二石一斗  
等情及該道行提部璽寺之時有該衛指揮苗  
方等又奏指壇工百戶等官部璽寺四十六員  
俱各認罪在逃並不曾開有百戶蔡貴征造緣  
由今却止憑蔡三一一面訴詞擬將張興改招盜  
支軍人丁等共等月米二石一斗入已先被三填  
妄招蔡言等支等詞中間恐有買求招回脫免  
重罪情由三三行勘明白恐有扶同難便憑信  
况苗方等三三三人既已參奏部璽寺四十六

員俱各想罪至死後回照勘却又開稱蔡貴果於前項日期延遲先後奏勘情詞轉換不一以致事情不無冤縱罪名難免出入恐亦有罪應否置之不明恐害張興執稱不曾盜支前項月糧及與張錦等俱各有詞不肯輸情服罪通難平允

### 詐攬事例二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人九名劉原等六名所犯俱合依應入官之物而隱匿不納者計所虧欠物數准竊盜論一百

二十貫罪止律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陸榮係軍匠決訖所犯杖數照依年限拘後劉原等五名俱軍餘照例做工各滿日朝劉等三名俱供明各着役隨住除審錄外卷內查得蘇氏告稱有男吳祥承管茂山衛年例柴炭有舍餘劉原等共身承管領去柴炭銀一百七十一兩該柴炭四萬七千斤各人一向將銀在家終用不行買辦等情今劉原既招該府將范海比較完納柴炭范海告稱不與吳祥攬納又范海執稱先前止是吳祥一人攬納並無石等同攬前後

如詞自相矛盾顯是劉原等與吳祥通同誑攬  
今見正犯吳祥脫逃原攬文約又無在官却乃  
展轉情詞脫免重罪且劉原等所交銀兩入已  
費用原攬柴炭推調不納明有誑騙情由今不  
究問明白止憑一面之詞輒擬各犯前罪事屬  
不當況在不知名男子在街揚言劉原等買囑  
原問官員今既調問仍前含糊揚言之徒未免  
得以籍口所據前項招擬通屬未明難以平允  
大理寺為不應等事刑部福建清吏司發審犯  
人十一名劉原等六名所犯前云除復審外案

照先該本官問擬各犯送審為回招罪不當已  
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查得蘇氏原告劉原等  
與男吳祥同領柴炭價銀及劉原原招亦稱范  
海被該府比較柴炭告稱原與吳祥攬納今劉  
原又稱范海將柴炭價銀二百六十六兩交與  
吳祥包攬吳祥將前價內銀二十兩布三筒作  
銀五兩與原買炭五千斤又將銀三十八兩與  
陸崇買柴二萬斤九十八兩與劉通三能法成  
共買炭二萬斤十兩與趙禮買炭二千斤俱寫  
帳為照餘銀吳祥自行費用一向不曾問原等



取要柴炭上納范海聲言要告吳祥俱罪在逃  
後本府比較柴炭范海告拘吳祥家屬追納有  
吳祥母蘇氏來催原等推稱不知致被蘇氏告  
提原等及各捏稱吳祥被毒妄告及平日与伊  
並無相干等詞切詳吳祥既走獨攬范海柴炭  
緣何交与劉原等價銀數多自己費用銀兩數  
少若果將銀与劉原等收買柴炭今知范海等  
要告緣何不催劉原等上納却乃輒自脫逃兩  
據劉原等稱通同包攬情由今見吳祥在逃妄  
捏轉買柴炭遮飭重罪况招內既稱吳祥一向

不曾問原等取討柴炭上納又稱蘇氏來催原  
等不合隱匿不納先後情詞自相矛盾設若劉  
原等果是分受吳祥銀兩收買柴炭緣吳祥所  
交銀兩即係范海原領官價今見吳祥在逃其  
劉原等俱各推稱不知及至蘇氏告發又訴平  
日与伊無干顯是私物當供官用而各犯侵欺  
不納明有正律可坐未審該司緣何不行依法  
擬斷再三回護止擬各犯前罪脫免見行事例  
事屬不當且范海同逃既是承差起運官物  
却乃就在本衙將官價領与吳祥等攬納今問

答罪尤屬未明仍請平允

大理寺為誑攬豆價事刑部河南清吏司叅審  
犯人十六名張斌等三名所犯俱合依誑贖局  
騙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貫罪止  
律張斌為首減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送兵部  
連當房家小編發邊衛充軍張弼董璘俱為從  
各減等杖九十徒一年半蔡宣韓友才俱依奏  
事詐不以實者律減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張  
輔等九名俱合依不應得為所為之者律減等

各答三十二云除審錄外卷內查得偃師縣納戶蔡

宣明奏張斌同弟張增男張輔等承攬到黑豆  
二千石該價銀一千六十兩止納過豆六百一  
十五石又退銀二百五十五兩尚欠銀四百七  
十八兩被張增等倚恃官勢不肯完納及項城  
縣納戶韓友才亦奏張斌張增張勝等誑攬糧  
豆價銀二百五兩自誑銀去後升合不肯上納  
及查張斌原立文約并合同欠帖俱有張增等  
姓名今張斌等詔要誑蔡宣等豆價恐伊不信  
及見張增隣舍居住將各人引到張增家誑說  
是我家業張增目不知情安排酒飯與斌等吃

飲蔡宣等嘗時穀價銀一千六十兩。斌誑收  
入已。成化二年五月內斌與王用作保同男  
張弼要誑韓友才穀價恐伊不信。引到張增  
家。誰說是我家業。韓友才聽信。引到張增  
兩。與斌誑收。入已。未曾上納。後蔡宣目知張增  
家富。要賴伊陪還。添捏張增與斌同攬情。由韓  
友才亦添捏張增張勝。與斌同攬。虛詞奏發。等  
情切詳。張斌等誑攬蔡宣等糧價。既引各人到  
張增家。識認家業。張增又置酒。與各人吃飲。及  
立文約。欠帖。俱有張增等姓名。其通同誑攬之

情昭然。可見未審憑何證佐。止依張斌一面之  
詞。妄招張增。目不知情。安排酒飯吃飲。及蔡宣  
要賴陪還。將文約欠帖。添寫張增等名字在內。  
設若張增果不知情。識認家業。尚怕負累。豈肯  
安排酒飯。與蔡宣等吃飲。况吃酒飯之時。張增  
在場。各人必是商議攬納糧豆事情。豈肯默  
不言。止吃酒飯。况又張增若是果被蔡宣誑賴。  
其韓友才係是各縣納戶。緣何亦將張增等攬  
納。緣由具奏。且蔡宣若果將文約改換其韓友  
才。却係原立真約。緣何亦有張增等名字。兼又

招稱蔡宣將呂阡等名字添寫約內其呂阡陶  
海若之果無誑情曰何絮家在迤此等情節俱  
不究問明白却將蔡宣等奏訴真情指為虛妄  
張增等誑攬重罪脫免供明前後招詞曲為回  
護自相矛盾難以平允

王恭懿公駁稿終